

書叢年少明開

創索難災的們子孩小醫  
作非

篇病染傳校學

*Hong Pea Hua*

醫學品 小 孩 子 們 的 災 難 索 創  
作 非 難 災 的 們 子 孩 小 醫

學 校 傳 染 病 篇



明開  
書叢年少

明開書店

獻給愛聽故事的朋友

序

方集



我讀過作者的疾病圖書館，發現幾個重要的優點，覺得稿是一本有內容，有趣味而又達到「深入淺出」境界的好書。如今我又讀到作者的孩子們的災難，我更覺得應當把這種優良的讀物介紹於讀者。

市上出版的少年讀物，不可謂不多，其中遙譯東西洋的東西，我個人看後，屢次感到是難乎「遷地仍良」的，求能如夏譯之愛的教育，誠千不得一。又有的太偏重趣味，滿紙神語仙話，空無一物，看與不看，皆無不可——有時看了，還能夠使少年們養成「油腔滑調」的惡習——因是我每看見少年們捧着這類書讀時，輒油然而感到貧寒的中國少年，

他們的父母的血汗錢，似乎不應該這樣地花費。

在中國並不無「深入」的人，不過不願意「淺出」罷了。寫一篇洋文的論文，登在外洋的學術雜誌上，中國人看了，說他有「提高中國的國際學術地位之功」；洋人看了，後來在挑選「文化買辦」的時候，一登龍門，富貴雙全。而況寫「淺出」的少年讀物，其難遠在寫專門論文之上；寫成印出，又換不了幾個錢的稿費呢！

在文字方面，我佩服作者的手筆，他做到「入目」、「上口」和「入耳」的地步。現在不能入眼的書真多，詰屈聱牙的句子，嚙蘇萬分；成人讀了，都覺得費力，何況少年。長達數十字的句子，簡直無法放聲讀出，即使你仔細唸出，聽者也難能立刻聆悟。這種白話文的爾雅，我們爲了少年們的幸福是要竭力反對的。我以爲少年讀物的文筆，應具上述三個品格，第一是令人看後，立刻會發生明白曉暢的感覺；第二是要人唸過，立刻起明白曉暢的感覺；第三是要人聽過去，立時會發生曉暢的感覺。簡而言之，就是字句必須做到入目、上口、入耳的簡潔條件。

在過去十數年中，因為感到中小學的學生沒有良好的課外讀物，我嘗一再勸德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同事們，抽暇去寫些這類的東西。結果，中小學的教師多苦於無暇可抽，而大學的教授朋友，似乎多數看不起這種工作。所以像歐斯瓦德 (W. Ostwald) 的化學學校 (Die Schule der Chemie) 法布爾 (H. Fabre) 的昆蟲書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格林飛 (Wilfred Greenfell) 的你和你的身體 (Yourself and Your Body) 等等著作，很難見之於我國，有之則自作作者的著作始。

作者是一位有心人，他有一種聰明的傻氣。常看他為一個乞丐的疾病，去親自站在街傍治療，而自家的生活問題，常常捏着頭皮沒辦法。可知像這本孩子們的災難一類的書的出版，並不是偶然的。

猶憶初入中學不幾天，學校當局請趙士法醫師演講，他特別提出「每日必須大便的問題。」隔日教務主任陳石珍先生，又寫滿一黑板關於定時大便的利益。這箇教訓，或者是我二十年來從未發生腸胃毛病的主因能！我常以為良好的衛生讀物對青年的重

要性，當與人格修養的讀物並重，就基於此點。在我的中學時代，雖是梁任公、杜威、羅素和張君勱幾位先生也常來演講，但他們給我的印象，在今天遠不如提倡定時大便的趙醫師為清楚。這是我個人的主觀問題，我卻願讀者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為孩子們的幸福計，我企盼賢明的父母，熱心的教師，努力公共福利的事業家，把這本書介紹到中小學生和一般民衆的隊伍之中。

黃素封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二

我很佩服作者的天才，這一本小冊子，所講的無非是學校傳染病——法定傳染病除外，因為作者已經另有著作疾病圖書館——可是虧他想得出，用了「孩子們的災難」這樣嚴重的書名。

傳染病到處不絕流行或者散在地發見，像麻疹和百日咳等病，好侵孩子們，孩子們

的災難，確實太多了。可是孩子們不要害怕，有許多災難，可以避免的，有許多災難，只是一個虛驚，過了緊張的時期，反而可以壯你們的膽。但是，孩子們應該多多注意避災的方法。怎樣避災呢？只有兩個字，就是：「衛生。」

這本小冊子裏面，作者告訴你們災難的嚴重性，並且指示你們避災之法，如果不能避免的話，作者還指示一些免禍之法，的確是有價值的話。又要說回來了，孩子畢竟是孩子，災難不是孩子自己造成的，使災難不發生或者不擴延的責任，還是要成人負擔，其中教育界和我醫界的責任，似乎特別要重大一些。

我和作者相交雖不到三年，我確乎認定他是一個頭腦清楚的人，所以能在百忙中寫成這一本有功於孩子們的書，於是乎我也樂意寫上幾句，以當介紹。

末了，寄語孩子們！你們將來的責任恁地重，現實的災難恁地多，應該怎樣保護你們自己，也得自己定一個保健的方針。

過去的孩子莊畏仲 民國廿七年十一月。

## 三

還是和寫疾病圖書館的時候的心情一樣，我是追隨在西格里斯的後面，使用着文藝的武器，在一般文化的畫布上塗抹着一些不成樣的畫面。這樣亂塗亂塗，這冊孩子們的災難的不成樣的小冊子又塗出來了。

孩子們的災難裏所含有的是一些學校傳染病的篇什，所謂學校傳染病，包含着如下的這些病類：

第一類：霍亂，傷寒，副傷寒，痢疾（包括疫痢），白喉，天花，斑疹傷寒，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鼠疫，猩紅熱。

第二類：百日咳，麻疹，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風疹，水痘。

第三類：肺，喉及其他器官的開放性結核，癩。

第四類：沙眼及其他傳染性眼炎，疥，癬及其他傳染性皮膚病。



第一類是法定傳染病；已經集刊在疾病圖書館裏，這本小冊子裏只集刊着第二類，第三類，第四類。被稱爲學校傳染病的意思是凡是學校裏發見了這類病症的時候，必須依照了國家所定的律例，嚴格地奉行的。

中國的學校，就事實上說，大多數還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因此，這本孩子們的災難的刊印，也許會比疾病圖書館的刊印更有意義哩。

醫學原本是一門深邃的專門的科學，要把這深邃的專門的醫學通俗化常識化，事實上十分困難。西格里斯的人與醫學是成功了，而我在這方面卻深深地感到失敗了，這完全是由於我的畫筆太過拙劣的緣故。

然而這畢竟是一種通俗讀物，只要能夠通俗，成敗就在所不計了。

再說我的敢於獻醜，畢竟還是拋磚引玉的意思，我希望這些不成樣的畫面會多少引起高明的多才的畫家的興趣，用了他們的名筆畫出他們的名山事業來。

作者一九三八，十一，十一，索居。

學校傳染病篇

學校傳染病篇

*Fang Rachwa*

一個決議（百日咳）	一
昨夜的事（麻疹）	一七
紅紙包——紅紙條（流行性感冒）	三五
兒童歌劇（流行性腮腺炎）	五一
暑期講習會（風疹）	八五
孩子們的災難（水痘）	九七
肺病療養院（結核）	一一五
名貴的演講（癩）	一四三
第一號病人（砂眼）	一六五
一封書信（疥）	一八三
附錄一：學校傳染病概要	二〇三
附錄二：一滴血	二二三

# 一個決議

|| 百日咳章

X小學的教務室裏開着緊急會議。

參加這個緊急會議的，有校長、教務長、各級的級任教員、舍監、校醫——X小學的重要教職員，差不多完全列席了。

教務室裏的空氣，不像平時那樣柔和了，每一個人的心情都非常緊張，彷彿有什麼大事臨到似的。黯澹的燭光搖曳着，每一個人的面影都被這燭光搖得模糊了，愈顯出籠罩着一重陰森之氣。大家圍着一張大菜檯，都不開口，全屋子靜寂得聽得見每一個人的心房跳動的聲音。

校長匆匆地走了進來，垂頭喪氣，彷彿曾經遇到過什麼不如意的事似的。

「今晚特意請諸位到這裏來，是要討論一件重要的事，」校長輕聲地說，「一連幾

天，我每天接到各級的級任教員和教務長的報告，在每一堂的功課上，缺席的人數很多，而在上課的學生，因了常常咳嗽而被罰站立的也不在少數。並且根據校醫的報告，似乎本校已經發現了傳染病，至少是有點形跡可疑。諸位每天接近學生的機會最多，今晚上請諸位來，一方面想聽一聽實際方面的報告，一方面想討論出一個應付的辦法。」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大家的懸懸的心才鬆了一些。有一個級任教員想起了白天裏他的教室裏的學生的咳嗽的姿態，這時候他的喉間也起了癢感，開始咳起嗽來。

「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咳嗽過後的級任教員說，「近來患着咳嗽毛病的學生真多，我的教室裏已經有五分之一學生請了病假哩。」

「我這里也是，」一年級的級任教員說，「看了那祇有五、六歲的孩子，咳嗽時漲紅了臉的那種爲難的姿態，真有點可憐！但是有幾個學生倒也喫硬，咳嗽儘管咳嗽，讀書還是讀書哩。」

3 「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毛病？」二年級的級任教員說，「我看見過幾個學生因咳嗽



而把喫在肚子裏的東西完全吐了出來，有幾個學生竟然咳出血來，可是咳過以後還是好得和平常的人一樣——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還是請我們的校醫先說一說醫學上的見地吧，」舍監悠然地說。

「所以我說這是一種傳染病，本校學生患咳嗽症象的人有這樣的多，就是因為這種病症有着傳染性的緣故，」校醫開門見山地說，「據我的觀察，是一種頗堪憂慮的百日咳，雖然牠的預後（即病變的結果）不一定危險，可是牠的病歷很長，是一種頗為頑固的病症。」

「百日咳？」舍監從座位上跳了起來，重又不安地坐了下去。

他想起了去年的秋季自己的兒子所遭遇着的事。

他的才兩歲的兒子阿龍剛剛害過一場大病，病後羸弱的身體還不會恢復過來，接着便發作起劇烈的咳嗽來。這咳嗽非常頑固，雖然在不咳的時候阿龍依然活潑得像健康的孩子一樣，可是咳起嗽來，竟然一口氣咳咳咳地連續不斷地咳下去，回不過氣來，

臉兒漲得通紅，頸部以及頭部的靜脈漲得很粗，甚至連兩隻眼睛也不自然地怒張起來，直咳到最後突然來了一個深呼吸，喉間發出了尖銳的笛聲。於是接着又咳咳地咳下去，接着又來了一個高調的笛聲。每一次的發作，都要這樣循環到好幾次。才兩歲的孩子哩，看着真有點可憐！什麼醫生都請遍了，什麼藥都喫過了，可是阿龍的咳嗽並不會好一些。醫生們都說這是百日咳，是急切不容易治愈的頑固的病症。可憐才兩歲的阿龍，足足咳了兩個多月，幾次幾次咳出血來，幾次幾次把喫下肚的東西完全吐了出來。終於，可憐的阿龍因為咳嗽得過久了，轉成了可怕的肺炎，就在這可怕的肺炎的狀態中撇下了他的父母。

「百日咳是非死不可的。」舍監記起了自己的孩子的死，下意識地武斷地說出這麼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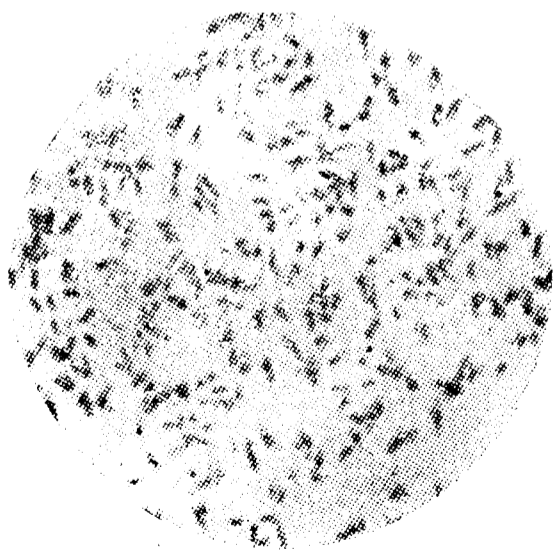
「那也不一定，」校醫負起解釋的責任說，「百日咳只是一種頑固的急切難治的病症罷了，不一定就會危害生命。只是如果在病歷中併發了別的疾病或者遇到了營養

不良的孩子，那就有點危險了。——值得顧慮的，倒是在本病的傳染力頗強的這一點上哩。」

「我不明白百日咳爲什麼這樣容易傳染，」校長憂慮地疑問說，「而且究竟是什麼樣傳染的？」

「百日咳自古就流行在孩子們中間，」校醫繼續着說，「不過從來不曾有人注意過這種病症。直到一五七八年才有人注意起這種病症來。一七六六年才有人發覺這是一種疫症，但是依然從沒有人發見牠的病原體究竟是什麼東西。直到一九〇六年，才有鮑台脫氏和瓊谷氏在百日咳患者的痰涎中發見一種微小，微細，帶卵圓形的桿菌，從培養，從實驗，證明這菌是百日咳的病原體。使百日咳的病症在孩子們中間傳染不絕的，就是這種桿菌在作祟哩。」

「百日咳的傳染經路完全是接觸傳染的，直接傳自



菌桿咳日百

患者咳出來的吐沫間接傳自病人動用過的衣服器物玩具之類雖然間接傳染的可能性比較地少，但是直接傳染的機會卻是很多。牠的傳染力很強，所以很容易釀成大流行的疫症哩。

「百日咳特別易感於孩子們，凡二歲乃至五歲的孩子是感染力最強的時期，但也有初生兒以及成人患本病的，不過少數罷了。」

「本校的學生患的是不是百日咳，這倒要先行加以斷定的，」三年級的級任教員說。

「從各種特有的現象上我證明這是百日咳，」校醫說，「因為百日咳有着明顯的三個時期，就是卡他期，陣咳期，消退期。」

「卡他期是不容易診斷的，因為牠有點像流行性感冒，當初起的時候，也是流鼻涕，噴嚏，稍微有點咳嗽，有時候發輕微的熱。如果尙未達到百日咳的流行時期，粗心的醫師往往會忽於診斷的。但是這時候的痰涎在顯微鏡下已經可以證明百日咳菌，而且牠的

傳染力也是這時候最強哩。普通流行性感冒如果加以治療，三、五日或能痊愈，而百日咳雖加治療也不見效驗，三、五日後，非但感冒症象不見減輕，反而咳嗽加重；尤其是在夜間，甚至會從睡夢中咳醒來。而且在每次咳嗽的時候，可以看見顏面及頭部的血管怒張，呈露着充血的現象。——咳嗽的次數一天天地加多起來，病勢也就一天天地加劇起來，就這樣進入了陣咳期。百日咳一到了陣咳期，診斷就非常容易了。

一陣咳期是以百日咳所特有的啼聲開始的。當陣咳發作的時候，先來一個深呼吸，肺部吸滿了空氣，然後咳咳咳地發出一、二十聲連續不斷的咳聲，這時候只有呼氣，沒有吸氣，患兒的顏色會由緋紅而青紫，甚而至於紫黑；舌也因了連續咳嗽的緣故，伸出於脣際，並且變成青腫；眼睛怒張而突出，並且流淚；面部及頭蓋的靜脈怒張得彷彿快要爆裂似的。如此苦悶難堪的情景，無論誰見了也會可憐的。患兒咳到無氣再咳的時候，然後引吭長吸，因為吸氣的姿勢太急劇了，舌骨會上提起來，使聲帶緊閉，於是發生一種笛聲樣的百日咳所特有的啼聲；啼聲過後，肺部又已吸滿了空氣，於是重復咳咳咳地循環

發作起來。百日咳每發作一次，這樣循環的陣咳要啼吸到三次乃至六次之多，經過二分鐘乃至五分鐘之久哩。這樣咳咳地咳下去，直到咳出了非常粘稠的粘液小塊，才終止咳嗽。然而每當終止咳嗽的時候，又往往會惹起非常厲害的嘔吐的。

「陣咳期的時間頗長，大約自一個月乃至三、四個月，而每天發作的次數也有多少，輕者日發作四、五次，重者一日一夜會發作至六、七十次之多哩。而陣咳的發作，往往是自然發生的，有時候飲涼水，吃冷食，或者笑或怒的當兒，甚至聽見別人咳嗽的時候，都會引起陣咳的。陣咳到厲害的時候，有時竟會尿屎失禁，甚至會有因而窒氣，須行人工呼吸法者。——經過這樣一個長時間的陣咳期，就走上了自然痊愈之路而進入了消退期。

「在消退期中的百日咳，病勢日漸減輕，陣咳日漸減少，排痰日漸容易，再經過了兩三個星期，患兒就會完全停止了陣咳，日漸鮮健哩。

「本校的學生，患百日咳的已經有很多人，有的才發作卡他期，有的已經進入了陣咳期。學生們的困苦的情狀，在座的諸位已經清清楚楚地看見了，這就是非常頑固十



分討厭的百日咳，——說不定還有許多學生已經被傳染而立刻就會發病哩。……」

「這樣討厭的病症！」六年級的級任教員說，「我主張立即放假，免得教全校的學生都給傳染了。」

「依着國家的規定，」校醫說，「一個學校裏發見了像百日咳之類的有普遍性的傳染病，是應該立即放假的。可是我的意思卻並不希望這樣做，像百日咳這樣的病症，不是放假可以解決的。……」

「那末讓沒有病的學生在這裏照常上課，」五年級的級任教員想起了一個新意思說，「教患病的學生通統回家，等病好了再回來，事情就很平易地解決了。」

「我的意思並不在學生的讀書問題，」校醫說，「倒是在百日咳的傳染問題，如果把百日咳趕回到家庭裏去，這無異於把百日咳搬運到社會上去，豈不是更加容易傳染了嗎？」

「對啦，」校長贊同校醫的意見說，「立即放假不是好辦法，我們應該想辦法撲滅

這種討厭的傳染病才好。」

「我贊同校長的意見，」四年級的級任教員多少帶一點諂意地說，「我們應該想辦法撲滅這種討厭的傳染病。」

「我還有點不明白，」舍監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說，「百日咳為什麼專門在孩子們中間流行着呢？」

「孩子的體質各有差異，各有強弱，」校醫解釋着說，「一般地說體弱的孩子容易感染疾病。但孩子們對於百日咳菌的感應性特別銳敏，成人雖然有時也會感染百日咳，但遠不如孩子的敏感，而且，百日咳的傳染力最強的時期，就是不容易被人注意的卡他期，所以等到進入了陣咳期，明顯地證明是百日咳的時候，已經不及預防，早在不知不覺的卡他期裏傳染給別的孩子了。再說百日咳通常有着三日乃至兩星期的長短不定的潛伏期，一般的人就忽於預防的注意了。」

「傳染到了百日咳，為什麼不容易治愈呢？」一直靜聽着不會發言的教務長這時

候忽然發出這樣一個疑問說，「難道就沒有方法醫治了嗎？」

「百日咳並不是不治之症，」校醫說，「只要在全經過中不發生併發症，那就終於會痊愈的。在牠的很長的病歷中，醫師們所能夠幫助於孩子的，也只有一些對症療法，稍微幫助孩子減少些發作陣咳時的痛苦罷了……」

「百日咳會發生些什麼併發症呢？」舍監又記起了他的兒子阿龍的死，疑心他不是死於肺炎，這樣發問。

「百日咳的併發症多着呢，」校醫說，「最重要的是出血、肺氣腫、枝氣管肺炎及神經症狀等等，並且還會易於引起肺癆哩。」

「枝氣管肺炎是最危險的併發症，百日咳的患兒如果併發了枝氣管肺炎，常常做成了致死的重要原因。百日咳併發了神經症狀也是很討厭的，而且常常會引起一部份肌肉的癱瘓，或是會成爲死因之一的。——百日咳致死的最普通的症象是枝氣管肺炎、腹瀉、抽搐。除此以外，單純的百日咳，大概是不會死的。」



百 日 咳 面 癱

「這倒有一些奇怪，」校長帶一點懷疑意味說，「百日咳既然是病歷很長的一時頗難治愈的討厭的傳染病，怎麼到後來自己會進入了消退期，自然痊愈的呢？」

「這是因為百日咳菌自身產生一種毒素，」校醫解開校長的疑問說，「而這種毒素的毒力不足以致一個人於死命，卻使體內發生一種抗毒素，因而產生一種對抗百日咳的免疫質，所以，如果一個人患過了一次百日咳，通常是會像傷寒症一樣能夠終身免疫的。因此，現在的醫藥界就有人利用百日咳血清來試行治療，並且還製成了百日咳菌苗來使用於卡他期的患者哩。」

「剛才校長的意見很對，我們不放假，大家來設法撲滅這種討厭的傳染病，」三年

級的級任教員把各人的談話拉回到解決問題上來說「可是應該用怎樣的方法來撲滅，我們應該用怎樣的順序來工作，這一切都要請教校醫先生指示的。」

「依我的意見，」校醫說，「把患病的學生和健康的學生分別開來，使他們完全隔離，斷絕交通，健康的學生由你們照常教學，病兒由我來處理，如果在健康的學生中發見有卡他期——就是發見類似感冒現象的學生，立刻送到我這裏隔離起來。這樣，就容易達到完全撲滅的目的了。還有一件十分重要而非立刻實行不可的事，就是每一個健康學生都給他注射百日咳菌苗。百日咳菌苗的治療價值雖然並不十分確實，對於預防卻是頗有功效的。」

「我們如果這樣做了，這比貿然放假，讓百日咳自由侵入家庭，侵入社會要有功於社會幾百千萬倍哩。」

「我們就依從校醫的意見辦理，請舍監、教務長和各位級任教員幫忙，立刻把病了的學生和健康的學生分別開來，並且騰出一大間的房屋來做隔離病房，一切都由校醫

主持，讓我們來分工合作，共同撲滅百日咳這種討厭的傳染病。」校長接受了校醫的擬議，立刻主宰地支配了一切說，「我明天出一張佈告，教健康的學生盡數到診療室裏來請校醫注射百日咳預防菌苗。」

於是大家抱着救世的志願，懷着緊張的心情，現着奮勇的神氣，欣然地離開了教務室，分頭去幹各人所應該幹而且能夠幹的事。

空白页

# 昨夜的事

|| 麻疹章



昨夜我去訪問琴，琴的家紛亂得一塌糊塗。

琴的弟弟珏靜靜地躺着，在陳設在客廳中間的門板上，頭朝外，腳朝裏，動也不動，動，靠頭的一邊，張着一幅藍布，使外面進來的人，不容易看見珏的形態。琴的母親坐在珏的旁邊，嘶聲地哭着。琴出來迎着我的時候，眼睛裏孕着一眶眼淚。

「今天珏弟不能夠再喊你一聲『故事哥哥』了！」琴的話剛一出口，滿眶的淚水就像斷了線的珍珠似地滾落下來。

不錯，往常我每次訪問琴，珏總是搶在弟妹的前頭迎上來，牽着我的手喊我，要我講故事給他們聽，琴也很歡喜聽故事，每次每次我都講着種種的故事，甚至沒有工夫說別的話。如今，我的手彷彿還感覺着珏的小手的溫暖，而珏卻靜靜地躺着，不聲不響了。想起

了過去的情景，我也不自覺地眼圈上紅了出來。

「珏|怎麼會死的呢？」我從苦痛的心情中迸出來這樣一個問句。

「都是隔壁那個衙堂小學造的孽！」琴|變成憤憤的說，「上上下下只知道拉學生，只知道賺錢，從來不知道學校衛生是怎麼一回事，一百多個學生擠在一個狹小的教室裏，不要說是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竟然連氣都也許透不過來哩。學生又雜，好好壞壞，什麼都有，我的珏|弟的生命就是在這不良的環境中斷送了的。」

「珏|究竟是怎麼死的呢？」我變得急躁起來。

「當然是病死的，」琴|恢復了平時的灑脫的情調，悠然地說，我的心也就跟着恢復了往日的歡欣。

「那末是什麼病呢？」我問。

「你別忙，且坐下來再說。」琴|一把拉着我往客室裏走。

我坐下來靜候着琴|的講述。往日是我講故事給琴|聽，如今我卻要聽琴|講故事了。

「前一些日子，我記不清是那一天，」琴說，「珏弟從學校裏回來——

「『姊姊！我頭痛！』珏弟一進門就這麼說。

「小孩子怎麼會頭痛呢，我不相信。珏弟說過跑開了，我也就忘了。

「那知道當天晚上，珏弟就不舒服起來，說身體覺得有點冷，很早就睡了。

「第二天起來，珏弟的面部有些浮腫，眼角裏堆着眼脂，鼻腔彷彿被什麼東西塞住了似地不能通氣，只好張口呼吸，清水鼻涕不斷地從鼻腔裏流出來。珏弟向來不是張口呼吸的，今天變成了這個怪樣子，我不禁笑了起來。

「『貪睡的孩子！你看，你睡得鼻脹眼腫了，多難看哪！』我還這樣取笑他。

「媽媽對於兒女向來是十分當心的，她看見了珏弟的樣子，先就擔心起來，鄭重其事地教珏弟在家休息一天，不去上學。

「這一天珏弟就在家裏和弟妹們玩着，精神沒有往常那樣好，頻頻噴嚏，噴嚏的時候，看他的樣子彷彿是很難受似的。而且有一點咳嗽。

「媽媽給他煎了些薑糖茶吃了，鼻腔只通了不多一些的時候，立刻又塞住了。

「珏弟他自己說他覺得身體似乎在發熱，媽媽和我都不約而同地摸了摸他的額角，的確，他是有一點熱的。並且因為頻頻咳嗽的緣故，說話的聲音變得有點嘶啞了。

「這時候珏弟才說起喉嚨裏覺得有一點兒痛，並且說眼睛裏覺得熱辣辣地，怪不舒服。

「我們看了看珏弟的眼睛，他的眼臉浮腫了的眼睛裏水汪汪地，彷彿要淌下淚水來……」

「那末珏是患着麻疹了！」聽了琴的講述，我記起了麻疹的一般的前驅症狀，不期然地打斷了琴的話聲說。

「……可不是嗎！那一天還沒有晚，珏弟就睡了。珏弟睡了以後，媽媽對我說：

「『看這樣子，珏也許是出瘡子（麻疹）了。如果是瘡子，那就麻煩了！記得你從前出瘡子的時候，你媽媽足足辛苦了一個星期，那時候你的年齡還沒有珏那麼大，哭着吵

着，媽媽和爸爸整天交換地抱着你，尤其是夜深人靜的時候。——你媽媽的苦真是受夠了。如今珽又病了，你媽媽又該受苦了。從前只有一個孩子，如今還有珊，還有玉，想起來真可怕哩。」

「珽弟也許不是麻疹吧！」當時我這樣安慰媽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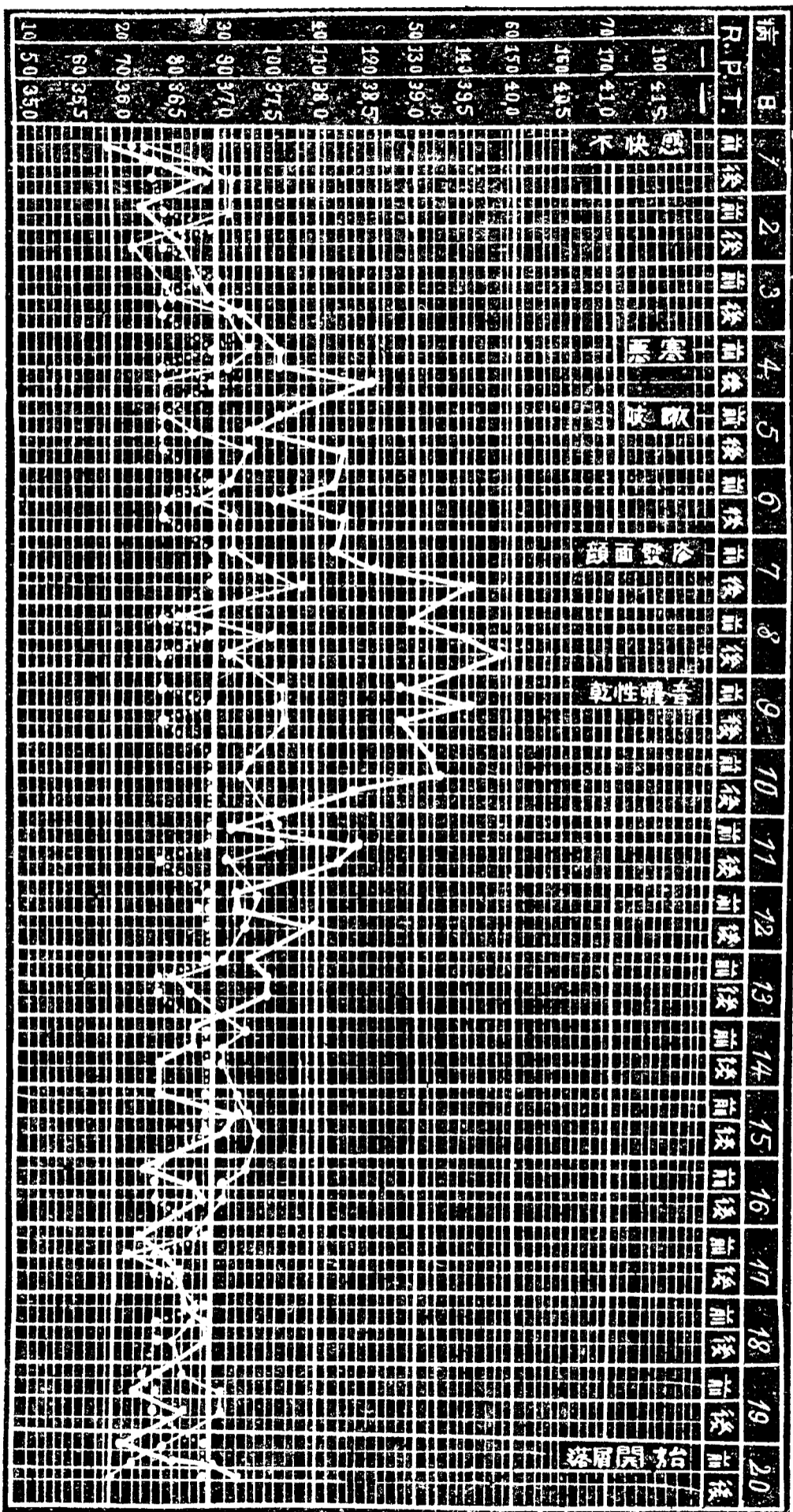
「然而珽弟畢竟病了。熱發得很高，咳嗽很厲害，不上兩天工夫，珽弟的身上發出疹子來了。在面部，在頸項，細細的，紅紅的，一粒一粒，都次第地顯露出來了。」

「媽媽看見珽弟的麻疹已經在次第地發出來，心裏頗為高興。據媽媽的經驗告訴我，說，麻疹是應該先從面部，頸項等處發起，然後在胸背，在四肢次地的發現，如果發透了就沒有危險，就會退熱，就會平安渡過了。」

「珽弟的麻疹是發了，但不會依着媽媽的經驗，麻疹並不會依次發下去，而熱卻沒有退，咳嗽得更厲害，甚至連嗓音都變調了。而且那面部，那頸項的一粒粒的麻疹，竟忽然褪色，皮膚變成青紫起來，樣子十分難看。同時，珽弟的呼吸變得促迫起來，彷彿沒有氣力

來呼吸的樣子，甚至連鼻翼都搨動了。

「這時候媽媽才擔心起來，『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媽媽不住地喃喃地說。



熱疹型

「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爸爸，如果爸爸還在人世間的話，一定會有個主意，只可憐我的爸爸已經在去年的秋天給肺病帶走了，家中變成沒有了主持的人。

「『請個醫生看看吧！』我的話提醒了媽媽，立刻去請了一位兒科醫生來。

「醫生把珏弟仔細診察過以後，只見他不住地搖頭說：『難了！難了！另請高明吧！』連方箋也不開一張，竟自去了。

「媽媽向來是頗爲迷信的，在醫生那裏絕望了以後，就拚命地求神拜佛，祈求着神明把珏弟的生命救贖起來。

「然而有什麼用處呢？眼看着珏弟的鼻翼拚命地扇着；眼看着珏弟的胸廓不絕地向裏面凹陷；眼看着珏弟頸間的青筋飽綻起來；眼看着珏弟劇烈咳嗽，呼吸促迫；眼看着珏弟眼窩凹陷，嘴唇青紫；眼看着珏弟沈迷昏睡；眼看着珏弟全身痙攣；並且眼看着珏弟呼出了最後的一口氣，辭別了他所親愛的人！琴說着的時候，淚珠兒簌簌地滾落下來。

「我記得你是懂得一些病理的人，琴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說，「珏弟雖然已經

死了，可是麻疹怎麼會教人死的呢，你得解釋給我聽。」

我靜靜地聽着琴的講述，我的心彷彿在跟着珏一起在害病，珏死了，我的心彷彿也死了。這時候因了琴的問話，我突然清醒過來，我還是和琴面對面地坐着，我開始覺得我的兩隻腳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開始發麻了，麻木得幾乎不能動顫。

於是我努力站了起來，從客室窗口向客廳望去，琴的母親依然哀哀地哭着，琴的弟弟珏依然靜靜地躺着。

「麻疹本來是一種人人會感染的傳染病，」我開始解釋給琴聽，「牠是什麼東西在作祟，直到如今還不會知道，因為如今的顯微鏡的至高倍數還不能夠觀察出牠是菌體或者蟲體來，因此現在的醫學界一概稱之為『濾過性病原體。』」

「麻疹的病原體的傳染力是很強的，牠能夠藉了空氣的動盪，以及病人動用過的玩具，衣褲，用器等等而傳染開來，健康的人一和這種病原體接觸以後，就會發生起麻疹來。——不過，這種病原體的傳染力雖然很強，可是牠不能夠持久，大概在患者初起的兩



星期中，傳染力最強，過後就漸漸地減弱起來，甚至於無力傳染了。而且牠怕見陽光，如果病室裏光線充足，或者把病人動用過的玩具、衣褥、用器，曝曬於日光之下，那末，麻疹的傳染可以希望消滅了。因此，冬季、春季，以及晚秋是麻疹傳染的最好的季節。

「麻疹通常傳染於一歲乃至十歲的小孩，這是因為人的一生成難免發生一次麻疹的，尤其是孩提時代，因此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孩提時代患過麻疹了，這樣，十歲以後乃至成年，患麻疹的自然就顯著地減少，或者絕無僅有了。不過，麻疹的感染，愈年幼愈好，年齡愈大，危險就愈多哩。

「正常的麻疹，一般的分做四個時期，就是潛伏期，前驅期，發疹期和恢復期。

「麻疹感染以後的潛伏期是很長的，通常要經過十日左右，所以在什麼時候感染的，在什麼情形之下感染的，簡直不會有人注意到。而且在潛伏期裏差不多沒有什麼病象，等到發現違和、倦怠、食思不振、咳嗽等等的現象的時候，已經是潛伏期的末期了。

「麻疹一到前驅期，潛伏末期的症候，逐項加強起來，並且顏面浮腫，眼臉腫脹，充血，



麻疹的科普利克氏斑

黏膜等處現出麻疹所特有的科普利克氏 (Koplik) 斑，這種斑點，專發於麻疹患者，不是麻疹，只要觀察這一個現象就可以確定了。

「麻疹在前驅期，牠的傳染力最強，而營養佳良身體健康的孩子，這時期仍然能夠嬉遊與上學，並不臥牀，因此學校裏傳染麻疹的機會就多了。

「前驅末期，移行到發疹期的時候，體溫就昇騰起來，甚至高到攝氏四十度左右，同

羞明，淚水增多，眼脂堆積，流鼻涕，發噴嚏，有一點流行性感冒的現象，甚至也有音聲嘶啞的。這前驅期通常經過三日，就進而至於發疹期了。但在前驅期的末期，在口腔，咽頭，軟腭，懸壅垂等處，已經發現固有的黏膜內疹，差不多是帽針頭樣的暗紅色的斑點。而且這時候在頰黏膜及唇



疹發的疹麻

時咳嗽及黏膜的炎症都加強起來。這時候，皮膚就開始發現固有的麻疹來，皮膚感到瘙癢或者灼熱。發疹的次序，先是顏面，漸次頭部及耳殼前後，漸次頸部，漸次軀幹，漸次四肢。就全身的疹子觀察起來，顏面軀幹特為明顯。初發的疹子，不過像一片紅斑，但經過一日，

就形成一顆顆的丘疹了。丘疹的顏色暗紅，往往會擴大起來，形成融合。發疹期通常經過二日至五日，便移行於恢復期。

「在發疹期，皮膚的疹子一天天地著明，增多，而在前驅期裏發現的黏膜內疹，特有的科普利克氏斑，這時候反而隱退了。而熱候，等到疹子佈滿全

身的時候，就會用了急劇或緩徐的型式而退熱在急劇退熱的時候往往會發生起許多的汗。

「麻疹一到恢復期，已經完全無熱，皮膚的疹子也逐漸減輕，依了發疹的次序，逐漸消失，而發疹過的皮膚也就跟着落屑起來，大概經過三日乃至一週，會落屑告終而至於全愈。」

「麻疹在落屑期，傳染力變成細微，差不多不大會傳染了。」

「依你說來，麻疹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了，」琴出神地聽完了我的講述以後，將信將疑地說，「然而我的珏弟怎麼會死去的呢？」

「剛才所講的不過是麻疹的正常的症候，」我解釋說，「有着正常經過的麻疹本來是並不危險的，危險在發疹的時候遇着重症或者併發其他的症候。」

「麻疹本來可以分成輕症、重症和普通症的三個型態，輕症的熱度並不高，皮疹也疏散不多，一切的症候都很輕微，經過也很短速。重症的熱度很高，往往持續不退，麻疹的

發生也較爲遲緩或者不明顯不規則甚至一出卽隱；而且往往會形成出血性或者併發別的病症而發生危險的。至於普通型，就是我剛才講述過的正常的麻疹。

「麻疹的最常見的併發症，是肺炎，許多的麻疹患者，常常是因了併發肺炎而死亡的。其次的併發症是中耳炎、痢疾、白喉、百日咳、猩紅熱等等。

「身體健康的孩子發麻疹，大概是不要緊的，身體衰弱的孩子患到了，那就應該擔一點心了。——珏的身體自小不健康，而又患到重症麻疹，他自然是難免一死了。」

「麻疹怎麼會併發他症的呢？」

「身體衰弱，熱度過高，對外的抗力減弱，各種病菌就乘虛而入了。」

「麻疹有方法預防嗎？」

「差不多沒有什麼方法，因爲麻疹在前驅期已經具有傳染的能力，而在潛伏期又無人能夠知道，等到發見了病人，這時候再從事預防，牠的效力已經不十分確實了。

「勉強地說，如果發見一個麻疹患者，立刻把他嚴格地隔離起來，或者使健康的孩

子遠遠地避開。

「噢，我想起來了，珊和玉呢？他們避到那裏去了？」我突然記起來，琴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這些時候沒有看見他們，就截斷了話頭問琴。

「不！珊妹今天早晨說有點頭痛，一直睡到現在還沒有起來；玉弟發着熱，咳嗽得很厲害，已經兩天了哩！媽媽忙着珏弟的事，就沒有顧到他們。」

「啊呀！也許都已經感染到麻疹了吧？」我着實替珊和玉擔心起來。

「誰知道呢？——你知道得很多，我們去看一看吧！」

於是我和琴走出客室，穿過客廳，迅步上樓。

珏依舊靜靜地躺在門板上，琴的母親已經哭得連嗓音都啞了。

×

珊睡得真好，微微打鼾，面頰緋紅，摸摸她的額角，感到有一點熱。

玉頻頻地在咳嗽，一看見我，勉強地喊了一聲「故事哥哥。」他眼睛紅腫，嘴唇緋紅，

顯然已經有着相當的熱候。我把他的下唇輕輕地掀開來，唇黏膜上現着一顆顆灰白色的斑點。

「你看！」我招呼琴說，「這就是麻疹前驅期所特有的科普利克氏斑。玉已經是患着麻疹了，我想珊一定也感染着了吧！」

「這怎麼辦呢？故事哥哥！」琴一向不肯當面喊我一聲，如今不知道什麼緣故脫口地喊了出來。我心裏感到一陣高興，留心看了看她，她的秀麗的臉龐泛起了兩朵紅雲。

「這是沒有什麼辦法的，除了小心地看護着希求一個順利的經過以外。」

「那末要怎樣看護，才會有個順利的經過呢？」

「第一緊要的是病室的溫度與空氣。溫度不可過高，也不可過低，應該隨時有適當的調節，應該常常換氣，使室內的空氣常保清新；並且不可太乾燥，應該放一點水在病室裏，使病室的空氣保有相當的濕度；光線不可過強，以充足為最適宜。

「對於病人，口腔要注意清潔。體溫過高的時候，應該在頭部用冰囊，以防他發生腦

症狀。並且還要時時刻刻防着他發生肺炎，如果有發生肺炎的現象的時候，就應該在胸部施行溫罨包。……喫的東西呢，應該給他流動的容易消化的物料，以避免他發生胃腸障礙。

「這不過是就一般的說，然而麻疹的經過中是變化莫測的，所以自始就應該有一位醫師來治療，救護，和指導的。」

「故事哥哥！」珊被我們的話聲鬧醒了，坐起來招呼我。

「睡着！睡着！」我讓她仍舊睡下去，同時扳開她的口頰來察看，她的口頰黏膜上也已經有着和玉一樣的斑點。

「我說珊和玉一樣感染到麻疹了，你看，珊的口頰黏膜上不是也出現着麻疹所特有的科普利克氏斑了嗎？」

「這怎麼辦呢？玉弟死了，媽媽傷心得很厲害，如今珊妹和玉弟又病了，我不知道媽媽要傷心到怎樣哩。」



「最好的辦法，立刻把他們送進隔離醫院去。」

「媽媽不肯的。」

「那末只好照我剛才說過的辦法小心看護了。」

「我看也只有這樣辦法。關於小心看護的事，我已經懂得了，我就幫着媽媽小心看護着弟妹吧！」

「醫師是必需的，我去替你們請一位來。」

×

這是昨夜的事，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我離開琴的時候，琴的母親依舊哀哀地哭着，琴的弟弟珏依舊動也不動一動地躺着。

紅紙包——紅紙條

|| 流行性感冒章

—

梅吾背着書包上學校。大清早在街上走。行人並不多，是一個初春的早晨。在一條僻靜的街道旁邊，梅吾發見了一個紅紙包。

「誰把壓歲錢丟了，」梅吾自言自語地說着，隨手把紅紙包拾了起來，幾個手指並起來捏了捏，覺得包在裏面的是一片圓圓的東西，彷彿是一個小銀幣。一陣歡喜掠過他的心頭，他邊走邊把紙包打開來，等到看得見內容的時候，梅吾不由自主地嗤了一聲，迅速地打開了的紅紙包丟在地上，看也不看一眼地逕自去了。

梅吾記起了外祖母曾經講給他聽過的「放瘧鬼」的故事。說鄉間有患瘧疾的，當

發病的時候偷偷地拿出一個制錢來用一張紅紙包了，偷偷地跑出去，把紅紙包丟在路上，這一切的手續都要做得不給一個人看見，然後偷偷地跑回來躺在床上。如果這個紅紙包給人家拾到了，那末瘧鬼就會跟着紅紙包纏住了這個人，使他也患起瘧疾來，而那個本來患着瘧疾的人呢，因為瘧鬼已經離開了他，他就有了不再發病的希望。

梅吾記起了這個故事，覺得剛纔拾紅紙包的事，簡直是上了人家一個大當。

不知道是誰喪盡了良心，自己患了病，不去請醫生診治，卻來這麼一套嫁禍於人的玩意兒。梅吾是已經上了學的人，從教師那裏，他已經知道了瘧疾之類的病症，祇不過是一種傳染病，並沒有什麼瘧鬼之類在作祟。可是，雖然明知道放瘧鬼的事是無知無識的，愚人們的愚蠢舉動，而自己遇到了，心裏也着實覺得有點不自在。

梅吾心裏咒詛着那個丟紅紙包的人，咒詛他自私自利，咒詛他沒有公德，咒詛他做着那種損人不利己的缺德的事。

路上不會遇見一個同學，梅吾第一個到學校。

梅吾剛走到校門，瞥見校門前的照牆上貼着一張紅紙條。

「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梅吾走近去，讀出了紅紙條上寫着的字句。

這時候梅吾氣憤極了，伸手把紅紙條揭下來，撕得粉碎。

「可惡！」梅吾喃喃地罵着，「中國是無救的了，儘出些自私自利不顧公德的人，儘出些沒有常識的無恥的人。」

碰巧這一天國文教師出了一個「救國論」的作文題目，梅吾就借題發揮，把丟紅紙包貼紅紙條的人痛罵一頓。

## 二

「老王，你也太缺德了，」梅吾查出了校門前照牆上的紅紙條是他的同學張貼的時候，氣咻咻地責備他說，「做出那樣開倒車的事，冤枉是一個知書達理的現時代的學生，——簡直是落伍！落伍！」

「那不過是鬧着玩兒的事，」德馨笑嘻嘻地辯解說，「誰在真的想把重傷風賣掉了，——況且誰又願意拿錢買病呢，所以就只好讓他一見就成功哩。」

「流行性感冒是一種非常容易傳染的病症，你教人家一見就成功，你至少是不懷好意，」梅吾說着的時候，心裏依舊在生氣。

「老吳，你也太認真了，」德馨依然笑嘻嘻地說，「老實說，我去張貼這張紅紙條，是給好奇心鼓動起來的。據說這方法流傳在民間，頗有久遠的歷史了，我就想親自來做一個實驗，看究竟有幾分之幾的實際效力。」

「帶一點玄學的想法，」梅吾變成了譏諷的語調說，「你又不是一天到晚站在紅紙條旁邊守着，你如何能夠實驗出牠的效力來呢？——再說流行性感冒的傳染，並不需要這麼幾個字，這張紅紙條如何能夠替你負起傳佈流行性感冒的使命來呢？就像我，我是看過這張紅紙條的，而且也讀出過那上面的十個字，我倒要看看這紅紙條的效力哩。」

「哦，你且別那麼說，也許你就是我的這個實驗的好材料哩，」德馨帶一點得意的神氣調侃着說，說時他的喉間感着一陣癢，不由自主地咳起嗽來，——他的流行性感冒還不會痊癒。

「啊呀，你的病還沒有好，我不和你說話了，我不願做你的實驗的犧牲品哩，」梅吾心裏有點着急，急急地掩住了嘴，頭也不回地逃開去了。

### 三

梅吾一連打了好幾個噴嚏，接着鼻子裏流出清水鼻涕來，頭有點兒痛，身體有點兒寒感，不時的打着寒戰，精神覺得非常倦怠，上課的時候，注意力無法集中，四肢一陣陣地酸痛，整個的身體差不多要軟癱下來……

梅吾不明白爲什麼今天會有了這麼多的不舒服的感覺，難道自己真的成全了德馨的荒唐的實驗了嗎？回頭看看德馨，德馨正側着頭，聚精會神地在聽取化學教師的趣

味的講述。化學教師邊講邊做實驗。講壇上陳列着兩玻璃杯清水，化學教師把牠們傾來倒去，那些水就像中了魔術似地一會兒變成了鮮麗的紅色，一會兒又變成了原來的清水。「這是酸性反應，」「那是鹼性反應，」化學教師滔滔地說着化學的原理。可是今天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梅吾只覺得教師的話語在耳邊飛來飛去，雖然是趣味的講述，他也不曾聽進半個字音兒。如果這堂功課以後跟着就是考試，梅吾準定考不過德馨哩。

勉強聽完了一天八堂的功課，在一天的最後一次的鈴聲響着的時候，梅吾無精打采地收拾了書包，急急回家去了。

風好像故意和梅吾作對，特別向他的身上吹，不論他朝着那一個方向走，風總是可厭地緊跟着他，使他連連寒戰，連連噴嚏，甚至連鼻子也塞住了，使他不得不開着嘴來呼吸。一雙腳也忽然和他爲難起來，不肯聽受他的驅使，老是舉不起步來，使他多受風的磨難。

梅吾在敵意的冷風裏走着，面部發出了熱感，使他覺到兩頰暖烘烘地，彷彿置身在



火爐旁邊。如果在火爐旁邊，身體也應該感着熱意，如今他卻相反地彷彿有着冰冷的水在他的肩背上淋灌。——梅吾有點支持不住了。

勉強挨到了家，立刻倒在床上。頭痛得非常劇烈，甚至使他感覺到彷彿整個身體在雲端裏飄盪，並不是躺在床上。腰和四肢都疼痛得使身體在床上不安靜地翻來覆去，找不到一個可以舒適地安放他的四肢的地方。熱度發得非常高，喉頭有點難過，又像在癢，又像在痛，有時候發幾聲咳嗽，有時候來一些吐瀉。

梅吾的母親先就着急起來，守在梅吾的床前，問長問短，不時的摸他的燒得火熱的額角。她想着梅吾的父親在三年前已經去世了，只留下這麼一個值得疼愛的兒子；如果梅吾有了一點什麼病痛，母親的心先就急壞了。她情願自己生病來代替兒子的痛苦，不忍看見心疼的兒子病倒在床上。

梅吾病了一夜，第二天，病不會減退一些，依然發着很高的熱。

母親一早就去請了一位有名的中醫來，替梅吾按了按脈，看了看舌苔，說是受了一

些風寒，是一個不關緊要的小毛病，開幾味驅解風邪的藥，喫了發發汗就會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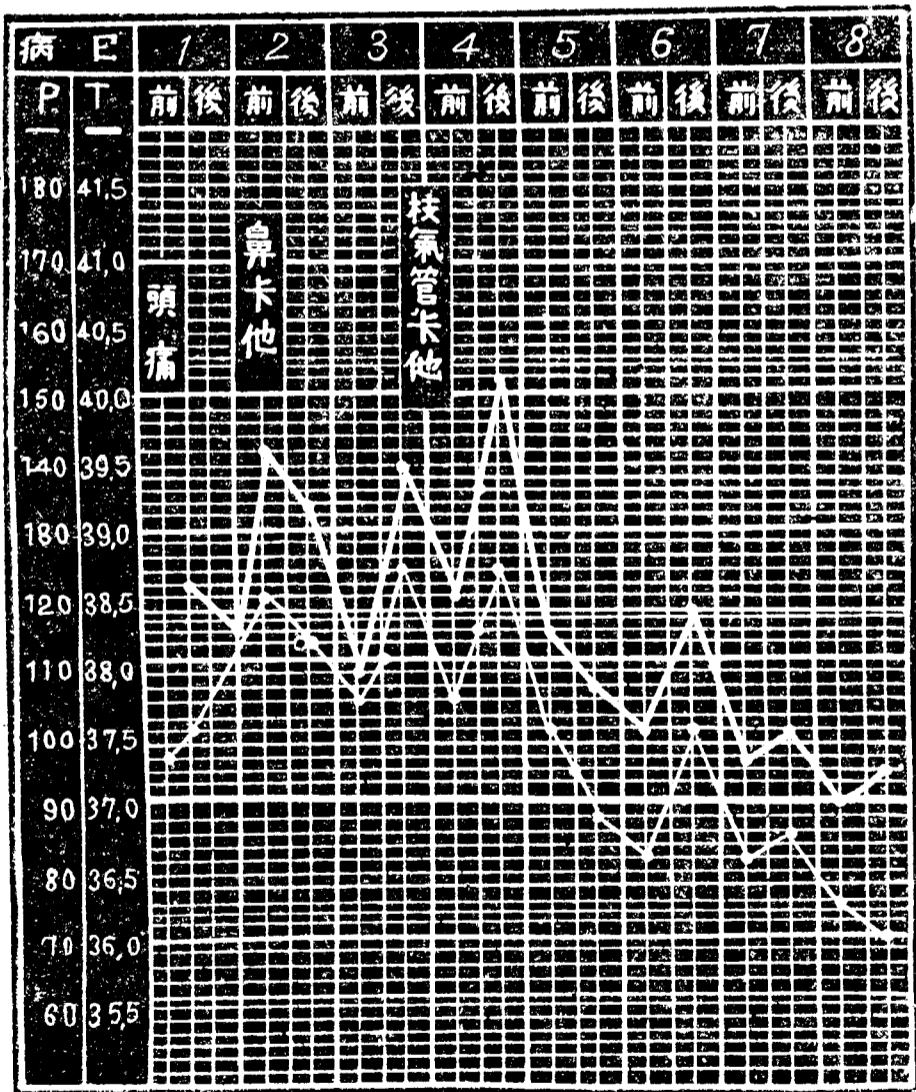
母親虔心地煎成了很濃的藥汁，熱氣騰騰地拿來給梅吾喫。

梅吾是不大信任中醫的，但因為他愛他的母親，終於捏着鼻子，把一碗苦澀澀的藥汁喝下肚去了。

汗是稍微有點了，可是梅吾並不會感到舒服。

已經三天了，依然是很高的熱，於是要求母親去請一位自己信任的有名的西醫來。

醫生仔細地診察，發見熱度攝氏四〇・二度，脈搏一二四至，鼻腔、咽喉、枝氣管等的黏



型熱胃感性行流型定

膜以及眼瞼，眼球結膜等等都有炎症，發刺激樣的咳嗽，有轉成肺炎的傾向。因了鼻涕，結膜炎及分泌過多等的症狀，形成了一種定型的顏貌，從這顏貌上就可以明確無誤地診斷是流行性感冒。

「是流行性感冒，」醫生診察過後這樣說，「是一種極容易普遍流行的傳染病，嚴重起來是非常危險的，請立刻移住到我的醫院裏去，在那裏治療既便，環境也比較合適些的。」

母親雖然提出反對，但拗不過梅吾的成見，終於讓他住院去了。

梅吾住院了一個星期，不曉得醫生給他用了些什麼藥，有喫的，有敷的，甚至有注射的，終於在一個星期以後全治出院了。

#### 四

是梅吾的熱烈的要求的結果，校長允許了在這一堂公民課上特請校醫來演講流

行性感冒，使全體學生都能夠獲得些醫學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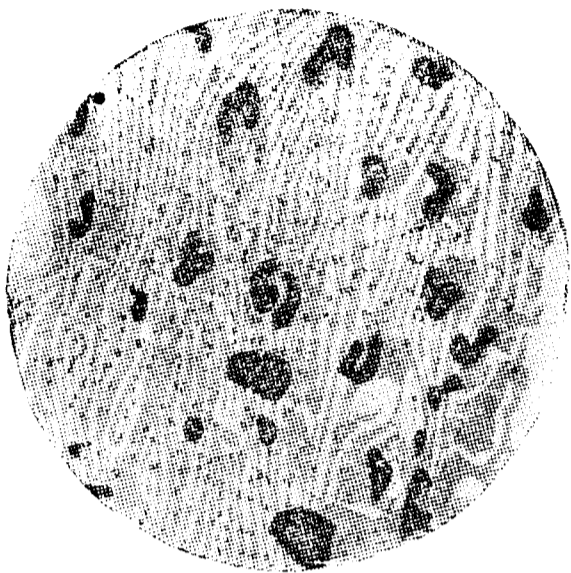
「今天校長要我來演講，——」校醫只會依據了科學的方法治病，卻並沒有演講的口才，站在講壇上說起話來，羞人答答的，說得很輕，在後排的學生幾乎聽不清楚。

「——題目是流行性感冒，」校醫宣佈了講題，同時接下去說，「流行性感冒就是俗語所謂重傷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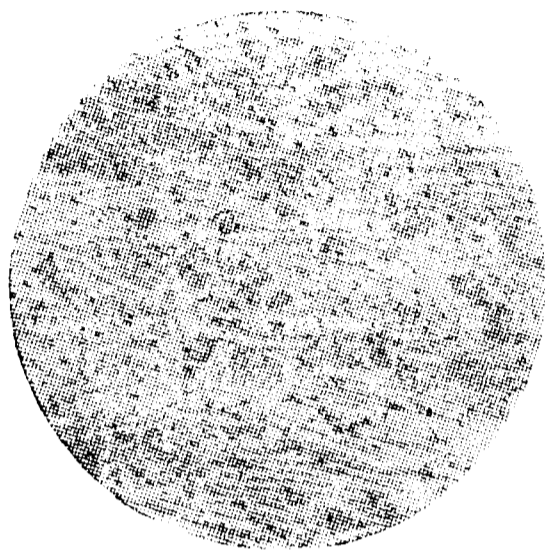
「『傷風咳嗽小毛病，』一般人都這樣看待着，但同時卻都知道會『久咳成癆』的，可見傷風咳嗽不一定是小毛病了。」

「普通的感冒如果把牠當做小毛病，倒也並不十分要緊，如果把流行性感冒也當做小毛病，那就難免危險了。」

「流行性感冒是一種極容易流行的傳染病，尤其是在大庭廣眾之間，因為人多的緣故，使流行性感冒很容易造成盛大的流行。學校是一個人口較多的地方，所以更容易使流行性感冒多得傳染的機會。牠的傳染的方法太簡便了，人總是說話的，說話的時候，



菌桿冒感性行流的中涕鼻



菌桿冒感性行流的中涎痰

流行性感冒是憑藉了什麼去傳染的，直到一八九二年德國的潑發否氏纔在病人的黏

「流行性感冒桿菌的發見，還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在一八九二年以前沒有人知道也就成了間接傳染的媒介物。吐沫總會飛揚開來；而且流行性感冒患者常常會有咳嗽，咳嗽時候的飛沫更多了。飛沫裏有着很多的病原體，這種病原體就是流行性感冒桿菌，如果流行性感冒桿菌沾着在衣服、器物、玩具上，那末，那些衣服、器物、玩具等等的東西

膜的分泌物裏發見了一種好氣性的細小桿菌，當時就稱做潑發否氏菌，流行性感冒的發作，就是這種細小桿菌在作怪。這種菌，我們現在稱牠做流行性感冒桿菌，因為這種菌侵入了人體，人體所發現出來的病象就是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差不多是四季流行的病症，特別流行

於春、冬兩季，而春季的流行，比冬季更易且多。郝爾喜氏曾經研究過一百七十五次的流行性感冒的疫症，結果發作於春季的佔過半數。

「流行性感冒常常有着普遍性，一發作就是全城、全市、全國、全世界，傳染的容易與廣大，無論那一種傳染病都趕不上牠的。在前一個世紀裏，流行性感冒就有過流行全球四次的大疫病。在二十世紀，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間的世界大流行的疫症，要算是自流行性感冒以來的最兇猛的一次，世界各國因了流行性感冒而致死亡的人數，為數很多。而五年前，一九二一那一年，也成了從流行於遠東而致傳佈於世界的疫症。——可是每一次的流行，牠所發現的病象是各不相同的，因為牠有着好幾個型態。

「最常見的是呼吸型，也就是定型的流行性感冒，發病在呼吸系統，有卡他型與肺炎型之分。一般的症象：潛伏期普通二、三日，發病的時候，突然惡寒，或竟戰慄，跟着發攝氏三八度乃至四〇度那麼高的熱，自覺高度的倦怠，劇烈的頭痛，特別是額上眶神經痛得更厲害，四肢關節及薦骨部也都感到疼痛。咳嗽，扁桃腺腫脹，鼻腔、咽喉、枝氣管黏膜都發

生炎症，分泌物增多，把這種分泌物放到顯微鏡下去檢視，可以看見很多的流行性感  
桿菌。羞明，淚腺分泌增多，結膜現炎症。顏面充血。鼻涕，結膜炎，分泌過多這三者聯合起來，  
呈現着流行性感胃的定型的顏貌。喉部、胸部、背部都有閉塞感，異物感，壓迫感，或癢感，顏  
面或嘴唇發生匍行疹。嚴重些的，則鼻後部有膿，往往會釀成中耳炎或腦膜炎。咳嗽加劇  
的時候，會由上呼吸氣道的炎症漸次移行於枝氣管，漸次釀成肺炎。流行性感胃而轉成  
肺炎、中耳炎、腦膜炎，往往會有生命的危險的。

「其次是胃腸型，這一型態常見於兒童。兒童感染了流行性感胃，經過二、三日的潛  
伏期以後，就突然發病，嘔吐，瀉痢，發高度的熱，舌面潤溼而帶白色或黃白色的苔，食思不  
振，胃部或腹部都感到壓重感或疼痛。脾臟腫大。嚴重些的，胃腸黏膜會發生潰瘍，而且呈  
現中毒現象而致虛脫，而致死亡。

「其次是神經型，一發病就呈現着腦症狀，陷於昏朦，譫語，發高熱，熱度的升降變化  
很大，嘔吐，頭痛，抽搐，有時候角弓反張，情狀一如腦膜炎。嚴重些的，腦部更發生膿瘡，而難

免於死亡。

「其次是發熱型，牠的發熱，有點像傷寒一樣，能夠連續不斷地長期發熱，頑梗不退，並且有時會發生像猩紅熱樣或麻疹樣的疹子。

「其次是……」校醫一直這樣其次其次下去，正不知道還有多少其次，他的沒有口才而且沒有秩序的輕聲演講，使學生們聽了感不到興趣，並且還夾雜了許多近乎專門的術語似的言辭，學生們更因為聽不懂而感到厭倦了。——只有梅吾一個人聚精會神地聽着。

「其次是電掣型，是一種重症的流行性感冒，往往發病一晝夜就死亡了。

「其次是血型，發病的主徵在循環系統……

「總之，流行性感冒是一種非常討厭的傳染病，因為牠的傳染力頗強而且感染又那麼容易，簡直是無法預防。學校裏發生了這種傳染病，只有依照規定，立刻放假。

「不過，諸位，請原諒我不會演講，我今天只講得流行性感冒的如何危險的一面，其



實流行性感冒的各個型態中間，都有重症和輕症之別，重症固然難免危險，而輕症只要治療得早，就沒有什麼危險的。而且據醫史所載，一般的流行性感冒，大都不是真性的，而真性的流行性感冒，據統計，每一個世紀，平均只有三次的大流行。像今年流行着的流行性感冒，就並不怎樣嚴重，所以本校也就並不放假。

「對於未發病時的預防，以及既發病後的撲滅，雖然是公共衛生機關的職責，而個人也應該加以注意，大家隨時小心，努力預防，幫助衛生機關完成公共衛生的偉大的工作，纔是道理。」

## 五

梅吾自從自己患了一次流行性感冒，並且聽了校醫的演講以後，真的肩負起偉大的責任來，只要有一點空暇的時間，逢人便講述流行性感冒的如來傳染，如何預防，以及如何治療等等的一般的常識給他們聽，因此大家都稱譽他是一個小衛生家哩。

# 兒童歌劇

|| 流行性腮腺炎章

**第一幕**

地點： 小學校的校園

時間： 一個春天的早晨

人物： 學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動物貓、狗、羊

健康之神

〔幕啓〕羊在園角裏溫和地喫草，狗在花間逗飛蟲，貓在花蔭下打盹。學生甲、乙、丙、丁做着簡單的跳舞，快樂地唱着，走進校園裏來。

學生甲、乙、丙、丁（同唱）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啊，真快樂！

我們是小天使，

這景色夠我們鑒賞。

學生甲、乙、丙、丁唱着舞着，學生戊、己、庚、辛也做着簡單的跳舞，快樂地唱着，走進校園裏來。

學生戊、己、庚、辛（同唱）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

啊，真開心！

我們是小主人，

我們讀書應該認真。

學生們在校園裏相見行禮，

學生們（同唱）

啊，好朋友！

學生甲、乙、丙、丁 您好哇？

學生戊、己、庚、辛 好。您好哇？

學生甲、乙、丙、丁 好。

學生們 大家都好。（同唱）

我們是小學生，

讀書時要認真，

玩耍時要開心，

你看那花兒紅艷艷，

你看那草兒綠茵茵；

我們是迎春的花草  
花草是我們的心靈。  
我們有爺娘的愛護，  
我們有教育的甘霖，  
——  
我們是國家的棟樑，  
我們是世界的主人。  
啊，真快樂，真開心！

學生們唱着舞着，這歌聲把在花蔭下睡着的貓兒唱醒了，立起來，伸了一個懶腰，  
走出花蔭來。

貓  
咪呵！

學生們聽見了貓叫，一陣歡喜撼動了他們的心，立刻停止了歌唱與跳舞，紛然地  
向貓走來。

學生們 呵！寶貝！ 呵！心肝！ 呵！小咪咪！ 呵！小狸奴！ 呵！小老虎！ 呵……

嘈雜的聲浪紛然地向貓投來，貓嚇得急急躲避。這時候，驚動了狗和羊，羊停止了喫草，狗停止了對飛蟲的嬉戲。

狗 汪汪！

羊 咪~！

狗與羊一邊叫着，一邊向孩子們走來，孩子們和貓也迎着牠們走去，嘴裏說着許多親暱的話，立刻圍起來，小動物們被圍在中間，孩子們手攙着手，圍成了一個大圈，大家一齊舞蹈起來，小動物們在圈子裏面韻律地叫着，孩子們在四週高興地唱着。

學生們（同唱）

你看花，何等地美艷，  
你看草，何等地青蔥，

小動物兒多可愛，

溫和的風兒滌洗着我們的心胸。

我們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柱石，

我們是這世界的主人翁。

在這自由的天地，孩子們的樂園，  
來吧，盡情地歌唱，舞蹈。

我們的精神多活潑，

我們的身體多健康，

我們的頭腦多清新，

我們的思想多前進。

我們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柱石，



我們是這世界的主人翁。

在這自由的天地，孩子們的樂園，

來吧，盡情地歌唱，舞蹈。

孩子們和小動物們歌着舞着，顯出非常快樂的樣子。這時候，健康之神飄然地飛臨這校園，並沒有注意到一羣孩子，孩子們也沒有發見她，依舊歌着舞着。

健康之神（開始舞蹈起來，唱：）

人生所寶愛的，

精神的健全，

人生所熱望的，

無病是神仙；

健全的精神，

寓於健全的身體。

病魔是我的敵體，

他跟着我的背後

遊走在人間，

他時刻在尋找機會，

奪取人體的健全。

呵，可憐的無智的人，

永遠受他的欺騙。

健康之神歌着舞着，在轉着一個圓舞的時候，突然發見了一羣在嬉遊着的孩子  
和小動物，暫時的驚奇，過後就和平了，靜靜地觀賞着他們的歌舞。

學生們（同唱）

我們是國家的命脈，

我們是民族的先鋒  
我們遊戲要快活，  
我們讀書要用功。

健康之神看得高興起來，也雜着在孩子們中間同歌同舞，孩子們卻毫不知覺。  
我們像紅日初昇，  
我們像海潮初汛，  
我們像鮮花初蕊，  
我們像春筍初萌。

我們有着一顆愛羣的心，  
我們要做成一個博愛的人，  
這世界終會歸我們支配，

我們是這世界的主人。

健康之神彷彿發見了什麼似地，顯露着驚疑憂懼的表情，黯然地離開了孩子們，孤零零地站在一邊，也不歌也不舞，只自言自語地怨恨着。孩子們卻仍然毫不知覺，歌着舞着。

健康之神 唉！我一天到晚憂慮着的痛心的事，終於無法避免，我的敵人病魔，又在開始攻襲了，不幸被攻襲的是這一羣天真活潑的孩子！這一次作為他的攻襲的工具的，雖然不是狠毒的東西，不致傷害他們的生命，然而使孩子受苦，暫時的奪去了天賦的快樂，使他們好幾天不能夠安心讀書，損害了他們的學業，這是多麼可惡啊！並且那惡魔也太殘酷了，他還在攻襲小動物哩。

健康之神 （感然地唱）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不把病魔驅滅盡，  
做人處世太艱難。

健康之神垂頭喪氣，黯然地離開了校園。這時候快活的一羣中忽然起了一陣喧擾，小動物們不安地哀鳴着，孩子們驚奇地同時苦惱地驚叫着，把歡樂的情緒完全丟開了。

羊 (悲哀地) 咪~~~~!

狗 (悲哀地) 汪~~~~!  
汪~~~~!

貓 (悲哀地) 咪~~~~呵!

學生甲，戊 (驚奇地，右手摸着左腮) 唷! 我這兒怎麼有點兒疼!

學生乙，己 (驚奇地，左手摸着右腮) 啊，我這邊胖起來了!

學生丙，庚 (驚奇地，兩手捧着雙腮) 啊唷，不得了，怎麼啦，疼得很呢!

學生丁，辛 (驚奇地，雙手捧住頭) 噯呀，怎麼身體發燒起來啦!

孩子們和小動物們的腮兒都腫脹起來，而且很大，顯着不安的樣子，在校園裏紛然地轉來轉去，焦急非常，有幾個孩子竟然哀哭起來了。

學生們（同唱，悲哀地）

啊呀，不得了，

什麼毒氣惹着我們了？

（噁唷！疼呀！）

我們身體也軟了，

我們精神也沒了；

（噁唷！脹呀！）

我們書也不能讀了，

我們歌也不會唱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啊呀呀！）

去找老師去吧！

去找爸媽去吧！

孩子們紛然地走出校園，小動物們也跟着出去。

「幕閉」

### 第二幕

地點： 小學校的會客廳

時間： 一個春天的上午

人物： 教師若干

家長若干

學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動物貓、狗、羊

〔幕啓〕教師們和家長們正在談着訓育問題，對於訓育孩子的責任，看去彷彿在互相推諉似的。起先，大家是坐着的，現在，教師們站起來唱。

教師們（同唱）

家長們，你且聽，

並不是我們推諉責任，

我們專心於兒童的知識，

只要書讀得好，人就聰明。

孩子有着孩子的性情，



千百個孩子不能個個相等，  
我們那有許多工夫去一一識別，  
知道得詳細的惟有母親和父親。

好孩子應該有好的品性，

孩子的好壞是父母的責任，

「養不教，父之過，」

你們該會讀過一部三字經。

教師們唱過了，坐下來，家長們接着站起來唱。

家長們（同唱）

說什麼孩子的性情，

說什麼學生的品性，

這種麻煩而且重要的責任，  
總之我們已經委託了你們。

教孩子知書識字固然是你們的責任，  
改善孩子品性的責任也脫不了你們，

你們總還應該記得「教不嚴，師之惰，」  
我們也奉還你們一句三字經。

家長們和教師們門口似地唱着的時候，孩子們的喊痛訴苦的聲音夾雜着小動物們的哀叫聲，漸漸傳上來，越來越響，終於跟着這嘈雜的聲音，孩子們和小動物們紛然地呈現在教師們和家長們的面前了。

學生們（紛然地喊：）啊唷！難過！  
啊唷！疼呀！  
啊唷！脹呀！  
啊唷！不會說話啦！  
啊唷！  
嘴也不能張開啦！  
啊唷！頭有點兒疼啦！  
啊唷！身子有點兒發燒啦！  
啊唷！……

小動物們 (痛苦地叫) 咪呵! 汪汪! 咪~~~~! 咪~~~~!

家長們和教師們立刻現出驚慌的樣子，紛然地奔向孩子們，家長們捧着自己的孩子，教師們雜在中間。

教師們 怎麼啦? 怎麼啦?

家長們 怎麼啦? 寶貝! 怎麼啦? 心肝!

學生們 (哭訴着) 不知道呀! 不知道呀!

家長們 (哀哀地唱)

寶貝病了!

怎麼辦呢?

心肝病了!

怎麼辦呢?

教師們 (無可奈何地唱)

沒有辦法!

這不是我們的責任。

沒有辦法!

這不是我們的責任。

家長們 (急得哭起來,唱)

沒有辦法?

你們太不負責任了,先生!

沒有辦法?

你們太忍心了,先生!

學生們 (嘈雜地吵着) 啊唷! 啊唷!

家長們和教師們都急得搔頭蹠脚,嘆氣唉聲。忽然大家都像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似的,彷彿有了希望的神氣,急急地攙了孩子,紛然地向前奔跑,小動物們也跟着

奔跑。

家長們和教師們（充滿希望地，輕鬆地，同唱：

找醫生去！

找醫生去！

對了，找醫生去！

### 第三幕

地點：醫生的診室

時間：一個春天的下午

人物：醫生

學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幕閉〕

小動物貓，狗，羊

家長若干

教師若干

〔幕啓〕醫生獨自一個人在整理各種用具，嘴裏輕輕地哼着歌曲，情調十分輕鬆。

醫生

（輕鬆地小聲地唱：

假使太陽不肯光臨，

百花只好萎死！

假使空氣全是毒氣，

生物只好毒死！

幸虧事實不是如此，

我們得以不死。

幸虧……

歌聲未絕，嘈雜的聲音起自門外，立刻一大批人擁進門來：倉皇失措的家長們，垂頭喪氣的教師們，滿臉愁苦的孩子們，低頭夾尾的小動物們。

醫生（暫時現出慌張之感）什麼事？什麼事？

家長們（哀哀地唱）

孩子病了！

孩子病了！

懇求你救救他們，

我的好心的醫生！

教師們（惶恐地唱）

求醫生，

發善心！

救救我們的學生，

就勝如救了我們的命。

孩子們（聲音非常哀感）啊唷！脹呀！  
啊唷！疼呀！  
啊唷！難受呀！

小動物們（傷心地叫）咪~~~~！  
汪汪！  
咪呵！

醫生彷彿被感動了，現出十分同情的樣子，把尙未收拾好的用具放在一邊，向孩子們走去。

醫生（唱）

有了病，

必須醫，

看醫生，

莫遲疑。

醫生把孩子的頭抬起來，仔細地觀察，並且用手指去按捺腫脹的地方，孩子「啊唷」  
「啊唷」地嚷着。家長們和教師們擔心地看着醫生在工作，看着他把孩子



們一個一個地看過去。

醫生

（變成若無其事地）唔！這是病！這是病！唔！不要緊！不要緊！唔！莫擔心！莫擔心！

醫生把孩子們的病狀一個一個地看過了，接着看小動物，小動物們怪難聽地叫着。

醫生

（若有所悟地唱）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這是一種傳染病，

這是一種急性傳染病。

家長們和教師們

（現出焦急的樣子）怎麼說？怎麼說？

醫生

（彷彿不會聽見，悠然地唱）

可是，不要緊，

完全不要緊，  
這是腮腺炎，  
腮腺炎有着傳染性。

牠喜歡侵襲幼小的孩子，  
特別是五至十五歲的孩子們，  
牠還歡喜侵襲那——  
貓、狗、羊一類的動物們。

牠發病的部位，  
恰當孩子的兩腮，  
孩子一逢到傳染，

腮腺便很大地腫脹起來。

發病的情狀各不相等：

有的只脹起一邊腮，

有的直脹到頭頸，

有的還發一點熱，

重症的還有併發症。

牠的潛伏期要兩三個星期，

病期卻通常只有四五天，

有熱也不過攝氏三十八度幾，

有着煩躁，頭痛，嘔吐，厭食，咽痛的，



(天二第) 炎腺腮性行流

情形就比較嚴重些，

可是不要緊，毫不要緊，

沒有一個孩子會被腮腺炎所困，

任憑牠的病狀重重輕輕，

即使不醫也會漸漸救平。

家長們和教師們聽了醫生的話，惴惴的

心漸漸放寬下來。

教師們（同唱）

好醫生，我且問：

這病既然不要緊，

怎麼卻是傳染病？



（天四第）炎腺腮性行流

還且說什麼急性？

醫生（唱）

教師們，你且聽：

所謂傳染病，

爲有傳染性；

這種小毛病，

常常在流行；

一年四季裏，

特別在秋春。

至於作祟者，

迄今尙不明，

流行雖不厲  
學校要當心。  
遇此傳染病，  
隔離最要緊！

家長們（同唱）

好醫生，我且問：  
孩子有了病，  
怎麼能放心！  
病期雖然短，  
怎麼不擔心！  
能否施治療，  
安我一顆心！

醫生（唱）

家長們，你且聽：

病原不要緊，

何必多擔心！

看護應周到，

飲食要當心！

輕症無需治，

重症略費心！

我今爲醫療，

安你一顆心。

這時候，醫生開始給孩子們和小動物們加以治療，分別重輕，在腫脹的腮上，貼用  
蘆茄膏、消腫膏及濕熱敷布等，有熱的給以解熱劑，並且還給每一個孩子以嗽口

劑。

醫生

(唱)

一句話，你們聽：

病症雖不厲，

隔離最要緊；

如果離得淨，

病就不流行。

至少兩星期，

健者不能近。

一法能預防，

唯有注血清。

家長們和教師們

(同唱)



感謝你好醫生  
聽了金玉言，  
安了我們心！  
病者知所苦，  
健者知所懷！  
平日嚴預防，  
病時速安頓。  
隔離防病策，  
銘心謹奉行。  
學生們（同唱）  
謝謝你，好醫生，  
除了我們苦，

安了師親心！  
幸運小動物，  
也得慶太平！

小動物們（現出高興的樣子叫：

咪呵！

汪！汪！

咪  
~~~~~！

咪  
~~~~~！

汪！汪！

咪呵！

學生們（又復高興地舞着唱着：

乒乒乒，乒乒乒，  
啊！真快樂！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  
啊！真開心！

「幕閉」

暑期講習會

|| 風疹章

小學教師暑期講習會的主持者感到近年來各處的小學校裏發生很多的傳染病，雖然那些傳染病大概都是輕微無礙的，可是妨礙學齡兒童的學業，這於國家的損失是很大的。國家所以蒙受到這樣重大的損失，可以說完全是由於小學教師的知識的缺乏，他們根本不認識傳染病的真面目，平日又不預爲防範，所以一遇到傳染病進來攻襲的時候，就都束手無策了。爲了這個緣故，今年的暑期講習會特意加入了「醫學衛生」這麼一個科目，禮請了一位著作等身的醫學博士前來主講，除了講述一些一般的學校衛生以外，主要的講題是「學校傳染病。」

已經講演過八九堂了，學員們聽着也並不覺得討厭。這雖然是一種專門的學問，可是藉了這位醫學博士的天才，用了一些極常識的話語來講述這高深的科目，像對小學

生們講故事似地既容易懂，又容易記，比那些聽了令人膩煩的教育哲學、教育論理學、教育心理學等等科目受歡迎得多哩。

今天又該是聽講醫學衛生的日期了，還沒有到開講的時間，學員們早已整齊地靜坐在講堂裏，恭候着這位主講的醫學博士。

醫學博士穿着一身白西裝，挾着一個黑皮包，態度雍容，款步踏上講壇的時候，贏得了全堂的擊掌。

「前次講的是猩紅熱，上次講的是麻疹，」掌聲復歸靜寂了以後，醫學博士開始這樣講，「今天要講述一種介在麻疹和猩紅熱之間的學校傳染病，這種病症的名字叫做風疹。」

「風疹也是急性傳染病的一種，他特別容易流行在小學校裏，是差不多只在十歲左右的孩子們中間流行着的一種急性傳染病。」

「在從前，人們不知道這是一種獨立的傳染病，不是把牠當做猩紅熱，便是把牠當

做麻疹，因為牠的病象，實在太像麻疹和猩紅熱哩。直到一八三四年，華格納氏才從比較的研究之下把這風疹從麻疹和猩紅熱裏分別出來。他的研究的結果是：曾經患過麻疹和猩紅熱的人，仍舊能夠患風疹；同樣，曾經患過風疹的人，仍舊免不掉患猩紅熱和麻疹。這就可以證明風疹是不和麻疹或猩紅熱相同的另一種傳染病了。

「風疹向來不被人注意，可是如果把風疹、麻疹、猩紅熱的三個病人擺在一起，比較地觀察起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三種病症所發現的症象是各不相同的。麻疹和猩紅熱的病象的不同，你們現在已經清楚地知道了，而這風疹的病象，既不同於麻疹，也不同於猩紅熱，是恰恰介乎這兩種病症之間的新病症，所以這明顯地是一種獨立的急性傳染病。」

「不過風疹有着一種逃避人們的注意力的原因：牠雖是一種急性傳染病，對於患者本身，通常都經過很好，沒有什麼危險，所以你把牠當做麻疹也好，把牠當做猩紅熱也好，如果你用了防護猩紅熱和麻疹的方法來防護風疹，總歸是有利無害的。而且事實上

風疹的染傳能力並沒有像麻疹和猩紅熱那樣強因爲牠是差不多只有直接和病人接觸了才能夠傳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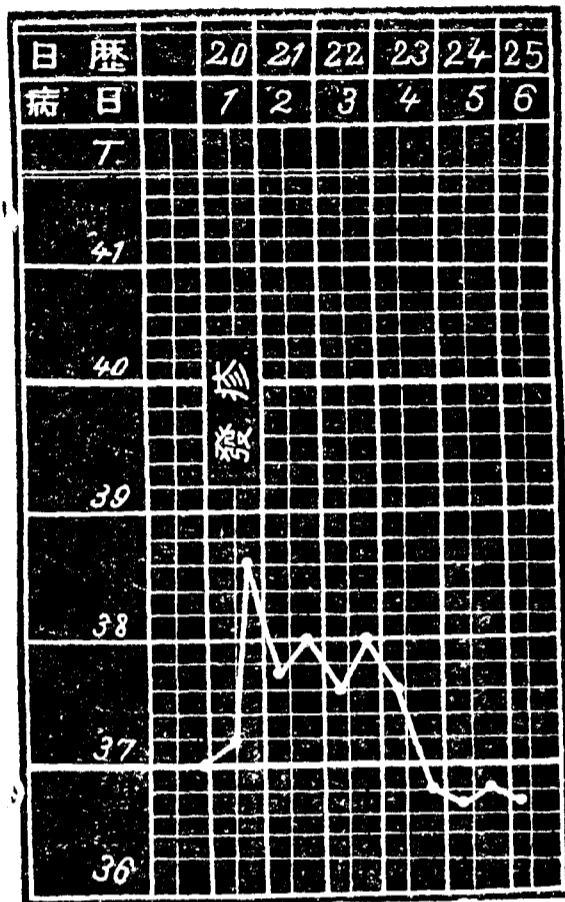
「召致風疹的傳染的病原體，也像召致麻疹和猩紅熱的病原體一樣，直到現在還不會知道牠是什麼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的傳染病的病原體，因爲是現代的顯微鏡的放大力量還不能夠發現牠的形態的緣故，我們稱牠做超顯微鏡病原體；又因爲牠能夠濾過精密的濾器的緣故，我們又稱牠做濾過性病原體。這種病原體是揮散性的，所以一和病人接觸，即使時間很短，也就能夠傳染的。」

「風疹的流行現象是十分有趣的，牠不像別的急性傳染病那樣會造成危險的討厭的大流行，牠只在有着許多孩子的家庭，或者是病院，寄宿舍，學校，尤其是幼稚園裏，差不多是個別地流行着。這樣的小流行，除了這趣味的風疹以外，別的急性傳染病都沒有這種情形的。而且流行的時期也很短，差不多只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可是牠的流行，對於季節，卻沒有多大的關係，雖然在統計上似乎春季裏比較多些，其實一年四季，隨時都有



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風疹感染以後的潛伏期，也比猩紅熱和麻疹來得長，據向來的報告，最短的潛伏期是十四天，最長的潛伏期是二十三天，平均算起來，大概是十六天至二十天。

醫學博士侃侃地講演着，每一句話表現出他的豐多的經驗和高深的學識，使聽他的講演的人欽佩到五體投地。這時候，他忽然中止了趣味的演講，從他的龐大的黑皮包裏取出好幾幅掛圖來，一幅一幅地釘在黑板上，許多幅彩色的美麗的畫圖照映在每一



風 疹 熱 型

小流行的可能的。

「風疹的傳染能力，只在發疹的時期比較地最強，一等到疹子消褪的時候，就差不多沒有什麼傳染力了；這和麻疹一開頭就有着很強的傳染力，以及猩紅熱要等到落屑期才強劇地傳染的情形

個聽講的學員的眼裏把風疹和麻疹猩紅熱種種不同之點——地表露了出來從這些美麗的图片上，就可以辨別得清清楚楚，不一定等到實際的病人身上去識別的。此外還有許多表格，指明了風疹和別種病症的相同之點，以及不同之點，——這簡直不是一個通俗的醫學衛生的演講，差不多是一堂專門學校的重要的功課哩。

「給諸位比較地觀察過了這些圖表以後，現在可以開始研究到這風疹病象的本身了，」醫學博士休息了一些時候，悠然地繼續說，「風疹也一樣有着前驅期，發疹期，落屑期這幾個階段。不過風疹的前驅期有沒有並不一定，這就是說，風疹的發生，有時候有着非常明顯的前驅期，有時候卻一開頭就是發疹。風疹的前驅期大概在發疹期前的幾個鐘頭，或者是一兩天，牠所發現的症狀，就是孩子訴說着感到倦怠，頭重或頭痛，不想吃東西，有時稍微有點咳嗽，嘔氣，嘔吐或腹痛，同時還發生一些鼻黏膜，眼瞼結膜的輕度的炎症。這些極輕微的前驅症狀，在粗心大意的人無論如何是不大會注意到的，至多也不過把牠當做普通的感冒，隨隨便便忽略過去了。因為風疹在前驅期裏雖然也會發生一

些黏膜疹可是絕對不會發見像麻疹所必發的科普里克氏斑的；風疹在前驅期裏雖然有時候也會發一點熱，可是絕對不會有像猩紅熱那樣的定型的熱的。而且風疹的前驅期又這樣地短，真是一睜眼就進到發疹期了。

「風疹一到發疹期，體溫就漸漸上昇起來，隨着體溫的上昇，那固有的疹子就次第地發現出來，先是頭髮根部，耳朵背後，漸漸顏面、頸項，漸漸軀幹、四肢，不上幾個鐘頭，疹子就發遍全身了。這種疹子的所以成爲風疹而不是猩紅熱或麻疹的理由，在剛纔觀察過的圖表裏就已經清楚地告訴你們了，牠的相異之點是疹子很小，最大的也不過如同芝麻般大，一般地不從皮膚面隆起，發疹很快，四肢的伸側比屈側多，……就這幾點，已經足夠和麻疹或猩紅熱辨別了。猩紅熱有着一個特別的記號，就是口圍蒼白，這你們大概還該記得吧，風疹則上脣部做成了疹子的發源地哩。此外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風疹發顯的段落，區分得十分明白，依着一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地發現出來，絕不混亂。並且因爲風疹的存在時間很短，等到後發部分發現疹子的時候，先發部分的疹子早已消

褪了！

「風疹在諸種急性傳染病中究竟是一種極輕微的病症，所以雖然在發疹期裏會使諸種前驅症狀稍微加重一些，可是硬撐一些的孩子往往並不臥床，依然會自在地嬉戲着哩。有着異常經過的風疹固然不能夠說沒有，然而因了風疹的本身而喪命的事實上是非常少見的。」

「風疹的發疹期經過很短，大概平均兩天至四天就完全消褪而進到落屑期了。」

「風疹的落屑並不像猩紅熱那樣嚴重而明顯，牠僅僅輕微地發生一些微細的皮屑罷了。」

「疾病的診斷，本來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尤其像這症候輕微，經過輕快的風疹。不過這究竟是屬於醫師的專門的職責，你們做小學教師的事實上是不需要弄明白的。」

「至於治療與護病，因為牠太像麻疹的緣故，一般都應用對付麻疹的方法。這，我在講述麻疹那一種急性傳染病的時候已經講過了，這裏不再重複。」

「現在再來講一講對於風疹的預防，」醫學博士講出了這句話以後，忽然輕鬆地笑了一笑，因了這笑的姿態，顯出這位講師更是和藹可親了，於是聚精會神地在聽講的學員們也都輕鬆地笑了一笑，立刻，全堂的陣容更顯得精神了。

「風疹的預防，」笑過了以後醫學博士繼續說，「其實是無法預防的，戴用口罩也沒有用處，隨時消毒也沒有用處，因為牠的病原是一種揮散性的濾過性病原體。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遏止牠的傳佈，阻絕牠的流行，這種方法就是隔離。如果遇到一個患風疹的孩子，立刻把牠隔離起來，發現一個，隔離一個；如果有發生流行的可能的時候，連健康的孩子也個別地隔離開來，免得助長了風疹的勢焰。在處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學校，最好的隔離方法，自然是立刻散學了。讓每一個學生分散到各自的家庭裏去，沒有感染到的就不至於發病，已經感染到的也會減少了造成流行的機會。成人雖然有時候也會感染，可是事實是非常少見的。」

「今天就在這裏停止，下一次另講一種趣味的學校傳染病。」醫學博士結束了這

一堂的演講，把所有的圖表重新塞進了黑皮包，然後整了整衣裝，挾着皮包，款步走出了教室。

學員們也跟着轟然地散開了，各人尋各人的地方休息去，他們不想聽下一堂的聽了令人頭痛的功課。

空白页

# 孩子們的災難

|| 水痘章



「爸爸！爸爸！爸爸！……」

「媽媽！媽媽！媽媽！……」

王先生的孩子們從學校裏散學回家以後，爭先着把學校裏發給他們的通告遞給家長，彷彿要爭首功似的。

王先生和王師母正在商量一件事，突然地感到一陣囉唆。雖然這囉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但看見一羣小天使似的兒女的活潑可愛的情狀，慈愛撫慰的歡笑就堆滿他們的臉上了。

他們有着三個兒女：大女兒慧如，十一歲，小學五年級，再過一年便是中學生了；大兒子慧德，九歲，小學四年級；小兒子慧生，七歲，小學二年級。兒女們的資質很聰敏，入學又早，王師母因為身體不好，生了這三個兒女以後就不再懷孕。這人口不嫌太多的小家庭，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

「——放假！放假！放假！……」

「——放假！放假！放假！……」

孩子們爭先着把字條兒塞到父親和母親的手裏，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因為這一次的放假是意想不到的，而且是沒有期限的。

「放假？」王先生心裏疑惑起來，春假才過了不久，兒童節又在那春假的期裏度過了，在這一個月裏算來又沒有什麼例假，怎麼又會忽然放起假來？想去想來，王先生的疑團無以自解。

「本校近因少數學生發生了傳染病症，為謀全校學生的安全起見，即日起，暫時停

課。……」

看過了學校的通告以後，王先生的心開始紊亂起來。不錯，是春天了，又該是傳染病流行的季節了，天花呀，麻疹呀，猩紅熱呀，白喉呀，諸如此類的病症，近來的確發現得很多，這彷彿是年年如此的事實。

他想到孩子們的災難實在太多了，從出生以至成人，這其間，無時無刻不在病的氛圍裏，無時無刻不與病魔交戰，初生兒期，乳兒期，幼兒期，兒童期，每一個時期都彷彿有一個特殊的病魔纏着，時時刻刻都可以供獻出嫩芽一樣的寶貴的生命，教普天下的父母的心添加了無能磨滅的創痕。

想到孩子們的災難，王先生想到自己的孩子，他想着他的孩子雖然已經度過了好幾個春天，雖然在可怕的病魔之前已經打過幾回勝仗，但今年是不是仍舊會平安地度過呢？學校裏現在既然已經發現傳染病，這病症會不會碰巧傳染到自己孩子的身上呢？學校的通告上並不會說明所發生的是什麼傳染病，那末，究竟在發生些什麼病症就無

從懸猜了。問問自己的孩子又因為孩子們的年齡都太幼稚訴說不清是怎麼一回事使他不能夠從孩子們的嘴裏得獲端倪。

於是他只好茫然地胡想了。

天花嗎？他的孩子每年種牛痘，而且今年也已經種過了，該不至會感染天花吧。麻疹嗎？慧德和慧生都在三四歲的時候發生過了，麻疹發生過一次以後就會有着終身免疫力，這兩個孩子是不會再感染麻疹的了；只慧如這女兒到這麼大還不會發過麻疹，說不定今年會感發的吧！這女孩子究竟年齡大些了，自己知道安靜，即使感發，料也不至十分麻煩的。猩紅熱嗎？這病症他以為不會從學校裏感染的，因為他知道猩紅熱要等到落層期才會強劇地傳染，一個患着猩紅熱的孩子，自然很早就住到隔離醫院去了。白喉嗎？哦，白喉是一個危險的討厭的傳染病，去年冬天就流行得很厲害，今年也許會重新猖獗起來，可是他們這樣平日很講究衛生的家庭，和那個素以清潔高尚出名的學校，恐怕也不容易傳染得的。

還有……還有什麼容易侵犯孩子的傳染病呢王先生一時想不出來了

王先生想着想着，覺得他的孩子們對於傳染病已經有着相當的保障，學校的鄭重其事的停課，只不過給他的孩子們多得到一個玩耍的機會罷了。

於是心情輕鬆起來，微微地笑了一笑，順手摺開了學校的通告，陪着心愛的太太，活潑的孩子，一家子逛公園去了。

## 二

整整玩耍了兩個星期，孩子們玩得有些厭倦了，學校方面還不會送來復課通知。

「我疲倦，媽媽！」慧德第一個感到厭倦，在一天的早晨，剛起身不久，就對他的母親說，「我覺得四肢無力，走起路來腿兒很重哩。」

「小孩子家有什麼腿輕腿重，敢是這幾天玩得過度了，——誰讓你們只顧玩呢！」王師母充滿着母親的慈愛，半責備半體恤地說，「已經玩了十多天了，也該把學校裏的

功課溫習溫習，不要鬧荒廢了，將來留級。」

「媽媽的話很對，」慧如聽了她母親的話，記起了教師的吩咐，說：「我們放假的時候，教師是這麼說着的：在家多溫習功課，少遊戲……」

「並且也不要出去，免得感受了傳染病，是不是？」王先生看見了女兒說話時候的活潑的姿態，高興地故意調侃她說。

慧如自己也不會明白爲什麼一連十多天只顧和弟弟們去玩耍，竟把教師的囑咐完全忘懷了哩。想着，美麗的嫩臉不覺紅了起來。

「那末爸爸爲什麼常常領着我們出去呢？」慧生不知輕重地質問父親，彷彿在替姊姊報復。

王先生笑了，王師母也笑了。

這一天，三個孩子果然沒有出去玩耍，一整天在家裏，由做姊姊的慧如領導着，溫習各樣的功課。

不知是玩得脫力了呢，還是溫習的時間過多，慧德這一夜睡眠不安。第二天醒來，說覺得頭痛，並且有一點熱。母親看見了這種情形，先就擔心起來，不許他起床，要他睡着休息一天；並且嚴嚴地囑咐慧如和慧生，不要過分用功，免得太過分了也像慧德那樣脫力起來。

王先生新近有着一些必要的工作，一早就離開了家，等到工作完畢回家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五點多鐘了。

這時候，慧德依然睡在床上，慈愛的母親關心地在旁邊，兩個友愛的姊弟也在那裏伴着。慧德自己並不覺得什麼，只稍微有一些熱，不想吃東西，雖然身體覺得有點疲倦，精神却依然很好。父親回來的時候，姊弟們卻相互着在講故事。

王先生像一個哲學家，無論什麼事都要加以思索，研究出一個究竟來。這時候看見心愛的孩子因為有些不舒服而睡在床上，就和往常一樣，不由自主地思索起來。

孩子怎麼會病呢？難道真是玩得脫力了嗎？也許是因為閒散了十多天，突然地整天

關在書房裏的緣故？不說不定是什麼東西吃壞了！再不然——王先生雜亂無章地思索着。

不知道忽然記起了什麼，王先生突然從安樂椅上跳起來，飛快地走進了電話室。

「慧德一定是感染到什麼傳染病了，」從電話室裏回來了以後，王先生對王師母說，「你可還記得學校是爲着什麼才放假的？——我已經打電話給朱醫師，朱醫師說立刻就來。」

聽了王先生的話，王師母的心不自主地悸動起來；三個孩子卻還是莫明其妙地在講故事。

### 三

晚上八點鐘的時候，慧德的床前加添了一位醫師。

王先生和王師母憂心戚戚，彷彿在靜候法官的判決。



慧如和慧生，兩個無知的孩子，圓張着驚奇的眼睛在旁聽。

聽取了家屬和病人的訴述以後，朱醫師開始診察，按着一般的方式，量了量熱度，計了計脈搏，聽了聽肺臟，按了按肚腹，並且還看了看咽喉和舌苔。——熱度雖然有一點，卻並不高，脈搏也不顯著地加多，肺臟正常，胃腸無病，咽喉和舌面也並沒有異常現象。

朱醫師心裏覺得做父母的爲兒女過分焦慮的心情有點可笑，同時卻也有點疑心，說不定真像王先生說的已經感染着某種傳染病，現在還不會顯明出來。於是他一方面在記憶裏搜尋着各種傳染病的潛伏期，前驅現象，熱型，典型症狀等等的定型的病歷，一方面從新仔細診察，想從慧德的身上找出一種合乎定型的傳染病來。

朱醫師的努力不會獲得什麼，心裏覺得非常慚愧，他一時無法診斷慧德患的是什麼病症。

「令郎患的是不是傳染病，現在還無法斷定；」朱醫師終於只好這樣告訴王先生說，「即使是傳染病，一定也不見得就是急性的危險的病症。今晚且讓他安靜地休息着，

「明天再來仔細診察吧。」

王先生十分信任朱醫師，因為朱醫師擔任着他們的家庭醫師已經十多年了。他非常佩服他的態度，他以為一個純正的醫師是應該像朱醫師那樣細心而且誠實的。

×

第二天的早晨，朱醫師大清早就過來診察慧德的病症。

慧德的病狀依然和昨天一樣，不會添加，也不會減少。但經過了朱醫師仔細的檢查以後，發見在慧德的頭髮叢裏的頭皮上面有着幾顆紅色的丘疹。其實這幾顆丘疹昨天晚上已經存在着了，只是在幽暗的燈光之下不會被檢查出來罷了。

「這是水痘！」朱醫師下了這麼一個診斷以後，悠然地舒了口氣，心裏輕鬆了許多。

「水痘？這是不是就是天花？」不大懂得醫學的王先生擔心地發問。

「不是的，」朱醫師解釋說，「水痘是水痘，天花是天花，這兩種雖然同是傳染病，但

天花是頗為危險的病症，水痘卻大都是毫不緊要的。」



熟了，不期然地發着這樣一個似乎不予信任的問題。

「怎麼知道這是水痘而不是天花？」王先生和朱醫師因為多年的交情，過從得很

水痘的發疹

「從潛伏期上，從前驅現象上，從發疹型態上，可以很清楚地分別出來，」朱醫師並不責怪他直率的發問，不厭求詳地解釋說，「天花的潛伏期至多是十二天，水痘的潛伏期卻至少是十四天；天花的前驅現象，往往頭痛，嘔吐，熱度發得很高，舌苔厚膩，脾臟脹大，水痘則大都沒有這些現象；天花的發

疹，大概是先從額部開始，然後在面部、胸部、背部、四肢，甚至在黏膜，很快地發生出來，差不多一、二天工夫，就發遍了全身，水痘則先從頭皮開始，然後面部、胸部、背部，除了背部可以多見幾顆以外，其餘的部位有時候僅只三四顆；而且水痘還有一個特徵，牠不像天花那樣一下子發遍全身，只疏疏落落逐漸地發生出來，所以水痘的丘疹，在同一個部位，可以見到幾種不同的型態，有些是剛發生出來的丘疹，有些已經形成了痘臍，有些已經結痂——不信你可以在這幾天裏觀察你的令郎的經過，你一定可以獲得一個確切的認識。

「這樣說來，水痘是毫無危險的了。」聽了朱醫師的詳盡的解釋，王先生的懸懸的心放下了下來。

「那也不盡然，」朱醫師偏偏在王先生剛才放下的心上加添了一根軟刺，「一切的病症都要防備着牠的併發症，有許多病症的出毛病，往往是出在併發症上。水痘本來是一個毫無危險的病症，而且症狀一般地都很輕微，有些疏忽的不大注意到孩子的日

常生活的家庭，孩子發生了水痘，直到自然痊愈了，家長們還不會知道他們的孩子是曾經病着哩。如果水痘加上了併發症，情形就變化萬端了。併發症中一般最容易發生的是丹毒和濕疹，丹毒是很危險的，濕疹卻就毫不緊要。除此以外，水痘還可以併發腎炎、關節炎、腦炎、膿瘡、潰瘍等等，不過這些併發症一般的不常見罷了。——總之，水痘可以說是屬於良性的病症，患過一次，就像天花那樣有了終身免疫力，可以不必為牠擔心。

「水痘既然是少有危險的病症，那末學校裏為什麼鄭重其事地停課呢？」王先生獲得了安慰以後，拿出這樣一個不關醫師的職務的問題問朱醫師。

「這病症雖然說是良性的，但究竟是一種傳染病，而且總還有着幾分之幾的併發症的危險。並且這病症最容易侵襲兒童期的孩子，所以衛生行政當局把水痘規定為學校傳染病之一，任何學校一發見這病症，立刻應該嚴肅地動員，努力撲滅牠，盡量減少牠的傳染的機會。學校方面的停課，就是這個意思。」

「水痘是怎樣傳染的呢？」王先生想起慧如和慧生，兩個一天到晚和慧德在一起

的孩子。

「大概都是直接傳染，由病的孩子直接傳染給健康的孩子的。牠的傳染力很強大，和那種麻煩的麻疹差不多，健康的孩子一和病孩接觸，就被傳染到了。」

「那末，我們的慧如和慧生也將會發生水痘了？」不大會說話的王師母一逕在靜聽着，這時候擔心地發問。

兩個孩子變成呆呆的樣子，我看看你，你看看我。慧德卻躺在床上微笑，彷彿在說，你們也將像我那樣地躺到床上來了。

「那也難說，」朱醫師回答王師母的問話的時候，察知王師母有着焦慮的顏色，立刻寬慰她說，「不過這是毫不要緊的，水痘有着十四天乃至十六天的潛伏期，到那時候，這個現在病着的孩子已經痊愈了。並且如今的醫術上有了新的發明，如果抽取水痘患者的恢復期的新鮮血清，用來注射，可以縮短病歷，減輕病狀，或竟可以防止發作的。」

王先生屈指算了算學校停課的日期和慧德發病的日子，不多不少，剛巧是十四天。

## 四

慧德的水痘的經過非常良好，恰如朱醫師所指示的，在面部，在胸部，在背部，疏疏落落，斷斷續續地，一批一批地發生出來，每一批的丘疹的數目很少，不過四五顆，背部雖然多一些，但聯合各批總計起來，也不足一百顆，而且一批丘疹一批結痂的現象，也正如朱醫師所說的一樣。

朱醫師雖然每天來為慧德診察一次，但也只看了看，不會處方，也不會用過什麼治療，只教安靜地休息着，就這麼平安無事地完全痊癒了。

在經過中，慧德依然活潑得和健康的孩子一樣，慧如和慧生也不會隔離，一天到晚混在一起，讀書呀，講故事呀，說笑話呀，歡樂無間地度着他們的童年的生活。

足足三個星期，慧德的水痘的痂皮才完全脫盡，不再發生。慧如和慧生卻也不會適如預期的傳染而發病，不需要朱醫師來注射血清。

王先生和王師母的關懷兒女的心這時才完全放下  
恰巧這時候學校裏送來了復課的通告。



空白页

# 肺病療養院

|| 結核章

我發心訪問一個設備完全的肺病療養院。

我爲什麼要發心訪問這個奇怪的場所呢？

「東亞病夫！」「東亞病夫！」我有生以來就聽到這一句詞兒，從幼小的時候聽起，一直聽到現在，已經聽了幾十年了。據說這一句詞兒的產生，歷史很古，已經有着好幾百年的履歷了。病夫，病夫，中國人究竟病到怎樣的程度呢？

自從我懂得觀察的時候起，我就隨時注意，隨處察看，每一個經過我眼前的人，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不肯輕易放過，兩隻探求的眼睛，直盯着每一個人，從上至下，從

前至後，想從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部分，搜尋出所謂病夫的徵象來。——甚至看得使人家討厭，背地裏罵我是個呆子哩。

「這個人是不是病夫呢？」在觀察過每一個人以後，我常常這樣自己問着自己。不幸我的答案裏缺少光明，每一個問題都使我感到痛心！我不曾發見過一個健康的人！

也許是我的標準太高的緣故，然而中國有着病態的人也實在太多了。

病夫！病夫！中國人究竟有着些什麼病呢？——如果拿着這樣的問題來問我的時候，我是不能夠回答的。

在所有的我曾經見到過的人中，我只見着一些彎腰曲背的人，狀貌清癯的人，弱不禁風的人，步履蹣跚的人，面黃肌瘦的人，貧血的人，癡呆的人，營養不足的人，神經衰弱的人，隨地吐痰的咳嗽的人，一步一喘的骨瘦如柴的人……等等等等。

爲什麼呢？爲什麼呢？——這種簡單而又複雜的問題，誰又能夠回答明白！

原因呢，自然是很多的，可憐我不會找出一個來。最近我發見一個奇怪的刺眼的名詞，是從某一篇談論「東亞病夫」這一個問題的文章裏得來的，這個名詞叫做「肺病」並且說肺病可以亡中國。

肺病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病症呢？這就引起了我的貪得無厭的求知欲，去訪問一個肺病療養院了。

## 二

我會見了一位博學多能的院長。

這位院長已經有了可觀的年紀，鬚眉斑白，額上的幾條可貴的皺紋，表示出他對於他的畢生事業的苦心與成就，看見了他的岸然的道貌，看見了他的矍鑠的精神，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

「這算是一個絕對健康的人了！」見面以後，我在心裏描記下這樣一個印象。

說明了我的造訪的真意以後，我們的談話就開始了。

「中國的病人很多，疾病的種類不一，先生爲什麼不辦一個全般的醫院，而單獨辦這個肺病療養院呢？」一開頭我就想明瞭他辦這個醫院的意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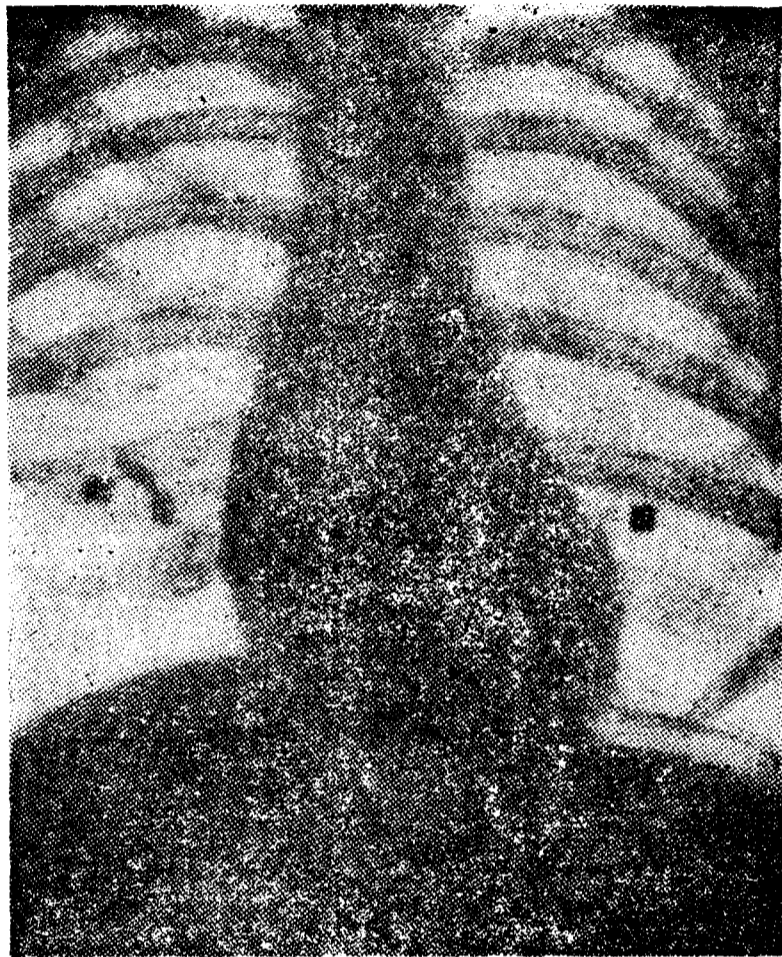
「這個問題是非常簡單的，」院長笑了笑說，「一則因爲我是專門研究肺病的，二則疾病的種類雖然不少，但據我們的統計，肺病的比例最多，因爲這兩個緣故，我就創設這個肺病療養院。」

「肺病雖然據統計的比例最多，也不過是諸種疾病之一，爲什麼要特別設起一個專門病院來呢？」

「肺病是一種慢性傳染病，而且是最討厭的傳染病，一經感染，就不容易痊癒。如果沒有良好的環境，沒有周到的看護，那就無法恢復健康，非但有病的本人沒有希望痊癒，並且還要傳染給健康的人。中國人對於肺病，向來沒有人注意，遂致幾乎所有的人都變成了肺病患者，尤其可憐的是一般血氣方剛的青年，以及活潑可愛的兒童。他們沒有方

國。法，——不知道方法逃避這可怕病魔，一任肺病的侵襲，造成了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

「肺病，肺病，是不是因為病根在人的肺臟裏面才這樣稱呼的？」  
「所謂肺病，是說慣了的一個通俗的名詞，人們還說着肺癆，肺癆，是說人的肺裏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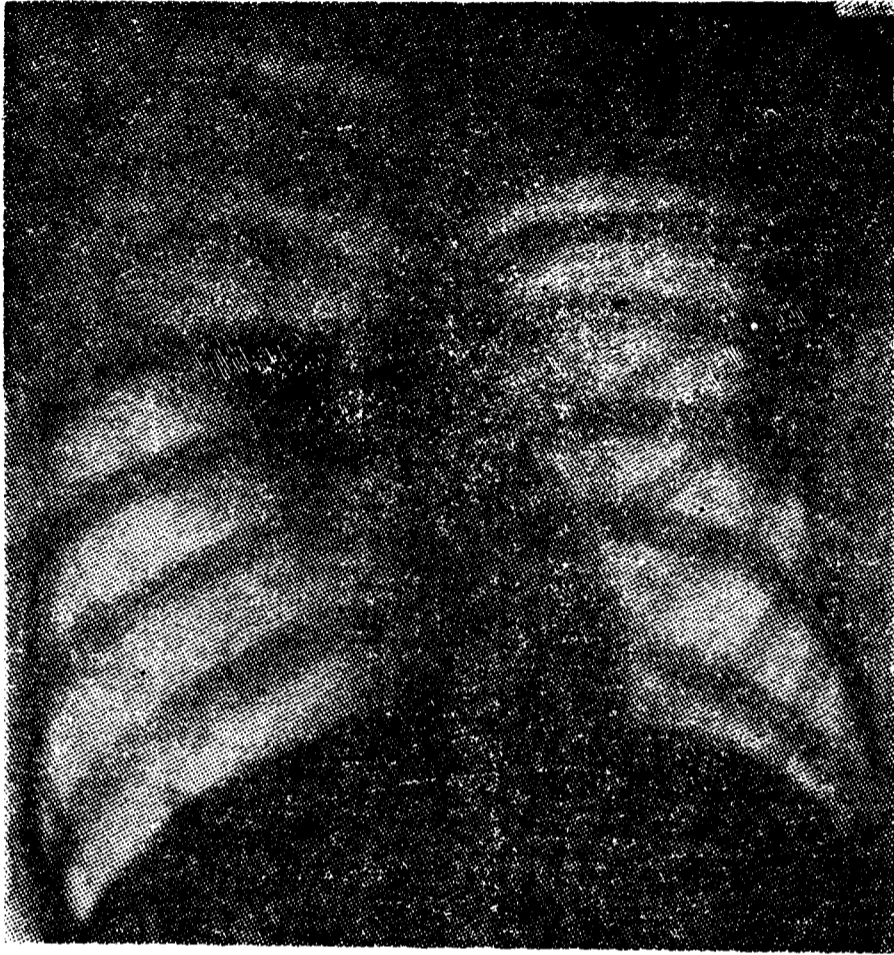
正常肺像



輕症肺結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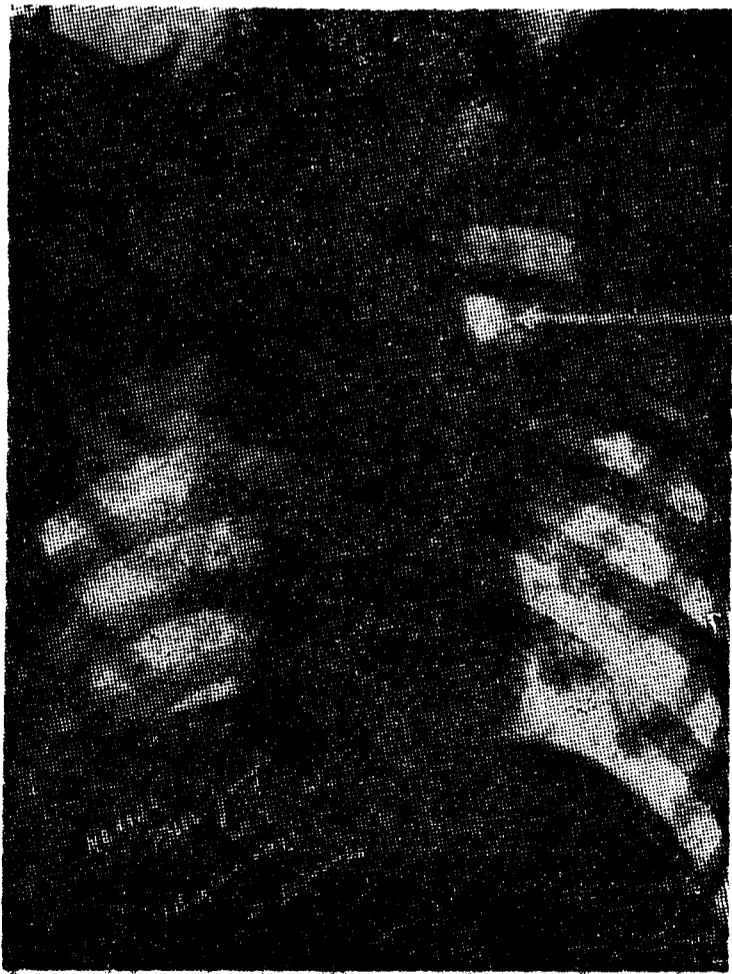
生了癆病，其實癆病不只在肺裏發生，胃裏也會發生腸裏也會發生淋巴系也會發生皮膚也會發生，甚至骨頭裏也會發生，所以這種病症應該稱做結核，而冠以患病的部位的名稱，在肺稱肺結核，在胃稱胃結核，在腸稱腸結核，在淋巴系稱淋巴結核，在皮膚稱皮膚

肺門結核



結核，在骨稱骨結核。……」

重症肺結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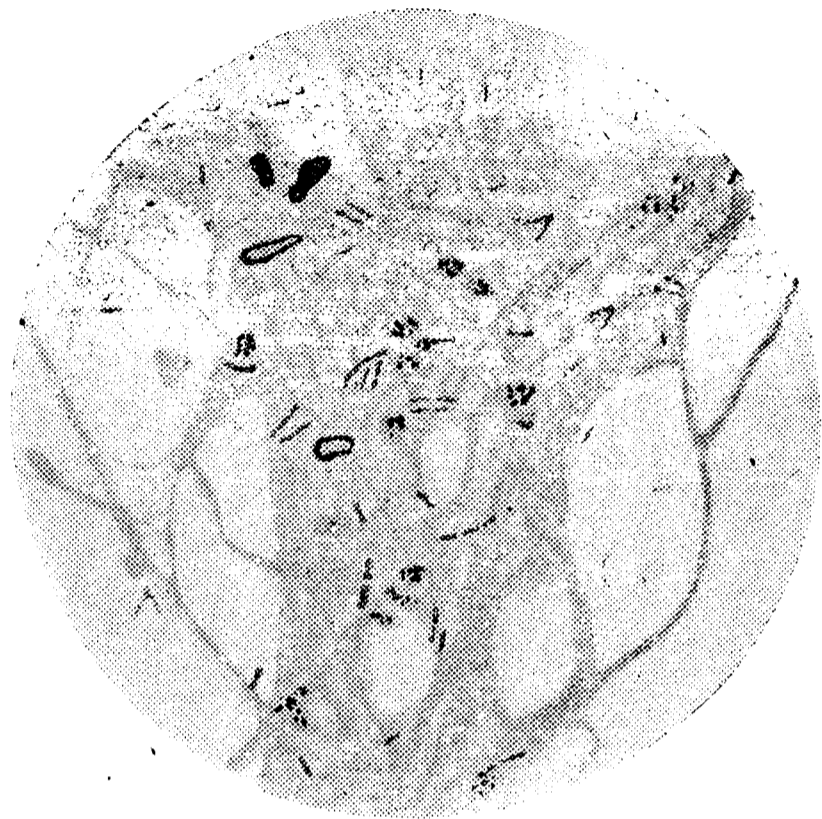
「怎麼稱做結核呢？」我不懂這個名詞。

「肺病流行在人間，牠的歷史已經很久，可是一向沒有人知道牠的病原是什麼，也沒有知道牠的組織上的病變是怎樣的。直到十七世紀的中葉，有一個名叫齊爾陛尼的，偶然解剖一個肺病患者的屍體，他發見這個屍體的肺臟，不和一般人相同，他發見這個肺臟有着許許多多的大小不同的結核，小的結核像豌豆，大的結核像胡桃。而且有着不是肺臟所應該有的顏色，有的成了黃色，有的竟成了藍色。牠們的性質不像肺臟那樣鬆軟，卻是頗為堅實，試用手指擠挾，把結核弄破了，卻擠得出黃色的粉末或者膿樣的液汁來。內容擠出了以後，就形成了一個空洞，形狀像個果核。於是齊氏就把這種病症稱為肺結核。不過那時候還沒有人知道這是一種傳染病症，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法國的衛立門氏把肺病屍體的結核注射到健康牲畜的體內，不久這被注射的牲畜也就患起肺病來，解剖的結果，肺臟裏也同樣發生結核，於是證明肺病是會得傳染的。可是那時候還不知道牠的病原是什麼，直到一八八二年德國的柯和氏在顯微鏡下發見了結核桿菌，

才確定了這個傳染病的病原」

「那末這種病怎樣傳染的呢？」我感到人間生活的危險。

「據現在所知道的，結核菌有好幾種，一種是人與人互相傳染的人結核菌，一種是在牛類中傳染的牛結核菌，一種是傳染於多種鳥類中間的雞結核菌，此外還有在冷血



痰中的結核菌

動物中傳染的結核菌及結核類似菌等。牛結核菌如果藉了牛奶，進到人體裏，也會發生起結核病症來，所以人的結核的病原菌，可以說是有着兩種的。傳染的經路，通常是呼吸道，這就是說，結核菌飛揚在空氣中，人因呼吸而把細菌吸入了肺臟，就在肺臟裏滋生繁殖起來而發病，所以人類的各種結核病症以肺結核為最多。」

「結核菌怎麼會很多地飛揚在空氣中的呢？」

「這就是中國人的結核病症的所以特多的原因了！」院長帶一點感嘆的神氣說，「中國人在過去，差不多都不注意公共衛生，也不知道個人衛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養成了隨地吐痰的習慣，你一口我一口，滿街滿巷，都是污穢的痰迹。如果是健康人的痰，那還沒有多大的害處，要是結核患者吐出來的痰，那就糟糕了。因為結核患者常常會吐出膿痰或血痰，在那種痰裏，含有許多的結核菌，痰一乾燥，結核菌就隨着灰塵，飛揚開來，為禍之烈，莫過於此。因為結核菌的構造，和別種細菌不同，牠有着堅實的蠟樣外膜，牠對於普通的消毒藥品以及寒熱等氣候的抵抗力十分強大，輕易不容易殺滅牠，所以牠的生活力很強，如果在適宜的陰暗潮濕的環境裏，牠竟能夠生活到六個月以上哩。

「中國人不但有着隨地吐痰的習慣，並且還有着嚥痰的習慣。咳嗽時有了痰，有時候並不吐出來，卻一口吞了下去。咳出來的時候，痰是從肺部經過氣管，喉頭而出來的，嚥下去的時候，卻不再進入肺部，改道經由食管而進到胃裏去了。於是乎發生胃結核，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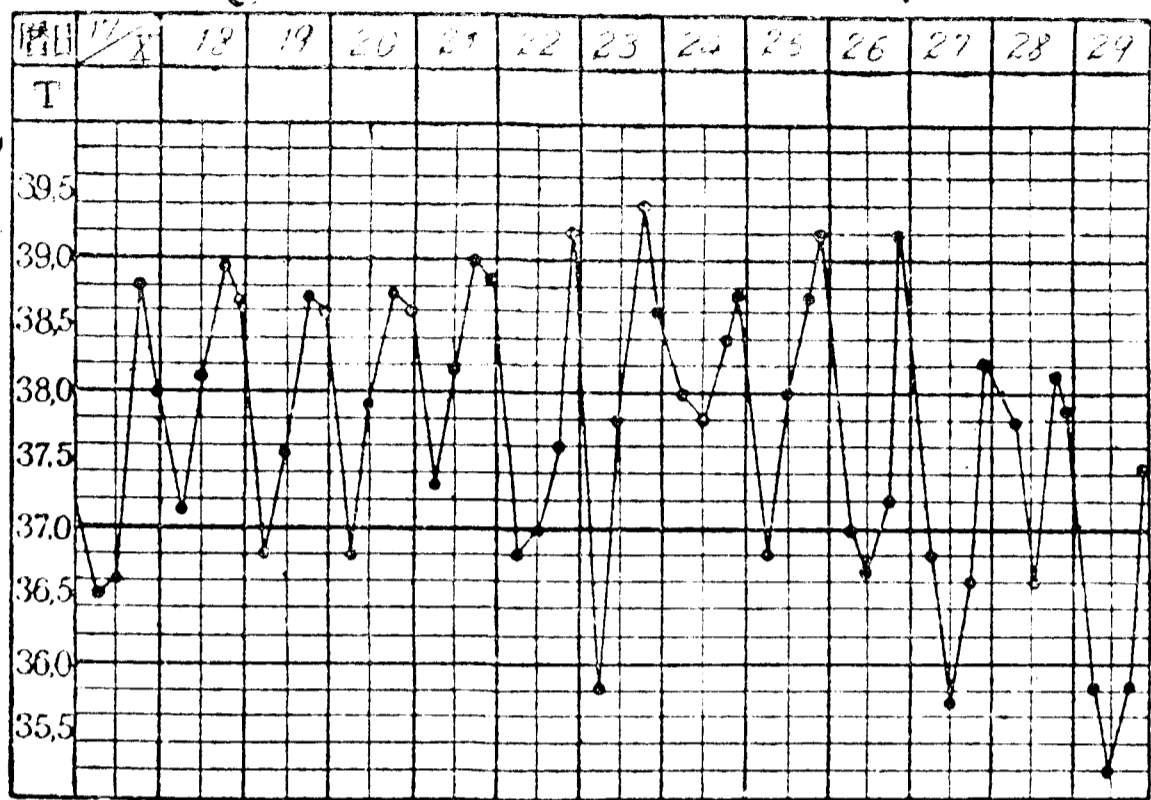
乎發生腸結核於是乎發生種種可怕的結核」

「結核菌難道沒有方法消滅的嗎？」對於這種可怕的病症，我開始感到悲哀與恐怖。

「方法是有的，」院長多少帶一點安慰似地說，「結核菌雖然頑強，但牠最怕強熱與日光，在強熱和日光之下，頑強的結核菌就會立刻死滅，所以只要能夠善用光和熱，結核這一種病症自然會有絕迹的一天的。祇可惜現在的中國人還不會懂得這種重要的知識，只有先覺的人以及醫院在嚴肅地執行着。我們這裏就這樣充分地利用熱力和日光的。可是單靠我們的微小的力量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所能做到的祇在這一狹小的範圍內，我們所能救護的人真是少數中的最少數。什麼時候這種重要的知識能夠普遍到每一個人，使人人能夠起來自動地預防，用着羣衆的力量來撲滅牠們，一洗東亞病夫的譏諷，那就好了。」

「結核病症的傳染，被傳染的人自己覺不覺得呢？」我想從這個幼稚的問題裏找

出若干預防的線索來。



肺結核的消耗熱型

「這又是結核病症容易普遍傳染的一個原因，」院長這樣說着的時候，把肩頭聳了聳，雙手擺了擺，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勢，表示出這是一個困難的事件。「結核是一種極慢性極慢性的傳染病症，結核桿菌抓住了一個機會，從呼吸道，從消化道，從皮膚黏膜，從破傷，……進入了人體，並不會立即發病，必須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然後一點一點地慢慢地發病。初病的時候，病人往往自己並不覺得，精神和體力方面並沒有什麼很顯著的損礙，只肌膚會漸漸地瘦損下來，這瘦損的進行，也是

很慢很慢的對於這種情形人們大概都並不覺得驚異雖然這其間會有一點病理的潮熱，這熱度也是低得不曾自覺的。等到自己覺得彷彿有病的時候，病根已經種得很深，肺裏已經有了很多的結核病竈，甚且已經形成了空洞，而這時候的精神和體力，往往會很快地衰退下來，消瘦得形枯骨立。如果再進行下去，則離開死期就不遠了。結核的病程是沒有一定的，有的只一二年，有的三四年，有的七八年，甚至也有十多年的。

「結核的病程雖然這樣無定，牠的病狀卻是差不多的，在肺部，首先發病的部位是肺尖，漸漸侵害肺葉，結核發生以後，或潰爛，或萎縮，或成空洞。在淋巴，在胃腸，在腎臟，在肝門……這些部位發生了結核，其病狀，粗略地看去，和普通的病症差不多，只是有着一種奇怪的現象，就是一經發病，如果用普通的方法來作局部的醫治是無論怎樣也醫治不好的，因為牠的原因是結核菌在作祟的緣故，如果用顯微鏡來檢驗發病部位的分泌物，會明顯地發見牠的病原，結核菌的。

「結核的傳染，普通是從病人傳人的，直接從病人的痰涎，從病人的唾沫，間接從病



## 癥 瘕

人動用過的衣服用器甚至玩具之類這些器物沾染着結核菌，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傳染了。成人對於結核的抵抗力比較地強，孩子則往往耐不住結核菌的侵襲，一朝接觸，就很快地感染着了。這原因是因為中國人積弱太甚，幾乎沒有一個

健康的人。衰弱的父母生不出健康的孩子，所以中國的孩子，從生下來的时候就帶來了容易感受結核的素質，在他們剛是一些寶貴的嫩芽的時候，結核菌就把他們蛀蝕壞了。尤其是都市，都市裏人烟稠密，空氣惡濁，幾乎成了結核的大本營哩。

「不是開放性的結核，結果也許祇害了自己，如果是開放性的結核，牠的危險是很大的，非但損害了自己，並且損害了全家屬，損害了全社會。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的情形，整個家屬被結核菌侵襲着而至於毫無辦法的很多很多。自然在整個社會裏只看見患

着結核病症的病夫了。」

「怎麼叫做開放性結核呢？」我不大懂得這個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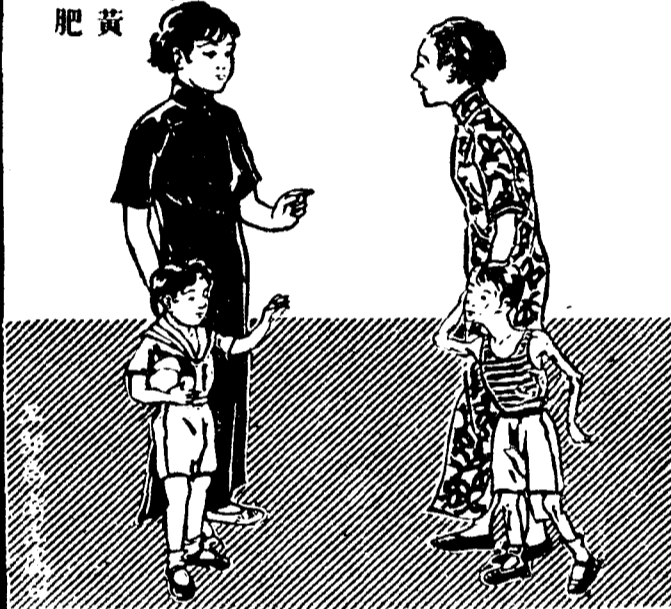
「就拿肺結核做個例來說明吧，有種肺結核的病人，雖然患害得程度很深而至於無救，但一些必要的病象卻並不顯露出來，既不咯血，也不咳嗽，結核菌只在這個病人的肺臟裏作祟，並不輸送出來，這便是非開放性的結核。另一種肺結核的病人，一開頭就咯



G.A.P. 24  
© 1935-1936

嫂嫂：我兒子生癆病。瘦得皮包骨頭了。有什麼辦法嗎。

姐姐：我的小孩從前也生過癆病。後來送到鄉下空氣新鮮地方住着。過了幾月面黃肌瘦就變為肥壯活潑了。



姐姐：自然會好的。癆病的原因是呼吸空氣不足或是受家裏別個癆病人的傳染。所以要給你孩子生活在空氣流通的地方。晚間睡眠多開窗戶以通空氣。飲食要清潔。滋養能夠依這方法實行。管保你兒子的癆病漸漸好起來了。

嫂嫂：倘若我也依你的辦法。我兒子的病一定會好嗎？





痰，咯膿，咯血，像敞開了口的鑊子一樣，隨時都可以把結核菌儘量地傾倒出來，這就是開放性的結核。這種結核病人，危害國家社會最爲厲害。」

「這樣說來，人如果感染到了結核病症，非但要害人害社會，而且這一生，也就完結了。」我感到莫明其妙的悲哀。

「這個——」院長頓了一頓，並不說一句安慰的話，卻改口說，「你且不要着急，反正你今天是特意來參觀本院的，且先陪同你看看本院對於撲滅結核的工作，這種工作如果成爲人人的工作，則東亞就不會有病夫了。」

### 三

在院長的誠懇的指導之下，我很仔細地參觀了這個肺病療養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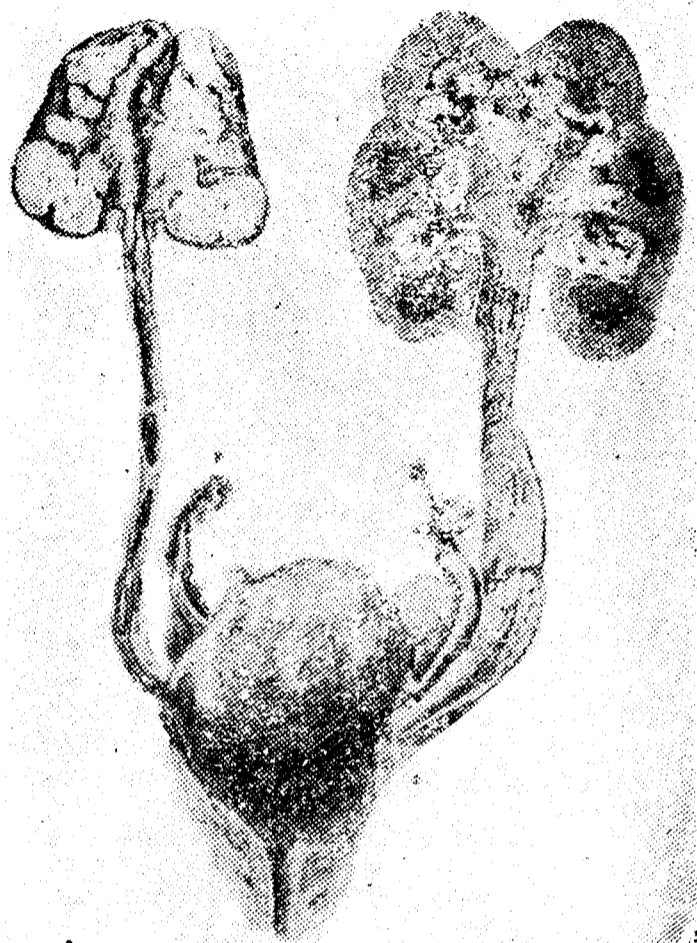
第一使我感到欽佩的是這裏的病房不分等級，只分成了男子，婦人與兒童的三個部分，對於任何病人的待遇是一律的，並沒有頭等，二等，三等的區別。這種機會均等的辦

法，所有的醫院都應該效法的。

我先參觀了各個病房，每一個病房的床位並不多，佈置得十分整齊，陳設得非常雅潔，病人住在裏面，不會感覺到這是一個病院，而是一個難得的舒適的家庭哩。

據說從前一般醫家都把肺病分做三個時期，在某一個現象之下稱做第一期，發現某一個現象的時候稱做第二期，等到某一個現象出現了就稱做第三期。其實這樣的分法是不準確的，因為肺病的病象千變萬化，也不會按部就班地依着一定的程序進行。這樣一期一期地進行着的病人固然不能說沒有，但大部分的患者往往現了第一期的病象以後，就很快地進行到第三期的，也有並沒發現第一期的病象，一開頭就是第二期的。所以這裏對於肺病患者，並不墨守繩規地分別出期次來，只嚴格地注意肺病的性質，如果是開放性的結核，就嚴格地隔離起來，如果不是開放性的結核，行動就非常自由，雖然是住在醫院裏，卻差不多和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

病的輕重，對於治療方法上十分重要，輕病輕療法，重病重療法，有的只需要一些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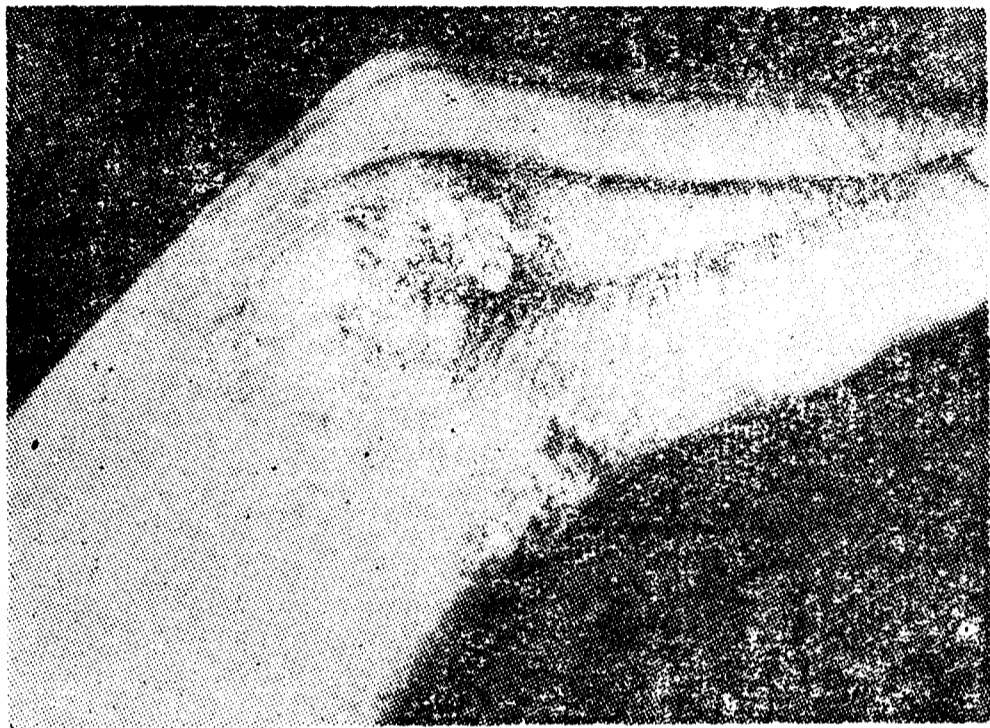


腎臟結核

規律的生活和適宜的營養有的需要太陽燈，有的需要日光，有的需要人工氣胸，有的需要肋骨切除術，有的需要各種各樣的藥物，有的需要……據說是爲了管理和治療工作的便利，這裏的病人就分類居住起來，肺結核的輕症者住一處，重症者住一處，喉頭結核者住一處，骨結核

者住一處，胃結核者住一處，腸結核者住一處，腎結核者住一處，皮膚結核者住一處……還更把男子，婦人，兒童都分別地住開來。所以這裏的分類是很多很多，如果你要探望一個病人而不知道他的門類，就永遠不會找見哩。

在院長的指導之下，我走遍了各個病房。有些病人消瘦得實在可憐，真是皮包着骨頭，只剩了一口氣。有些病人常常斷斷續續地咳幾聲嗽，那聲音單調得怪難聽。有些病人



皮膚疣狀結核

在腿上或者臂上甚至別的什麼地方生一顆瘡，爛得幾乎連骨頭都看得見了。有些病人剛施行過人工氣胸術，面孔紅紅的，呼吸起來稍微有些不自然的樣子。有些病人已經拆

掉了好幾根肋骨，坐着的時候背有點駝，走起路來兩隻肩膀顯然地高低了。可是有些病人卻悠閒地安息着，看去像個健康的人一樣。……問問他們入院年月，卻都是好幾年了，二三年的也有，四五年的也有，六七年的也有，甚至十多年的也有。雖然病情是各不相同，但每一個病人都很快樂，他們都信任這個醫院，他們以為走進了這裏，就如同走進了天堂一樣，真正是出死入生，無論怎樣絕望的病症，都變成極有希望的了。據他們說，這裏從來不會死去過一個人，所以這裏是沒有像一般病院所具備着

的「太平間」的。然而據院長說，實際卻並不這樣，凡是進到這個醫院裏的病人必先經過詳細的診斷，認為還可以救治的病人，就分了類住進病房裏去，認為無法救治的病人，爲了達到杜絕傳染的目的，就集居到一個隔離醫院去，終其身不與外界接觸，直到他的生命完結爲止。因此，這個大衆所頌讚着的肺病療養院裏就看不見太平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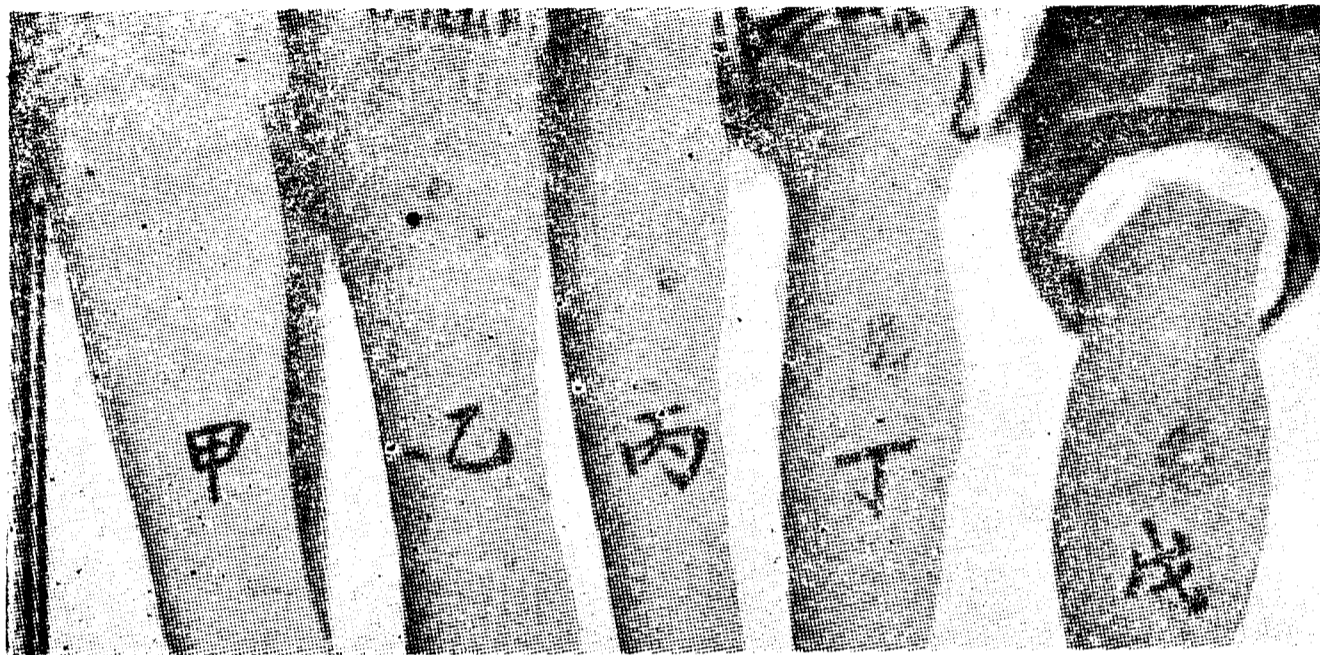
參觀過了男子部，我接着參觀婦人

部，這兩部的情景大致都差不多，只把住居着這些病房的主人翁換做女性罷了。

可是我參觀兒童部的時候，我發見這裏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所有的兒童都是很活潑可愛的，雖然有幾個孩子看去似乎瘦弱一點，但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很壯健的。我很奇怪他們爲什麼要把這



術手驗檢應反



結核菌素接種反應

些壯健活潑可愛的孩子關在這個醫院裏當做病人呢。當這樣想着的時候，我十分憐憫那些無辜的孩子，恨不得加以援手，把他們救拔出去，讓他們歸回自由的天地。

然而我畢竟有點傻，當我把滿心疑問提出來質問院長的時候，院長的回答使我驚疑不止，漸漸，終於完全信服，自愧知識太過淺薄哩。院長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凡是進到這裏的孩子，都經過一種嚴格的接種檢驗，那種檢驗方法是發見結核桿菌的醫聖柯和氏發明的，如果孩子已經感染了結核病症，即使還不會發作出來，在這種正確的接種檢驗之下，就無可逃遁地顯示出陽性來。收容在這裏的都是檢驗接種結果陽性的孩子。在預防醫學日漸發達的日子，這種防範於未然的工作，實在是

十分重要的。院長並且還指示給我觀察這種奇蹟，因為這一羣可愛的孩子中間，碰巧有幾個剛收進來的孩子，他們的手臂上都有着一個像剛種了牛痘那樣的殷紅的迹痕，這殷紅的迹痕就決定了孩子的命運，這些孩子的未來的一生是多麼可怕呵！然而孩子們卻依然渾真地跳躍着，叫笑着，歡樂地遊戲着，歌唱着，彷彿不會知道自己的幸福被一種可怕的病魔在偷偷地噬食着一樣，又彷彿已經獲得了磐石一般穩固的信賴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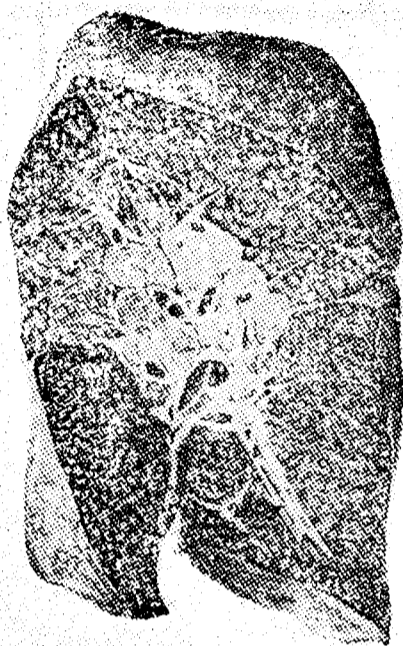
院長導引着我參觀實驗室。在實驗室裏，許多鬥士在繁忙地工作着，有的在顯微鏡下觀察結核菌的生活情狀，有的在一個可怕的實體上尋找可做標本的東西，有的在製作各種各樣的標本，有的在做着種種化學的和物理的實驗……我看見許多倍數很高的顯微鏡，每一架顯微鏡上都盯着一雙深刻的銳利的眼睛。我看見陳列着許多廣大的玻瓶，每一個玻瓶裏都容載着各種病狀的標本。一些白鼠和兔子之類的小動物最倒霉，平白無辜地給他們做試驗品，天冤地枉地斷送了無數的生命。

看見了那些病理的標本，不由得令人汗毛一根根地直豎起來，因為那些都是從整





變性酪乾的核結



核結粒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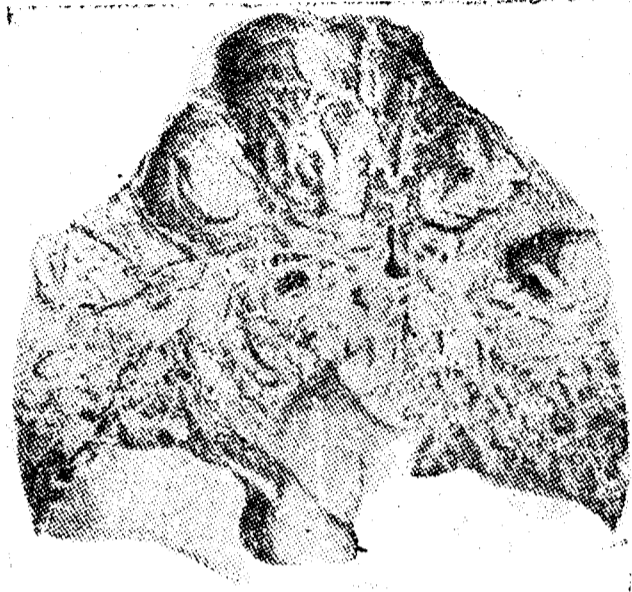
核結頭喉

個的人體裏摘取出來的像我這樣一個膽小的人如何能夠不嚇得魂不附體呢！然而仔細想起來，我們喫魚、喫肉的時候，從不會發生過恐怖的感覺，爲什麼看見了這些標本就不舒服呢？我想不明白這個道理。

跟着院長的脚步，我走進了這個醫院的診療室。這診療室的宏大，我實在不能夠形容，說得近似一點，像一個設備完全的偉大的工廠，裏面安置着在平常的工廠裏不大會得看見的各式各樣的大小小的機器，以及各式各樣的玲瓏巧小的儀器。許多許多的病人在這些儀器和機器之下被檢驗着，診斷着，治療着，醫師們和護士們真是忙得像在努力生產的工人一樣。我巡禮着這些新奇的儀器和機器，從一個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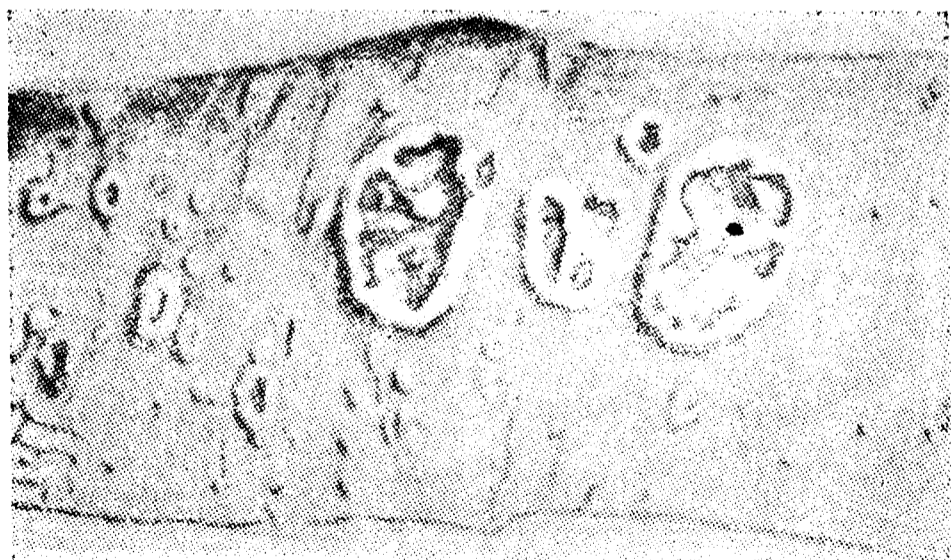


們拯救了被困於結核病菌的魔爪之下的無數的無辜的人的生命。還有那些新發明的特效的藥物，這像作戰的要素的彈藥那樣，許多的鬥士藉了牠們打成了光榮的勝仗。許多無救的病人在他們的有力的監護之下，一個個健康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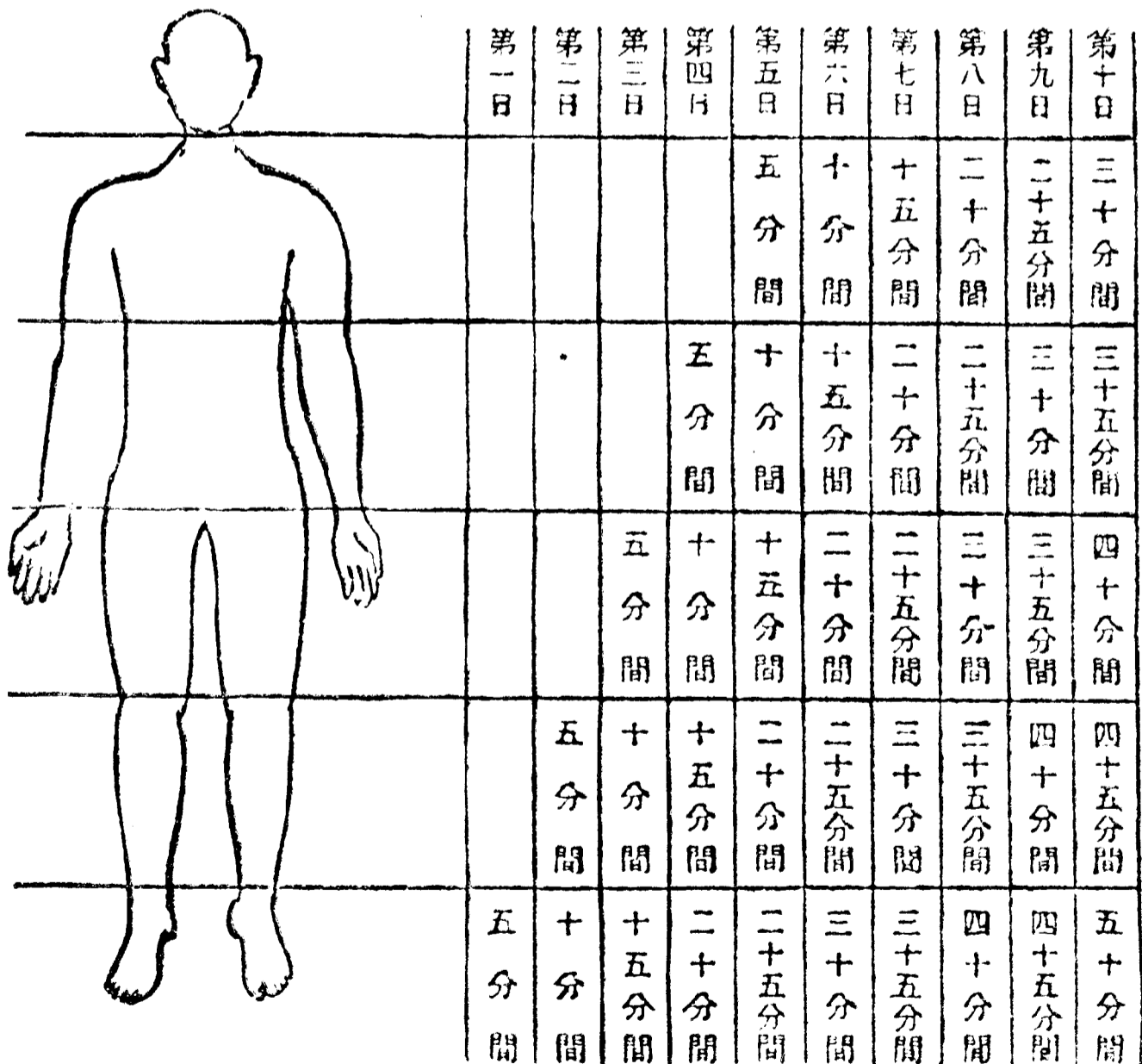
洞 空 的 核 結 肺

的儀器參觀起，直參觀到很大的機器。藉了院長的詳明的解釋，我很容易地明瞭了這些儀器和機器所及於人體的作用和功效。開始是驚奇科學的偉大，終於是感謝科學的恩賜。因了科學的進步所發明的這些作為檢驗，診斷，治療的工具的儀器和機器，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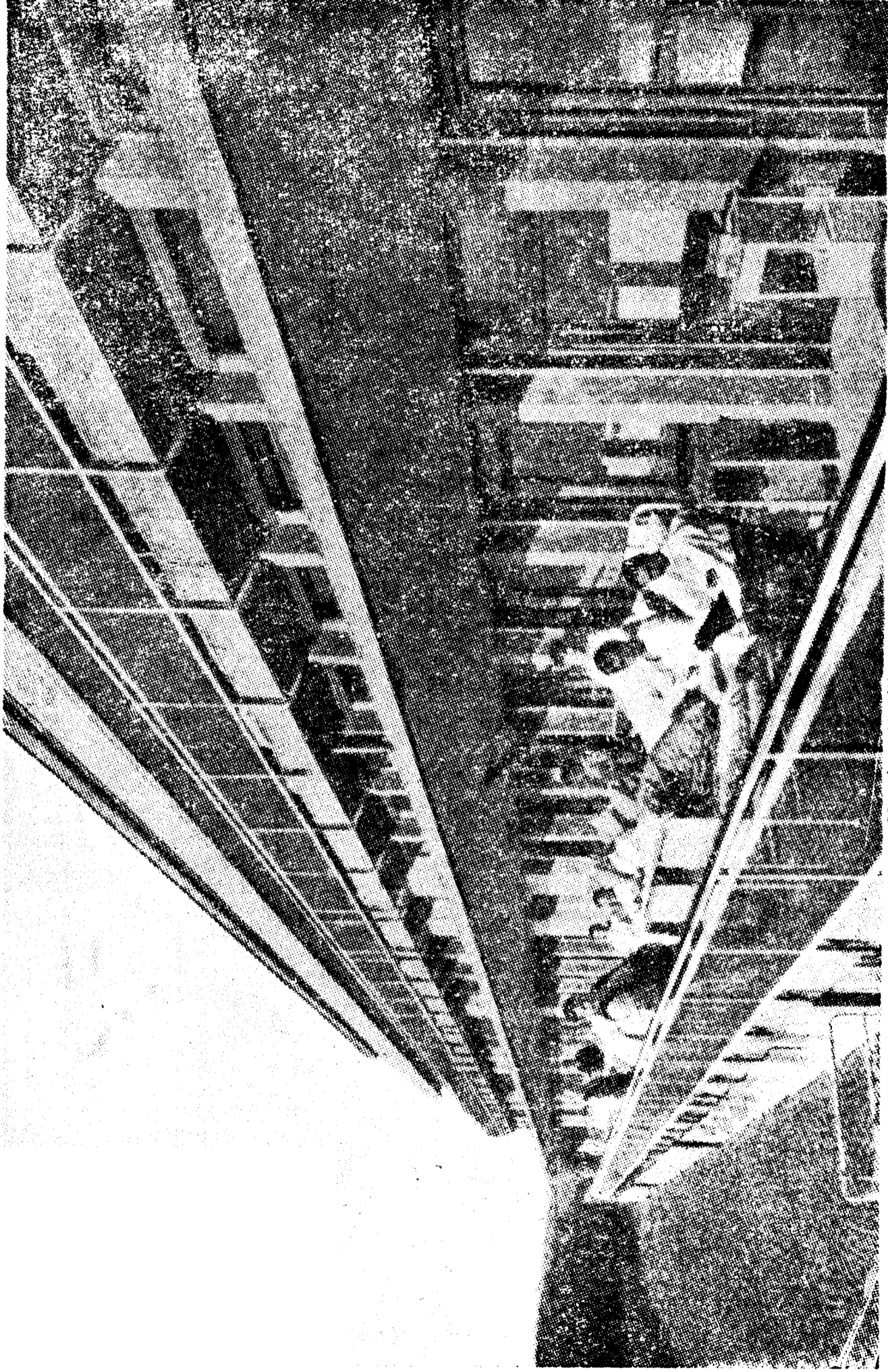


核 結 腸

最使我感到興趣而且  
 欽佩院長的偉大的成就的，  
 就是這個醫院裏所特建的  
 日光療病室。這療病室建築  
 在屋頂上，是完全用玻璃和  
 鋼骨構成的十字形的房屋，  
 四面都是活動的窗門，並且  
 每一塊玻璃都能夠自由啓  
 閉。這座玻璃房屋還能夠自  
 由轉動，無論什麼時候都可  
 以使陽光直射進來，讓全屋  
 子從早到晚都接受着充足



間 時 當 適 的 浴 光 日



日光療養院 (Stuttgart 市的 Waiblingen 醫院)

的日光。據院長說，這個新奇的設備救活了許多無救的病人，因為結核患者特別需要日光，日光的力量能夠殺死那惡毒的結核桿菌，有些病人單靠人工太陽燈的照射是不夠的，而且那麼多的病人，在勢不能夠一一受着人工太陽燈的照射，再說那一筆龐大的電費也是開支不起的。日光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殺菌力很強的熱源，院長能夠充分地利用牠，我深佩他值得稱頌的卓識。

參觀了這個設備完全的肺病療養院以後，我的心裏興起了一個宏願：我願有良心有見識的人們大家聯合起來多多地設立這樣的醫院，使全國的有着結核病的人多得一個獲救的希望，使還沒有被傳染的人多得一個預防的機會。要這樣，那「東亞病夫」的可恥的譏諷才能夠洗刷淨盡哩。

#### 四

退回到幽雅的會客室的時候，我忽然疑懼起來，請求院長替我仔細檢查一下，看我

有沒有肺病。

費去了院長很多的寶貴的時間，檢查的結果，說我也有着結核的素因，而且有着接觸即發的可能，如果不加以預防治療，將來總有一天會發生出來的。

這使我非常焦急，憂慮與恐懼，哀哀地懇求院長予以救助，獲得了院長的同意，即刻做了一個入院的手續。

起先是前來參觀的客人，現在卻變成這個醫院的病人了。

人生也許真是無常的！

# 名貴的演講

|| 癩·痲瘋章

早上傳佈着一個消息，說晚上民衆演講廳裏有講演，講題奇奇怪怪，是從來不曾聽見過的，講員是一位有名的教授，他新近作了一次震驚世界的大膽的旅行，今晚將在民衆演講廳裏講述他的神奇的經歷。

民衆總歸是好奇的，這種新奇的講演，誰都願意去聽一聽。自從這個消息傳佈出來以後，立刻轟動了全城，智的，愚的，男的，女的，大家準備着到民衆演講廳去聽名貴的講演。碰巧是星期六，下午大家沒事做，太陽剛偏西，民衆演講廳前的空地上已經有着很多的人。一則民衆演講廳前的空地本來是民衆平時遊息之所，佈置成一個精雅的花園，花草樹木，足爲民衆公餘怡樂之地；二則等待着民衆演講廳一開門就擠進去，揀個好座位，好聽得真切些。

纔五點鐘，民衆演講廳裏已經擠得人山人海，水洩不通，雖然每次的講演都有着這樣廣大的聽衆，但今晚是格外擁擠了。

民衆演講廳裏電炬輝煌，裝璜富麗，講壇上供着鮮花，花香四溢。講壇後面一排坐着好幾個人，鬚眉已經斑白了的市長，忠厚慈愛的牧師，禿了頂的醫事顧問，擔任這一次講演的教授，和幾個公私團體的代表。

「鏘！鏘！鏘！」外面鐘聲報告已經是開始講演的時間了。

「兄弟十分高興，」市長站起來致詞說，「我有福分看見這廣大的羣衆。我們雖然每星期六有一個演講會，雖然每次都有着很多的聽衆，然而從來不會有過像今晚這樣擁擠的，這固然是因爲今晚的講題太新鮮了，實在也是我們這位有名的教授的令名的賞賜。」

「我們今晚特意請這位剛從世界遊歷歸來的教授給我們講演癡瘋的故事，雖然僅僅是他的見聞和經歷，卻是我們輕易聽不到的名貴的講述。並且我特意請求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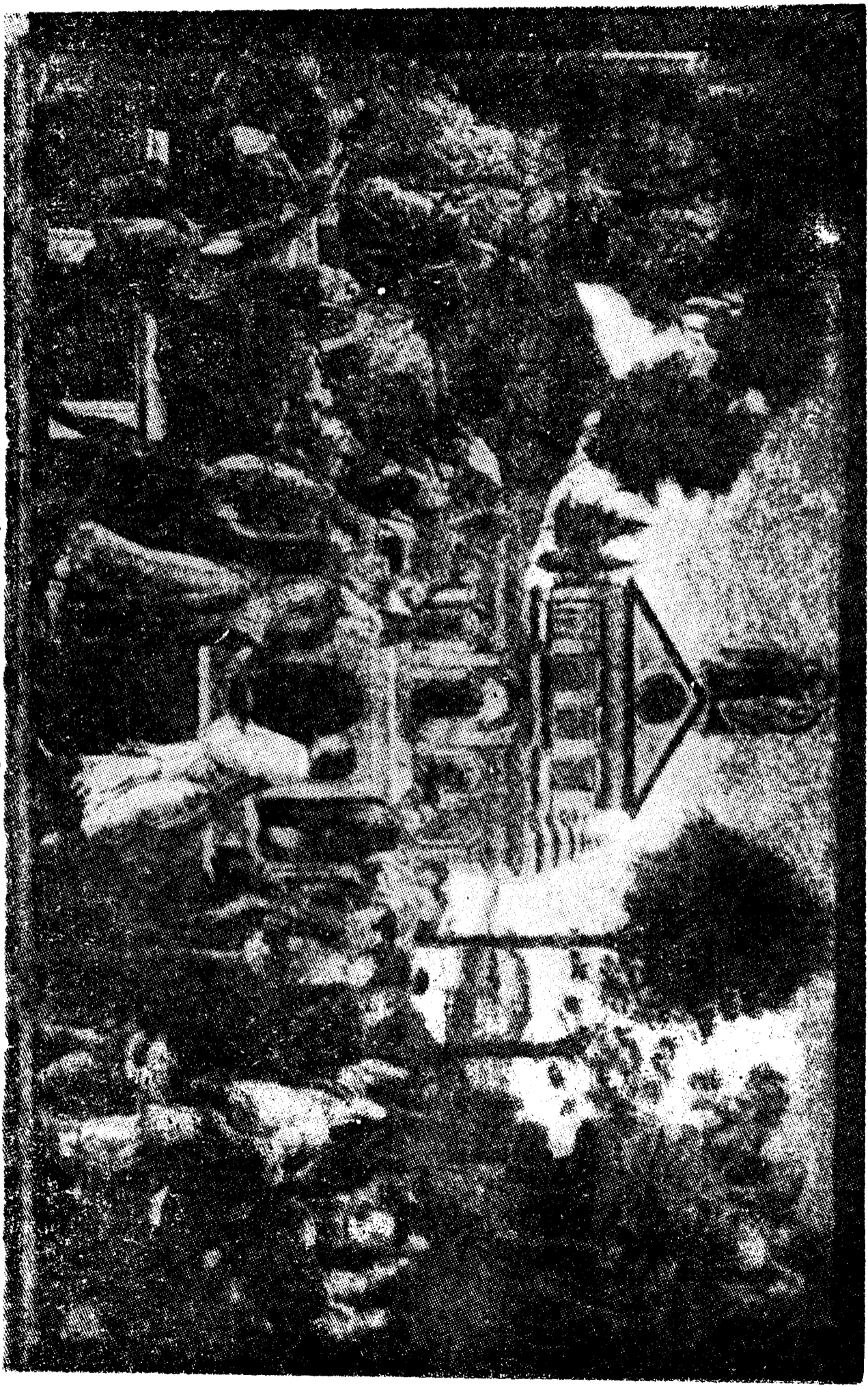
牧師和醫事顧問到今晚這個集會來列席，他們對於這一個講演一定有着很大的幫助的，因為牧師將會從宗教的見地上告訴我們痲瘋的歷史，醫事顧問將會從醫學的見地上告訴我們痲瘋的救治的。

「我想我們應該先請牧師講述痲瘋的歷史，然後請教授講述痲瘋的故事，請醫事顧問講述痲瘋的救治，這樣對於我們是更會多得好處的。諸位，靜靜地聽，準備着聆受名貴的演講吧。」

×

「感謝慈悲的上帝，使我有機會把他的恩典昭示世人，」牧師站起來說，「使你們知道他是正直無私的上帝，是忌邪崇正的上帝。痲瘋這一種病症，在古時候是沒有的，據經上的記載，第一次出現於摩西之前，上帝吩咐摩西領導他的子民出離埃及，摩西不肯聽從上帝的話，想逃避責任，上帝就叫摩西的手長了痲瘋，但立刻叫他復原了，使他知道上帝是有權能的。第二次是因為米利暗無故毀謗了上帝的僕人摩西，上帝向米利暗發

癩患者的清潔禮 (Vatikan 宮 Sixtus 禮拜堂內的壁畫)



怒，就叫他滿身長了痲瘋。從此這世界上就有了痲瘋。據經上的記載，痲瘋是不潔之症，患了痲瘋，皮膚就變白，甚至連毛髮也變黃變白了，並且皮膚上還會長起結節，發生潰爛，直到四肢都爛斷了。這是無法醫治的病症，是上帝用來懲罰不遵行他的旨意的人的病症。患了痲瘋的人，他不但被上帝所厭棄，並且被世人所厭棄，他要撕裂衣服，蒙着嘴臉，孤居野地，遇見了人，就要高聲地喊：『不潔淨了！不潔淨了！』使人遠遠地就知道避開，免得也一樣地沾染了痲瘋。患痲瘋的人無法醫治，離羣索居，一直到死，這在人生的經歷中是最痛苦不過的了。

「在歐洲，最初沒人知道痲瘋，直到主前六十一年羅馬邦貝將軍征討敘利亞以後，他的軍隊回到歐洲，就把這痲瘋的病症帶到歐洲來了。

「在現代，全世界凡有人跡的地方，差不多已經佈滿了痲瘋症了，統計起全世界痲瘋患者的人數來，已有一千萬以上，尤其是印度，中國，以及太平洋諸島上，痲瘋已成了一種常見的病症。

「這是上帝對不信他的人的一種刑罰，願他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樣。亞們。」

×

「兄弟非常高興，給我在這次旅行中看見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慘象，」教授站起來說，「那就是可怕的癡瘋的慘象。」

「從聖經上，從別的書本上，我很早就知道了癡瘋的慘痛的歷史，我總以為事實上不會這樣慘不忍觀的，但在這次的旅行中，給我親眼看見了慘不忍觀的癡瘋區，於是我只好相信了。」

「這次我旅行全世界，走到了希臘的雅典，一進城就聽見一個驚人的消息，說在離開雅典城不遠的克里脫島的東端那邊有一個小島，這島的名字叫做斯賓那隆加，在這個小島上有着中古時代的威尼斯人的宏偉的建築。這小島在中古時代的地中海裏是一個名勝的地方，遊人是絡繹不絕的。在如今，中古時代的宏偉的建築依然存在，卻不再

是名勝的風景區，已經變成了慘不忍觀的令人戰慄的地方了。這地方已經好幾個世紀沒有遊人，在那裏只住着一些長了痲瘋的人。希臘的政府選定了這個小島做成了痲瘋區，凡已經醫生判明了的痲瘋病人，就送到這個小島上去隔離起來，政府給他們每人每天兩角半錢，藉以生活，他們的生活是可以無憂了，可是從來沒有生還的希望。

「我聽了這個新鮮的消息以後，頗想渡海過去看看，一來想瞻仰一下中古時代的偉大，二來也想看一看痲瘋病人究竟成了什麼樣子。想雇一個嚮導領着路，可是，甚至我出了重賞也雇不到一個人，他們以為斯賓那隆加是一個不潔之島，去了會把這倒霉的病症帶回來的。除了衛生當局以外，誰也不敢冒險前去。

「可是，愈是這樣，卻愈鼓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盡了種種方法，我抱定了決心，即使是我一個人，也非渡過去看他一看不可。到最後，終於給我找到了進入死島之路，而且也終於生還了。

「在那時候，剛巧有一個新被判明的痲瘋病人將要送到這可怕的死島上去，我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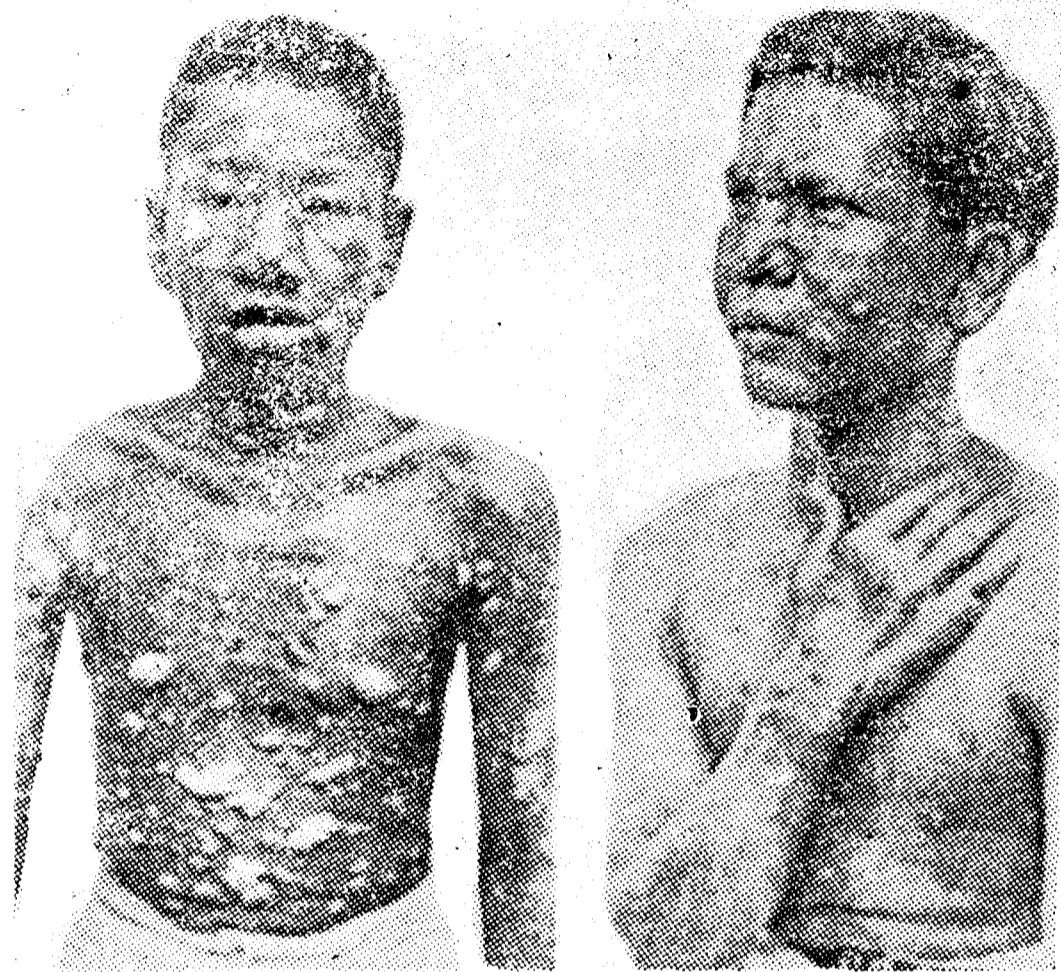
知了這個消息以後立刻去懇求衛生當局允許我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當局終於允許了我。於是我先自乘坐汽車，馳到克里脫島的極東的一個小鎮上等着，當局派人押了癲患者到達的時候，再一同搭輪前往。

「這隻輪船是專門運送癲瘋患者到死島上去的，除此以外，不作別用。這次與我同輪被送入死島的癲瘋患者是一個亞令匹斯山附近的鄉村中的年輕的農夫，據說他很早就感染着癲瘋症了，直到最近才被衛生當局察覺出來，硬生生地被迫着遣送到癲瘋島。但在我這個不懂醫學的門外漢看來，這位農夫還是好得和健康的人一樣，不知道他是那一世的冤孽，會遭逢這樣的不幸。

「船鼓着輪，破浪前進，繞過一個海峽，便看見像一塊大麵包浮在海面上那樣的一個孤島，那就是我的目的地斯賓那隆加島。我瞥見了這一個孤島，我的心不自覺地跳得非常厲害，想着我將要看見一個悲慘的世界，我怎麼能夠不驚心動魄呢。

「輪船快靠近這個孤島的邊岸的時候，看見島上有三個人走攏來，幫着繫纜攏岸。

我震驚得幾乎縮退回來。我實在不敢相信在這文明的科學的世代，還會有肢體殘缺的城市的壯麗的城門的時候，我看見一羣病人集坐在城門口的一隅在曬太陽，立刻使



癩節結之膚皮部體及面顏

這三個人的皮膚白得像一張白紙，眉毛完全脫落了，像我們的歡喜畫眉的女子在還沒有化裝的時候一樣。這就是被囚禁在這個死島上的痲瘋病人，雖然他們不會顯露出什麼病症，可是他們那種白如紙張的皮膚，已經夠怕人了。

「我們離船上岸。衛生當局的派員押了新痲瘋患者去交給駐留在這個島上的牧師和醫生。我就開始着我的遊歷。」  
「當我走進這個中古時代的偉大





了古老的街道。

「中古時代的建築已經頹廢得不成樣子，不再雄偉了，街道也荒蕪得幾乎沒有了行人。這原因是因為在現今這個古城裏，只住着三百多個痲瘋病人，除了駐留在這裏的一個醫生，一個牧師和幾個守衛者是健康無病的人以外，再沒有健康的人了。這樣一個

癩患者

活人。這一羣病人，缺肢殘體，已經是一些僅存一口活氣的死屍。他們看見我，只翻起無神的眼皮看了一眼，並沒有什麼表情，大概他們以為我也是和他們落了同樣命運的同伴者吧。我看見了這種悲慘的景象，簡直不敢多看一眼，飛快地走上



大城市，只住着三百多個人，自然是愈顯得荒涼了。

「我走過一個露天的咖啡館，那裏是骯髒得不堪。在他們是無需乎清潔的，他們每一個人，都得了這不潔之症，都有了同樣的悲慘的命運，只不過五六年光陰，就要離開這個世界，自然用不着清潔了。我看着現在還能夠安閒地喝着咖啡的人在不久的將來也要皮腫肉爛，缺肢殘體，我的心就非常厲害地驚悸着。



(面獅)癩節結的膚皮面顏

「雖然慘不忍觀的現象到處呈現在我的眼前，我卻努力地裝做鎮靜的樣子，悠然地瀏覽着島中的建築和風景。當我在一座房屋的門前看那門簷的雕刻的時候，一個衣著頗為整潔的痲瘋病人走過來向我招呼。這個病人的病象已經顯得嚴重起來了，臉上的皮肉變得凹凸不平，也許不久就

會潰爛了吧。然而這個人的說話卻非常文雅，舉動很有禮貌，看去不像一個粗下的人，引得我歡喜和他談話。在談話中，他講給我聽他的歷史：

「『我是雅典大學的一個法科學生，』他這樣說，『我的身體素來是很健康的，但不知道怎麼一來，我的面部慢慢地長起腫塊來了，我的指節慢慢地僵硬起來了，當我被衛生當局判明是可怕的痲瘋症的時候，我驚駭得幾乎發狂。我從來不曾看見過一個痲瘋病人，我怎麼竟會感染到這種不治之症呢。』

「『我初來這個島上的時候，這裏的醫生曾經盡心竭力替我診治，可是，雖然想盡了種種方法，卻終歸無效，我的病象只會一天天地嚴重起來。——對於這件事，我現在已經毫不關心，我知道了我的命運，我明白我將來會變成怎樣的形狀。我現在已完全沒有了希望，我只祈求着等到我的形骸變成不堪設想的時候，我的心也跟着變成麻木不仁，使我不會感到什麼痛苦才好。』

「他的故事實在太慘痛了，他是平平淡淡地這樣講述了，我卻聽得幾乎流下淚來。」

「我擒着眼淚向前走，我又遇到一個曾經頗有作爲的痲瘋病人，他曾經在美國做過十多年事。他在紐約得了病，一開頭就是面部腫脹，兩手生瘡，他以為這只是因爲北地高寒，水土不服的緣故，只要希臘的美酒和暖日，病就會好了。於是他回到了故鄉，喝了幾天美酒，曬了幾天太陽，誰知他的病非但並不見好，反倒蔓延開來了。他沒有辦法，只好去求醫診治，醫生立刻判明他患了痲瘋症，於是他的厄運就開始了。」

「他在這個死島上已經度過了四年光陰，現在已經兩手爛去，雙目失明，說起話來氣息僅續，大概離開死期不遠了。」

「『我大概還有一年的光陰，度過了這一



掌猿的者患癩

年，我的生命就完了。——我已揀好了我的葬地，在那裏我可以憑眺海天的風光。」他這樣結束了和我的談話。

「費了近一天的光陰，我差不多走遍了全島，這島上的三百多個病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差不多全都面過了。從皮膚剛變白的病人到已經體殘肢缺的病人，那種差



斑紋瀨

不多是一般的慘不忍觀的現象，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地方。我置身在這個環境裏，幾乎置身在夢境裏。

「還有一件慘不忍說的事，就是在這個死島上還有着男女的關係，痲瘋症滅絕了他們的生的希望，卻並不會滅絕

了他們的性的機能，於是在牧師的儀式下他們也結婚了，而且也生育了。最可憐的是這些被生下來的孩子，平白無辜地一生下來就遺傳着他們父母的不治之症。不會給他們一線生的希望，只在這世界上曇花一現似地完結了。這簡直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我在這個死島上足足停留了一天工夫，飽看了這一生也許祇會看見一次的驚心動魄的慘象，我的心彷彿被鎖住了似地感到疼痛。當我回到輪船上的時候，有二十多個癡瘋病人緊跟在後面，彷彿送行的親朋一樣，一直送我上船。當我們的輪船漸漸地離開這個孤島的時候，我看得出他們的悵惘的神情逐漸逐漸地加重起來，這是難怪的，在他們的意象中，只看見癡瘋病人一個一個地送到這個島上來又一個一個地在這個島上無可奈何地死去，卻從來不曾看見過一個生活着的人活生生鮮健健地離開這個死島——『由於這個人的離去，也許是我們得獲生還的預兆吧！』這二十多個送行的病人也許在迎風遐想。

「這不過是在我的全旅程中的一個見聞，然而這印象太深了，我直到現在還每夜

做着惡夢哩。」

×

「癩瘋，這討厭的病症另外有一個名字叫做癩，」醫事顧問站起來說，「在醫學的分類上屬於皮膚病。古時候以為是上帝的刑罰，後來說是人類的遺傳。現在醫學界研究的結果，證明這不過是一種慢性的傳染病。這是

自有癩病以來直到一八七四年才經漢森氏證明的。漢森氏發見癩病患者有一種癩桿菌存在着，患者的鼻液、口涎、乳汁、尿、組織和潰瘍內都有着癩桿菌，並且還能夠存在於患者動用過的衣服上、器物上，像聖經上說的那樣。

「癩桿菌攻襲人體有兩種方式，就是皮膚和神經。攻襲了神經所發生的癩病，我們稱牠做



癩桿菌





剖解的癩節結

神經癩，攻襲了皮膚所發生的癩病，我們稱牠做結節癩。神經癩所發現的病象是神經漸漸麻木，皮膚發生許多斑紋，漸漸全身的皮膚都變白了，甚至毛髮都變白了。結節癩所發

現的病象是皮膚發生結節，而至於潰爛，終至於體殘肢缺，但因為神經麻木的緣故，會不感疼痛。神經癩的發生次序是：在顏面、軀幹、四肢發生許多大小不同的斑紋，這種斑紋，起初是淡紅色，漸漸變成紅褐色，終至變成黃褐色；變成了黃褐色以後，這種色素漸被吸收，減退而終於變成了白色。結節癩的發生次序是：在顏面、軀幹、四肢發生許多大小不同的結節，特別在顏面，會漸漸

構成一個難看的獅面，這些結節漸漸紅褐，黃褐而浸潤，終於潰爛。癩病桿菌不但侵害着神經和皮膚，甚至連內臟也受其侵害。一個人傳染到了癩病以後，因為牠是慢性的傳染病的緣故，所以進行很緩，漸漸呈露病象，漸漸感覺麻木，漸漸發生潰瘍，漸漸兩種病型混合起來，漸漸歸於死亡。

「癩病的傳染是不限年齡和性別的，不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律都會傳染。因為牠是一種慢性傳染病，所以不為一般人所注意；又因為牠的潛伏期長短無定，可以從幾個月到幾年，所以即使被傳染了，也會忽於注意，毫不察覺，等到病發，那就一發不可收拾哩。

「癩病的發作，通常是有着前驅期的，在發病之先，大概先來彷彿瘧疾那樣的時發時歇的熱候，同時神經、肌肉和關節部都感到刺痛，有點像風濕病的症狀那樣，可是這不過是人生的病象中最普通、最常見的症候，誰又會料到這就是那討厭的癩病的前驅症候呢。因此癩病到被判明的時候，終歸是已經病象顯著的了。



「癩病到病象顯著以後，通常再度過五六年慘苦的光陰，他的生命就完結了。但如果是單純的神經癩，也有會生活過二十年左右的。

「癩病這一種討厭的慢性的傳染病，在從前是大家以為毫無辦法的，發見癩病患者，唯一的辦法是把他隔離起來，任他自滅。現在，醫學界已經找見了一線曙光，能夠利用大風子油的製劑去醫治他，只要不是已經到了完全絕望的程度，多半是有希望全治的。不過醫療時期卻很長，總得要一年乃至四年的長時間纔能見效。

「癩病已經佈滿了全世界，估計起來，患者的人數有一千萬左右，而亞洲的數目要比其他各洲多。在中國，據估計要佔全世界患者的三分之一，事實上這種估計未必確實，然而這個數目也夠驚人了。

「廣東福建兩省的癩病患者最多，而雲南廣西貴州安徽湖北江西江蘇浙江山東四川山西陝西甘肅各省也到處有癩病患者存在着哩。

「全世界的醫學界現在已經努力做着滅癩運動了，到處有癩瘋救濟會，到處有癩

瘋病院，我深深地熱望着不久的將來，這可怕的癩病會在醫學界的努力之下從這世界上絕迹了哩。」

×

「今晚的講演已經完畢，祝諸位聽衆晚安！」市長站起來結束了這個集會。廣大的聽衆在緊張的情境之下懷着一顆悸懼的心散出了民衆演講廳。

空白页

# 第一號病人

|| 砂眼章

有一天，我忽然發了一個奇想，化了兩塊錢，跑到一位眼科醫師的診所那裏掛了號，呆呆地靜坐在候診室裏，等候眼科醫師的光臨。

候診室裏漸漸地坐滿了人，男的，女的，都是爲請求治療眼病而來的，每一個人的眼病各不相同：有的眼珠佈滿了紅絲，紅得像鴿子眼；有的眼皮爛得睜不開來；有的眼睛裏流下眼淚來，彷彿在哭；有的不停地在眯眼，眯得十分費力；然而卻也有幾個像我一樣的人，眼睛好好的，看不出有什麼毛病。

這一羣病人擠在候診室裏等醫師，頗有一點不耐煩的樣子。

「第一號！」護士像法庭裏傳呼監犯的庭警那樣從診療室裏傳呼出來。我來得最早，我就是第一號病人，於是我應聲走進了診療室。

診療室裏的光線很充足，照得全室通明，靠壁一張寫字臺，收拾得十分整潔，寫字臺邊一架玻璃櫥，櫥裏盡是些雪亮的眼科所必不可少的器械。醫師穿着西裝坐在寫字臺前，年紀很輕，卻已經在上唇留着一撮短鬚，看去像一個外國人，戴着一副時式眼鏡，這眼鏡在他並不是一種裝飾，我看出他是近視眼。

醫師向我招呼一下，請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你覺得眼睛有點不舒服嗎？」醫師問我。

「不，我的眼睛沒有毛病。」我說，「我不是來治病，我是來問病的。」

「很好，那末你想問什麼病呢？」

「我想知道現代的所謂砂眼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病症，請求你不吝賜教。」

「很好，我很願意盡我的知能告訴你，可是我的診務很忙，你且寬坐在旁邊，讓我一邊診療，一邊告訴你吧。」

於是我退坐在寫字臺的另一邊的椅子上。護士接着把第二號……的病人傳呼進

來

「砂眼是眼科諸疾患之一，」醫師一邊治療病人，一邊和我談話說，「在現代，患砂眼症的人是很多的，尤其是在都市或者人烟稠密的地方……」

「砂眼的病象是怎樣的呢？」我急想知道砂眼的症狀，沒等醫師的話說完，就這樣發問。

「砂眼發病在眼瞼的裏面，就是眼結膜上面發生炎症，充血，生起顆粒樣的東西。」

「那末爲什麼稱做砂眼呢？」

「砂眼這病症，在最初本來並不就稱做砂眼，當時大家只稱牠做埃及眼炎或軍隊眼炎的。」

「怎麼會稱做埃及眼炎的呢？」

「因爲這病症最初發現在埃及，流行很廣，埃及的居民，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患着這病症的，所以就稱牠做埃及眼炎。在當時，埃及的砂眼症，說起來實在可怕，曾經

有人在開羅市的最繁華的市街上加以調查，第一次在十五分鐘以內發見十個盲人和三十二個瞎了一隻眼睛的人，第二次在十五分鐘以內竟然發見十六個盲人和六十一個瞎了一隻眼睛的人哩。」

「砂眼怎麼會使人瞎眼呢？」

「砂眼症如果不加以治療，結果往往會釀成瞎眼的。」

「這病症既然稱做埃及眼炎，怎麼又稱做軍隊眼炎呢？」

「這名稱是一七九八——一八〇一年拿破崙遠征埃及以後才開始的。那時候，拿破崙一世統率了三萬五千兵士遠征埃及，軍威遠震，所向無敵，不料這時候兵士們突然受到非常嚴重的急性砂眼症的襲擊，軍隊是人烟稠密的地方，所以就立刻盛大地流行起來，這常勝的軍隊不得不因而退卻，於是砂眼症就跟着軍隊輸入法國了。不久，住在法國的英國軍隊也就患起這種病症來了。後來，這些軍隊被遣散歸鄉，這病症就被帶到各處，凡兵士到處，立刻就普遍地發生起來，沒有多少時候就傳播遍了全歐洲。在歐洲人看



來，這病症是從軍隊發生的，所以就稱做軍隊眼炎。」

「這病症既然稱做埃及眼炎或軍隊眼炎，怎麼後來又稱牠做砂眼呢？」

「一則是有別於普通眼炎的緣故，因為無論那一種眼病，只要有發炎症狀的，都可以含糊地混稱為眼炎的；二則砂眼的病症，在牠經過中有着砂粒在眼睛裏的感覺；三則這病症所發生的顆粒中的確存在着砂粒樣的東西；所以後來，直到現在，就只稱牠做砂眼症。」

「這樣說來，這病症大概是因為砂粒或者塵埃之類的東西侵入了眼睛以後才發生的了。」

「不是的，砂粒和塵埃之類的東西侵入眼睛，並不能夠直接發生砂眼症，只是因了砂粒和塵埃之類的東西侵入了眼睛以後，人就常常用手或手巾之類的東西去揩擦，這一揩擦，就造成了發生砂眼症的機會了。」

「手和手巾怎麼能夠使人發生砂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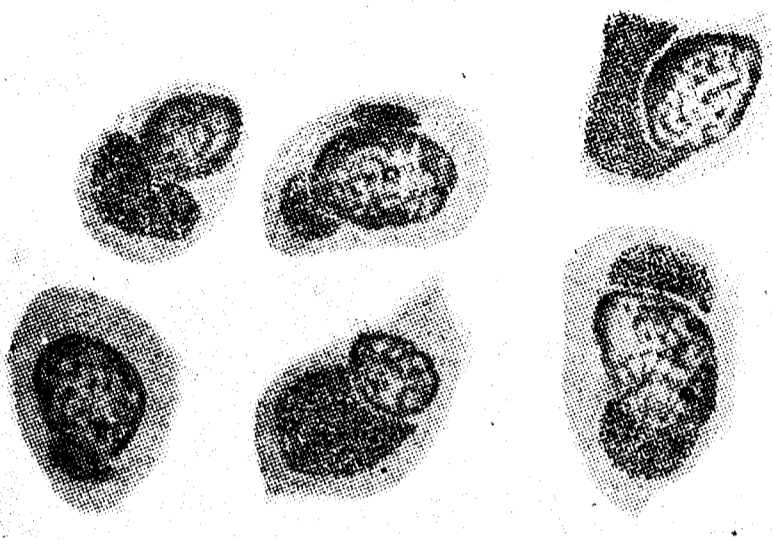
「這是因為手和手巾或者什麼布片之類的東西往往是不清潔的，拿這種不清潔的東西來擦眼睛，就有發生砂眼症的危險了。」

「爲什麼不清潔的東西會使人發生砂眼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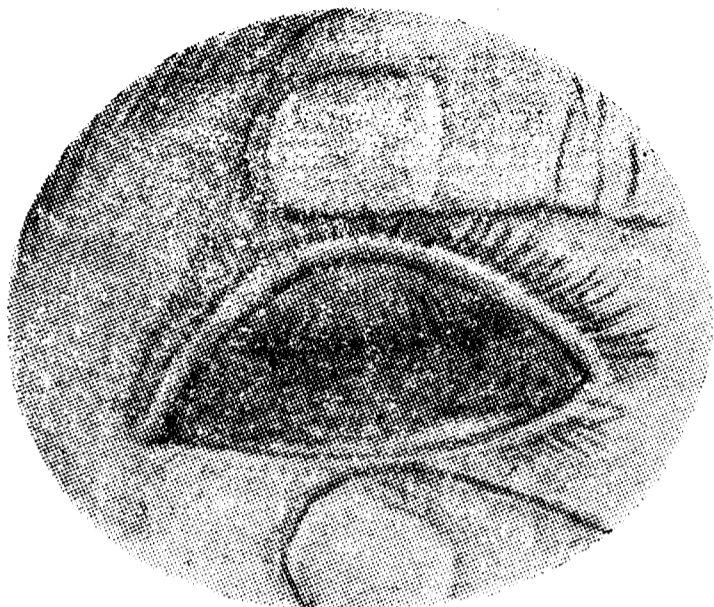
「這是因為砂眼症是有着傳染性的，剛才說過的埃及眼炎和軍隊眼炎的名字，就是因了牠的傳染的現象而得名的。」

「是什麼東西在作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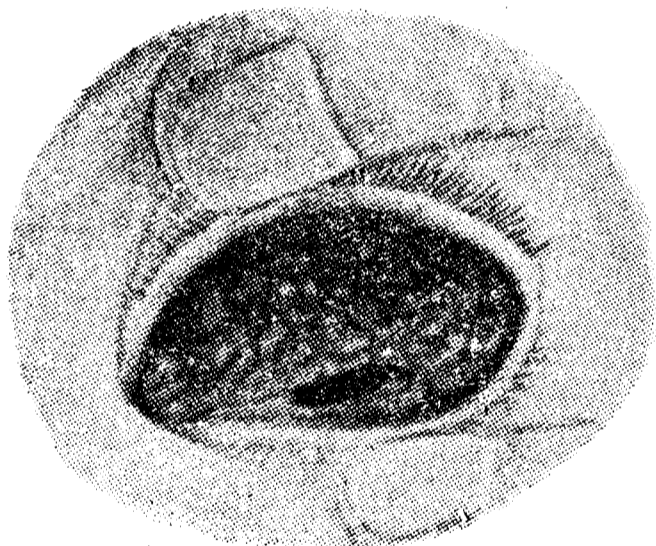
砂眼小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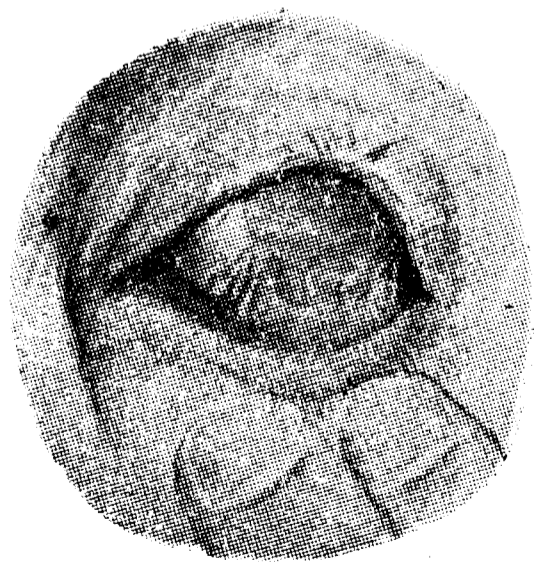
「砂眼症的病原體究竟是什麼東西，直到現在，還不會明瞭，過去很有人費工夫去研究牠，從柯和氏起直到現在，已經有很多學者提出報告了，有的說是桿菌，有的說是球菌，有的說是絲狀菌，有的說是孢子蟲，有的說是球狀原蟲……究竟是什麼東西，到現在還沒有定論。倒是一九〇六年霍夫曼氏和蕭亭氏以及一九〇七年潑羅華才克氏



眼砂期初



眼砂期盛全



着愈球臉兼生亂毛睫的眼砂

所發見的砂眼小體還比較近似一點。可是也有人說牠不是病原體，而只是一種細胞罷了。總之，砂眼症的病原體究竟是什麼東西，現在還沒有定論哩。」

「你能不能把砂眼的一般症狀說給我聽一聽呢？」

「可以。可是單祇說說，你或者有時不會明瞭，趁着我在診療的時候，我就指示砂眼的各個時期的症狀給你看，我這裏的病人很多，砂眼的症例是不少的。——你來看，這是

一種輕症砂眼，稱做乳頭性砂眼症。」

我站起來，走到醫師的左邊。病人坐在醫師的對面，醫師的右手指撐開了病人的左眼的上下眼瞼。我看見病人的上下眼瞼的結膜一片通紅，並且看得見結膜的腺狀層肥大而發生隆起，上皮也跟着這種隆起而構成起伏的皺襞，看去彷彿是新生的肉芽。

「眼瞼結膜下的血管，在健康的眼睛是可以清楚地看見的；」醫師指示說，「如果感染了砂眼症以後，結膜就開始充血，溷濁起來，漸漸變成一片通紅。這是因為砂眼症能使眼睛的生活失去了常軌，眼淚分泌減少，眼睛感覺乾燥，於是眼瞼的動作就頻頻起來。因為頻頻眼瞼，上下眼瞼的結膜就充血而溷濁起來，而且因為砂眼病原體在那裏作祟的緣故，結膜上就發生乳頭性肥大。你看，在皺襞樣的肉芽狀的隆起的下面，不是可以隱約地看得見散佈着黃白色的或者灰白色的小點嗎？那就是砂眼的顆粒，如果這種顆粒漸漸地向表面推移出來，砂眼的病症也就一天天地嚴重起來了。」

「砂眼普通是慢性的病症，牠的進行很慢，所以初初感染砂眼症的人，往往毫不自

覺，等到發見了羞明、流淚、眼脂、異物感、疼痛或者眼睛疲勞、視力障礙等等的自覺症候的時候，砂眼症的病勢已經完全佔着優勢了。到我這裏來請求診療的病人，差不多都是已經發覺了自覺症候以後才來求治的。初初發覺自覺症候即來求治，那末治愈的希望是很大的。可惜一般人缺乏常識，即使發覺了自覺症候，並不立刻求醫，蹉跎復蹉跎，終至釀成了難治的重症砂眼。」

醫師一邊診療，一邊講述，這時候醫師面前已經換了一個病人。

「看，這個病人的砂眼症已經有點嚴重了，」醫師對我說。

我看這個病人，體格中等，年可廿五六，在我這個門外漢看來，他的眼睛並不像有病的樣子，只是外觀上兩隻眼睛有點大小，左眼的上眼瞼微微垂着，看去比右眼要小得多了。——「這個人的砂眼，左眼比右眼厲害，你看他甚至連眼瞼都垂下來了。」醫師說，「這是因為在砂眼症的進行中，上瞼舉肌受着了砂眼病原體的侵襲，發生了麻痹，使牠舉不起眼瞼來。砂眼症只要及早治療，本來是可以全治的。像這個病人的砂眼，雖然直到現在



垂下臉眼的者患眼砂

在蚌壳裏的珍珠。

「這就叫做顆粒性砂眼症，」醫師解釋說，「病勢比乳頭性砂眼症嚴重多了。在這些顆粒裏面，存在着一些砂粒樣的東西，這裏面就有着砂眼病原體。如果不設法除去這些顆粒，則會擦傷角膜，使角膜發生炎症，而起肉翳，所謂砂眼症性垂簾翳，漸漸使視力

才開始治療治愈的希望仍舊是很多的」

說着，醫師翻起了病人的左眼的上下

眼瞼，我看見眼瞼結膜和穹窿部的結膜上

散佈着一些晶瑩的顆粒，而結膜的充血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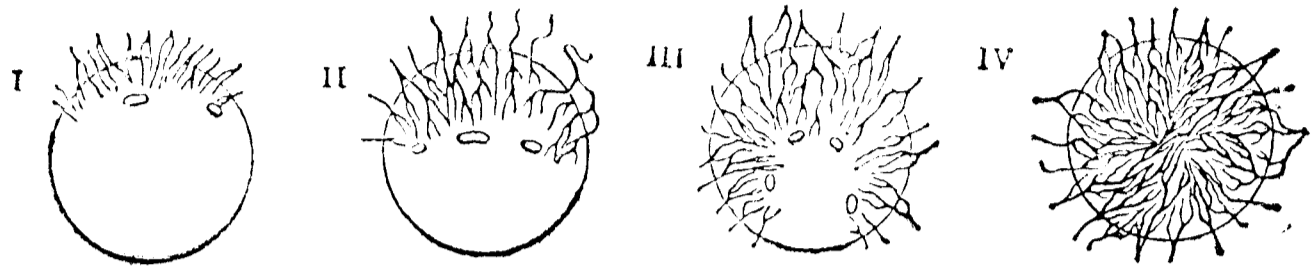
濁的程度，卻並不比前一個病人厲害，這些

晶瑩的顆粒散佈在

眼睛裏，彷彿是勻嵌



眼砂的君忠效金者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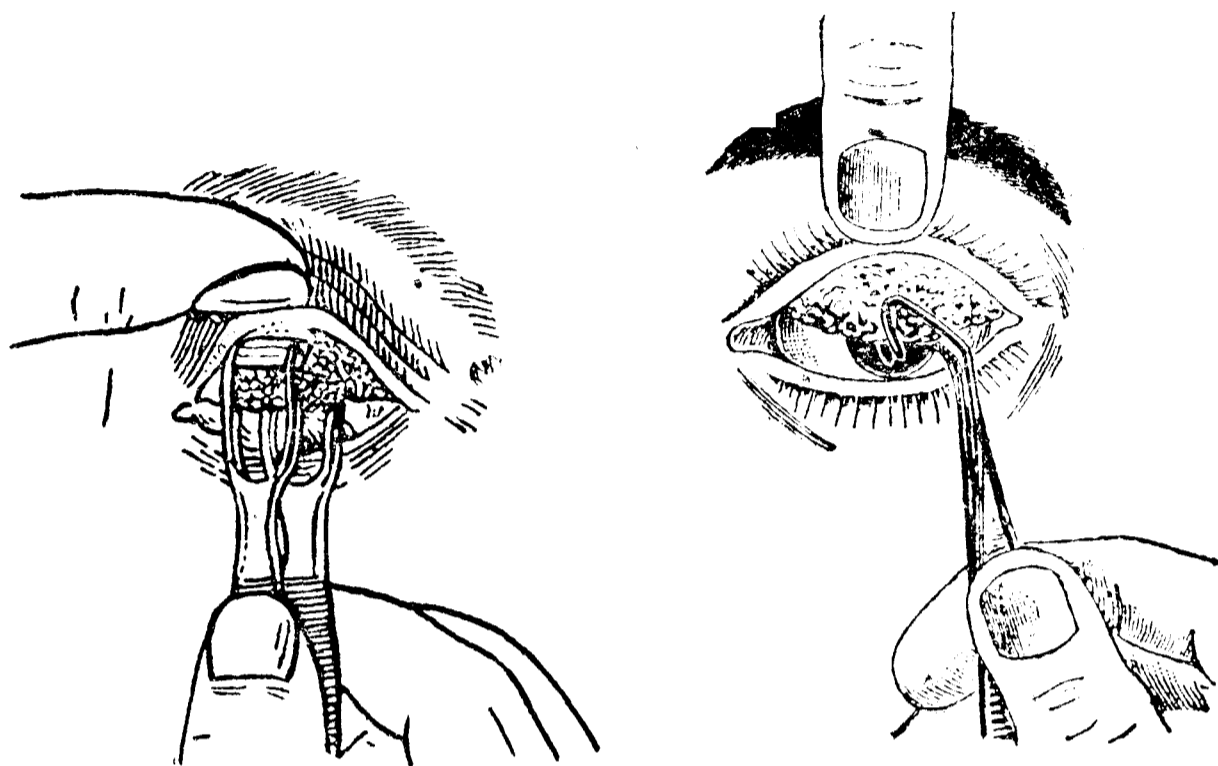


序程行進的炎膜角性眼砂

減弱，而終至於瞎眼的。除去這些顆粒的方法有好幾種：一種是摩擦法，用鈍頭而粗糙的器械輕擦顆粒，使顆粒的表皮擦破，因而把包在裏面的砂粒擦出。一種是壓榨法，用砂眼鑷子或滑車鉗子或壓榨板，拮住顆粒，把砂粒壓榨出來。一種是搔爬法，用內障針切開顆粒，再用銳匙把砂粒搔爬出來。還有一種是烙灼法，用白金烙灼器輕灼顆粒，使牠破滅。此外還有許多方法，大都是各個有名的專家所常用的手術，我們日常所採用的，就是上述的幾種手術。等一會請你到我的手術室裏去參觀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個大概了。」

這時候進來了一個看去非常兇險的病人，兩眼通紅，連眼皮也紅得腫了起來，眼脂很多，羞明的程度非常高，甚至不能夠張開眼來。醫師翻開了上下臉，結膜紅得彷彿在流血，而且滿眼紅絲，實在可怕。

「這個人的砂眼患得太厲害了！」我不期然地這麼說。



法出壓粒顆眼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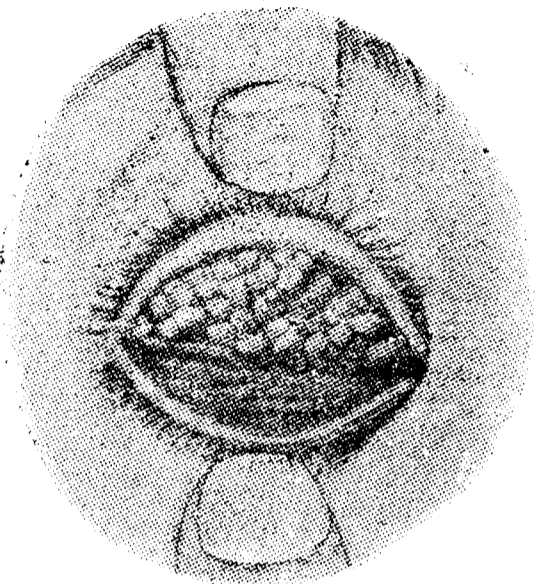
「這不是砂眼症，」醫師笑了，「這是急性結膜炎。砂眼症如果到了這樣的程度，一定已經發生了垂簾翳，而且一定已經發生了睫毛亂生症。砂眼症本來可以有乾性和溼性兩類，這個人的眼病，如果是砂眼症，那差不多已經到了難治的程度了。無論那一類的砂眼症，如果讓牠自由進行着，終歸是要發生睫毛亂生症的。這是因為眼瞼因砂眼症而肥厚起來，以致瞼緣內翻，睫毛亂生，刺激眼珠，結果往往會釀成瞎眼的。這個病人雖然眼睛紅得可怕，卻並不是砂眼症。——僅僅是急性結膜炎那是容易治愈的。」



這時候醫師面前又換了一個病人，眼睛也紅得可怕，醫師把他的眼臉翻起來，結膜上堆滿了晶瑩的顆粒，比剛纔看見的那個顆粒性砂眼症患者厲害得多。

「這個人有着這麼多的顆粒，那一定是砂眼症了，」我彷彿已經懂得了似地半肯定地說。

「這也不是砂眼症，」醫師指出了我的錯誤說，「這是春季眼炎。春季眼炎在型態上有點像砂眼症，卻並不是砂眼症。砂眼症的顆粒差不多是顆顆混圓而同等大的，春季



春季眼炎

眼炎的顆粒卻稍見扁平而大小不一的，牠的互相並列的狀態，有點像用石子砌成的牆壁，這是與砂眼症最大的不同之點。還有，砂眼症的顆粒裏存在着砂眼病原體，春季眼炎的顆粒裏卻沒有這種病原體，這是在顯微鏡下可以辨別出來的。淺見的和疏忽的醫師誤認春季眼炎為砂眼症，自然是常有的事。春季眼炎，大都在春季發病，眼睛發赤，流

淚，羞明，有癢感，到夏天就更增惡，逢到雨天或涼爽的日子，就略感輕快，一到秋涼，就漸次減輕自覺症狀，而終至忘記自己是有病的了，在冬季，眼睛就安全得和沒有病一樣，但一到春天，病症又循環地復發起來了。這是春季眼炎在症狀上和砂眼症不同之點。因為砂眼症絕對沒有這樣的症狀的。還有一種濾泡性結膜炎，淺見的和疏忽的醫師往往也會誤診的。濾泡性結膜炎在型態上有點像初期的砂眼症，在結膜的下部出現着帽針頭大的半圓形顆粒，呈透明而有水泡的外觀，這是從圓形細胞的羣簇而成的濾泡性結膜炎，並不是砂眼症。

「看吧，這是膠狀砂眼症，」醫師翻起另一個病人的眼瞼的時候對我說，「是顆粒性砂眼症的更進一步的症狀。顆粒性砂眼症如果不加治療，顆粒因症狀的進行而漸次變大，漸次軟化而形成膠狀，而且會使鄰近的顆粒融合起來，看去成爲不整齊的膠狀的軟疱。這個病症再進行下去，膠狀的軟疱就會破潰，結果往往形成癍痕而使眼瞼變態，睫瞬不自由的。」

「砂眼症既然這樣討厭，那末患了這病症的人爲什麼不早早求治呢？」我幾乎疑心醫師有點過甚其辭。

「就是因爲一般人缺乏常識的緣故，」醫師解釋說，「一般的砂眼症的經過是頗爲緩慢的，對於經過緩慢的病症，即使是傳染病，也不會有注意的，你看，結核病的普遍，不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

「那末要怎樣注意才能夠不患砂眼症呢？」

「說起來其實是很容易而且很平常的事。第一要注意清潔，絕對不可以用不潔的手指或者不潔的手巾和布片之類揩擦眼睛，因爲砂眼症的傳染是靠接觸這一個機會的。砂眼病原體不是肉眼所能夠察覺的，所以絕對不可以取用公共場所裏公用手巾和公用的洗盥器。即使在家庭中間，也應該把各人所使用的手巾或洗盥器個別地分開來。這樣，即使偶然有一個人感染了砂眼症，也不至於立刻傳染全家了。一有了砂眼症的自覺症候，立刻請求醫生治療，絕對不可以因循遷延；即使並沒有自覺症候，也應該常

常請醫生檢查。能夠這樣，才有防免感染砂眼症的希望。」

「那末，就請你檢查檢查看，我有沒有砂眼症？」我一時好奇起來。

「哦，你已經感染着砂眼症了，」醫師檢查過了我的眼睛以後這樣說，「不過是極輕微的，所以你還不會發覺自覺的症候。我現在給你一瓶藥水，你拿回去點眼，不久就會好的。——你是一個學生，你的砂眼症一定是從學校裏傳染得來的。學校是一個人烟稠密的地方，是傳染砂眼症的好場所，所以學校和都市，砂眼病人是特別多的。但只要嚴守清潔，注意衛生，其實也可以避免的。」

經了醫師的提示，我才記起來同房間的同班的同學是患有眼病的，而我們之間也的確混用着洗盥器，因為這房間是有着時式的衛生設備的。

「現在請你到我的手術室裏去參觀我的手術吧，」醫師打斷了我的回憶。於是我跟随着走進了手術室。

空白页

一封書信

非疥瘡章

「敬愛的先生們：

當你們接讀我這封信的時候，一定感到奇怪的吧？是的，一個素昧平生的人，自然沒有名分給你們寫信，然而有一個事實是可以陳明的，就是，我敬愛你們，信賴你們。因了敬愛和信賴，就使我有膽量寫這封信了。

自從聽得了你們的關於痲瘋這一種病症的名貴的演講以後，使我明白了痲瘋的歷史和病狀，——那是一種多麼討厭的病症啊！

可不是嗎？你們的演講是必需的，你們的工作是偉大的，因為你們的工作會促起愛

人類的思念，你們的演講會喚起人們對於痲瘋的注意。我相信，至少我是已經領受到這一個偉大的教訓了。

我現在明白，痲瘋這討厭的病症，雖然不一定是神對於人類的譴責，卻實實在在是一種可怕的慢性傳染病，因為牠的經過極慢極慢，所以就沒有人注意罷了。

可是，敬愛的先生們！雖然我感謝你們給予了我這種值得寶貴的知識，而這種知識卻立刻無情地把我摔倒了！啊！我是多麼可憐啊！我發覺我竟然是一個痲瘋病人哩！

苦啊！我的年紀，還是很青很青，我的志願，我的希望，我的努力，我的祈求，一切的一切，從此都墮入了虛空，我的一生從此完結了！

我是一個年才十六歲的中等學生，我生來就不很健康，我的父母立意改善我的環境，就讓我住在這個城市的一所著名的學校裏讀書，甚至連寒假和暑假的時期裏也不讓我回去。因為我家的環境太壞了：父親是一個終日沈湎的酒客；母親是有肺病的哥哥；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養成了兇暴的性格，常常無端打人；妹妹是一個白癡患者，一天到



晚呆呆地呆呆地坐着，不動也不響；在這一個複雜的家庭裏主持家政的，只有我一個聰明能幹的姊姊。姊姊真能幹，男子們辦不了的事，她都辦得很好，然而她也實在太苦了，她愛這個痛苦之家，寧願犧牲了自己的終身福利，立意不嫁，忠心耿耿地支持着這一個畸形的家庭。

我在這個畸形家庭裏算是一個最有希望的人，因此我在家庭的地位最優越，我可以在這裏安心地讀書，優遊地生活。然而魔鬼在嫉妬着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就感染着這討厭的病症了。

我受病已不止一年，以前我漠然毫不知曉，如今因為你們的演講，使我突然感覺到——啊，願神也會像眷顧他的僕人約伯那樣眷顧我，我終於是會得救的。

自從我發覺了我是一個不久即將皮腫肉爛，缺肢殘體的人——不，說不定我現在已經無救，啊！多麼悲痛啊！——我就竭力思索，想找出一個致病之因：我的家族，從古遠的祖先直到現在，不曾有過一個癡瘋病人；在戚族中，憑着我的記憶，我檢索不出一個患着

癡瘋的親戚；朋友，除了這裏的幾千同學以外，我沒有朋友就在。這幾千同學中間，我也檢索不出誰是有着癡瘋的嫌疑的。

檢索，檢索，啊，感謝上帝給我所羅門一樣的智慧，我終於檢索出來了。

當我剛走進這個學校的時候，我是人地生疏，孤寂無依，尤其是到了夜晚，我就厲害地害怕起來。我怕鬼，我怕這些生疏的人面，我怕這個摸不着頭腦的廣大的地方。於是我不偷偷地傷心地飲泣，愈想愈害怕，愈哭愈傷心，終於大聲哭泣了。

這哭聲給隔房的同學聽見了，他就走過來慰問我，陪伴我，我非常感激，我們就在牀睡了。

這一夜我不會入睡，張着眼睛看天明。

第二天起來，身體覺得疲憊，精神也很不安，而最感到不舒服的是身上彷彿有什麼螞蟻之類的小東西在爬動似的，到處在癢。一個剛從鄉村到城市的小學生懂得什麼呢，用指到處搔癢就算了。

第二夜因爲害怕，仍舊請求那位同學伴我同睡，出乎意外地睡得很好。可是身體上的癢感最難受，我的雙手的搔動，幾乎沒有了休止的時候。

我和那位同學一連同睡一個星期，這才發覺那位同學也和我一樣地在到處搔癢，我問他是什麼緣故，他說他也不知道。我留心看看他的皮膚，他的皮膚有着一點一點的暗褐色的斑痕和一顆一顆的淡紅色的蓓蕾，彷彿是秋夜的天空滿佈着的星辰似的，我問他這是什麼東西，他的回答依舊說是不知道。

我恨惡不清潔的人，從那天起，我不再要他同睡了。

可是，不幸得很，我的身體上也像那位同學一樣，發見蓓蕾了，東一粒，西一粒，癢得難受，一抓就破，破了以後，就有一點黃水流出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病症，想當由身體的不潔而來，試爲洗澡，經熱水燙過以後，感到非常舒服，可是不久又癢得難受起來，於是我天天洗澡，甚至一天洗兩三次澡。說也奇怪，那使人癢得難受的病症，居然在頻頻的洗澡中，漸漸地，漸漸地，不知不覺地消失了。

病症消失了，皮膚不癢了，蓓蕾樣的東西沒有了，除了皮膚上殘留一些暗褐色的斑點以外，身體光潔得彷彿不會有過那種病症一樣。

那是什麼病症呢？我不知道。不過，從此以後，我非常注意，永不睡到人家的床上，也永不讓人睡着我的床。

可是，在最近，我的皮膚又發癢起來了，同樣是發見蓓蕾，同樣是一抓就破，同樣是流着黃水，一切的現象，和上一年所發生的一模一樣。我曾經有過經驗，於是我重又天天洗澡。

這一次我不會和任何同學同床睡過，怎麼也會同樣地發生起來的呢？於是我疑心是從我的身體裏面的深處發出來的。

那究竟是什麼病症呢？我不知道。自從那一天我有福分聽受了你們的名貴的演講以後，我細心思索，仔細觀察，這才猛然發覺我是患着痲瘋了，而且也許是結節癩。

痲瘋！我怎麼會患着這種討厭的病症呢？

可憐啊！牠奪去了我一生的希望，牠滅絕了我整個的家族——啊！完了！完了！我的有  
望的一生，從此完了。

我想着三年以後，我會成爲一個缺肢殘體的人，我幾乎發狂了！

痲瘋這一個討厭的病症是會傳染的，爲了民族的安全，爲了這一市的居民的福利，  
我不得不真真實實地告訴你們，一方面請求你們救護，一方面請求你們立刻把我隔離  
起來，免得貽害社會。

敬愛的先生們！我所想要向你們告述的，盡在於此了。

我熱烈地希望你們立刻予以救濟，使那討厭的病症不再由我去傳染他人，那末，我  
寫這封信的目的完全達到了。

惶恐地靜候着你們的措施！

願上帝永和你們同在！

你們的一個可憐的學生

## 二

曾經參與過那一次演講的市長、牧師、醫事顧問和教授，在同一個時間裏接到這麼一封充滿着悲哀、沈痛、絕望的長信，聚集攏來仔細商談。各人的心裏都蘊藏着一種說不出來的苦痛，各人的面上都呈露着一種同情苦難的表情。

「在我們這一個素向衛生清潔的城市裏面會有這樣的病人，這是我們主持市政者的羞恥，」市長滿懷憂慮地說，「而且這是一種非比尋常的病症，我們應該努力撲滅牠。爲了民衆，爲了這城市的安全，我們應該立刻動員，竭全力去檢索和救濟。」

「一定是他在什麼時候違背了神上帝的旨意，所以神就降災到他的身上，」牧師一腦子神權主義，悠然地說，「而且說不定是這個城市的罪惡，上帝震怒了，要降災到這個城市，才在他的身上開了端。」

「我想他的信裏所陳述的話，不一定完全真實，一個癡瘋患者決不能夠這樣容易

確定，一個毫無醫學知識的青年就能夠看得出自己患着什麼病症，這多少是有問題的。「醫事顧問根據了科學的立場發表意見說，「也許他是一個有着神經衰弱的症象的青年，自從那天聽到了我們的演講以後，精神上受到了刺激，發生了恐懼，於是就疑神疑鬼地以為自己是患着不治之症了。」

「顧問的話說得有理，」教授贊同醫事顧問的意見說，「依據變態心理學的理論，他是會有着發生這一種心理上的病態的可能的。他的家庭狀況是那樣地壞，他的個人欲望是這樣地高，那末，時刻浸潤在惟恐或失的思慮中，以致發生了恐懼和錯覺，這在事理上是必有的了。」

「可是，他的身體上有病是實在的，」市長依然滿懷憂慮地說，「一個人發覺自己有病而呼籲求援，這是人的本能，不能夠說是心理上的變態呀！」

「願神上帝憐憫這一個城市，憐憫這城市的萬千居民，憐憫這個得了惡疾的青年，伸出你的仁慈的手，救救他吧！救救他吧！」牧師的話變成無目的的喃喃自語的神氣，但

他的心是真誠的

「他身體有病，這也許是事實，」醫事顧問注意到他的信裏所提供的病歷和症狀說，「不過這病不一定就是不治的癩瘋，說不定祇是一些普通的皮膚病。有傳染性的皮膚病的種類很多，症狀各別，據他的信裏所說的病歷和症狀，如果是完全真實的話，依我的觀察，也許不會是癩瘋。癩瘋的症狀決不是這樣的，無論是神經癩或者是結節癩。」

「關於病理這一層，我無能參加意見，」教授老實地說，「不過照他的信裏的陳述，他的心理上的變態無論如何是少有一點。」

「一個人感覺他的身體有病，這個事象終歸是實在的，」市長說，「我們現在所要研究所要討論的是這病症是不是癩瘋的問題。如果確是癩瘋，我們得施行緊急處置，不讓牠蔓延開來，如果祇是普通的皮膚病，事情就容易辦了。」

「教授親眼看過癩瘋患者，顧問對於癩瘋和普通皮膚病的鑑別是非常清楚的。依我的意見，我們不妨召他前來，仔細給他一個診斷再說。」



「但願他不是癡瘋！但願他不是癡瘋！——上帝一定會憐憫我們的！」牧師喃喃地說着的時候，心裏似乎蘊藏着說不出來的恐懼。

「我贊同市長的話。」

「我贊同市長的話。」

醫事顧問和教授幾乎同心一致地同時說出上面的話。

於是決定由市長出面寫信去召他前來。

×

「親愛的學生：

我們十分同情於你的遭遇，請立刻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十分願意竭盡我們的能力來救護你的。

你的市長」

三

市政府的會客廳裏端坐着四個重要的人物：市長、牧師、醫事顧問和教授。各人都擔着一顆沈重的心，靜靜地等候着一個年青的客人，不說一句閒話。

門崗進來報告，說門外來了一位求見市長的青年學生。

「請進來，」市長命令着的時候，身體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

「上帝憐憫他！」牧師今天預備着做一個古祭司。

醫事顧問和教授不說話，只相互地看了一眼。

青年學生被引進來了，一踏進會客廳的門，就向這四位重要的人物深深地鞠了一躬，儀態大方，令人生愛。

他們不讓他就坐，任他站立在地中央。

「你現在覺得怎樣？」醫事顧問開口問他。

「我覺得癢……」學生早就癢得忍不住了，不自覺地伸手向身上搔摸，立刻，兩隻

手忙亂地在身體上到處揮動起來，他忘記他現在是站在什麼地方，他彷彿要把自己的皮膚拚命搔破的樣子，神氣變得十分難看。

市長、牧師和教授莫名其妙地看着，醫事顧問的眼裏已經明白了六七分，想着前一天的大家感着重壓的情景，不禁暗暗地笑了。

「請伸出手來！」醫事顧問命令他。

學生如命伸出他的雙手。

兩隻不潔淨的手呈露在四個人的眼前：指節和指縫間滿佈着溼疹，有些已經褪了皮，有些破了在滲出黃水，有些還祇是剛才起來的丘疹，還不會被搔破。

「你看見過這樣的病象嗎？」看見了這樣的



瘡 疥

情景，醫事顧問回頭問教授。

「好像沒有看見過，」教授想了一想，這樣回答。

「你有請醫生診治過嗎？」醫事顧問問學生。

「沒有。」

「爲什麼不？」

「我~~~~家貧！」學生回答的時候，變成懾懦的狀態。

「也不到校醫那裏去求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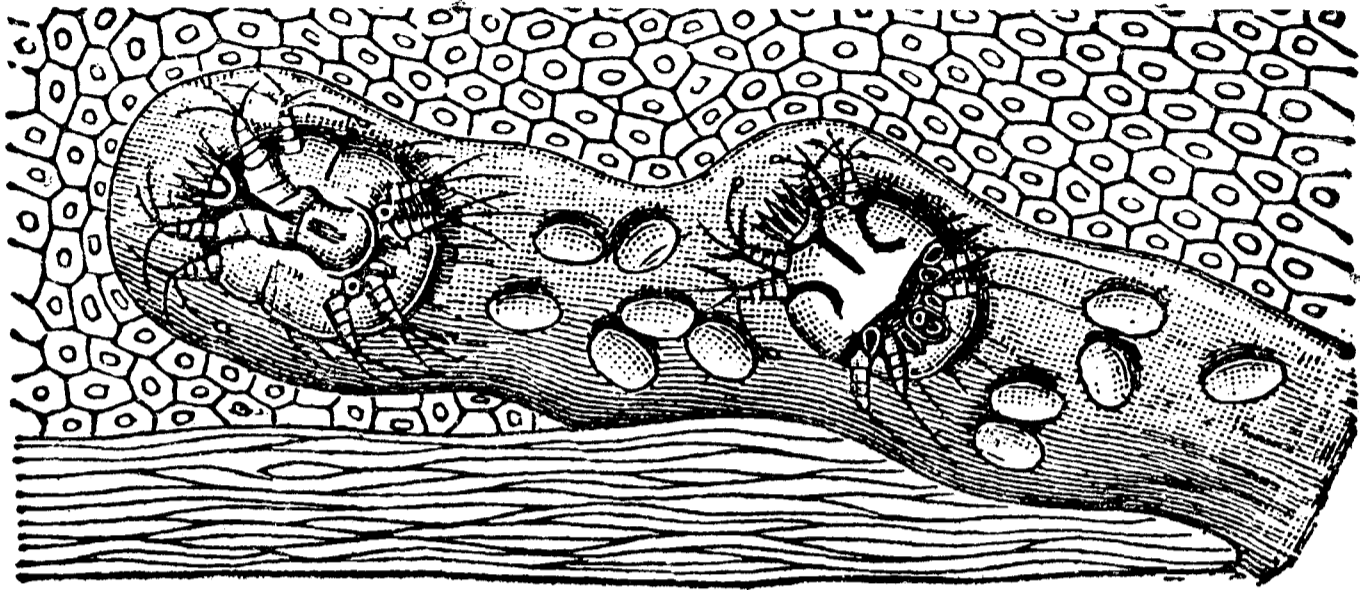
「我~~~~怕羞，」說着，頭低了下來。

「那末你怎麼就知道你是患着癩瘋了？」

「聽了你們的演講以後才發覺的。」

「你有沒有聽清楚癩瘋的症狀？」

「記得是皮膚上發起有色的斑點而至於破潰的病症。我現在的病狀恰恰相像，因



蟲癬疥

此我就怕了！」學生說着的時候，聲音震顫，幾乎要哭泣起來。

「顧問的觀察怎樣？他是不是患了癩瘋？」市長憂形於色地插進來問。

「我的診斷，」醫事顧問笑了笑說，「這不是討厭的癩瘋，他所患的不過是一種普通的傳染性的皮膚病罷了。我說過，發生於皮膚的病症很多，像疥瘡，癬，膿疱，溼疹等等，每一種病症都有着牠的特有的症狀，在醫學上的分類是非常清楚的，從發病的部位，從表現的症狀，更且從病原體的不同，只要細心觀察，審慎檢查，就很容易診斷出來的……」

市長第一個歡喜起來，喜形於色地注意地聽着。

牧師和教授的心裏也已經放下了重壓的石頭。

「……就像他的病症，」醫事顧問繼續說，「我的診斷是疥瘡。疥瘡的病原體在生物學上的分類是屬於蜘蛛類的肉眼不能看見的微小的疥蟲。如果在顯微鏡下觀察起來，雄蟲大，雌蟲小，蟲體略作圓形，全體呈黃白色，有八隻短而粗大的腳，體表及腳上有許多皺襞和刺毛。疥蟲歡喜侵害皮膚軟弱的部分，像指間、腕關節、肘關節的屈面、腋窩前後部、身體的緊縛部、乳房下面、陰莖、股的內側，以及手掌、足趾等處，凡是柔軟纖弱的皮膚，都是這種寄生蟲歡喜佔據的部分。」

「這是一種接觸傳染病，人如果直接和患有疥瘡的人接觸了，或者在無意間接觸着疥瘡患者動用過的衣服、臥具等等，就在不知不覺中被傳染了。疥蟲在人體上第一件的工作，是在皮下鑿成彎曲如弓的隧道，作為雌蟲的產床，於是很快地生殖和發育，不上幾天，人的皮膚就發生粟粒樣的淡紅色的丘疹，漸漸成爲水疱和膿疱，刺激神經，發生癢感，人就不自覺地搔癢起來。一經搔癢，水疱和膿疱開始破口，流出膿漿和水液，不久就遺

留色素，形成污穢色的皮斑而治。於是舊疹全愈，新疹續發，循環不絕地蔓延於全身的好發部分。

「疥瘡的癢感有一種特徵，就是臥床以後比白天工作時搔癢遠甚，甚至於搔癢到通宵不能安睡的。這是因為疥蟲生性畏光，白天蟄伏在隧道裏，晚上就床以後，藉了溫暖，就大肆活動的緣故……」

「我問你，」醫事顧問在講述疥瘡的病理的時候，突然問學生說，「你的皮膚搔癢感的實際情形是不是這樣的？」

「是的，」學生羞澀地說，「晚上癢到不能睡覺，白天則難得有劇癢的時候。」

「你們看，」醫事顧問的眼光周視着市長、牧師和教授，呈露着得意的表情，彷彿在誇耀他的識見的豐富，診斷的明確，「最初我就疑心着他不過是患着傳染性的皮膚病，如今果然證實了。這絕對不是癩瘋，你們放心吧。」

這時候市長、牧師和那個學生似乎都有一些慚愧之感。

「不過這是一種極容易普遍傳染的皮膚病，尤其是在學校裏，所以我們把疥癬及其他傳染性皮膚病規定為學校傳染病。一所學校裏發現這種病症，就得大事檢索，務期撲滅，勿使蔓延。我以為市長應該立刻發佈命令，檢索那所發現疥瘡的學校。」

「至於疥瘡的治療是非常容易而且簡單的，我們賞用價廉效宏的硫黃製劑，施治以後，不上幾天，就把疥蟲完全殺滅而全治了。」

「我把這個學生交給你去醫治，」市長向醫事顧問說，「這裏我立刻發佈命令去檢索那所學校。」

#### 四

事後大家聚攏來閒談，每一個人都感覺到演講或者寫文的時候的措詞的不易。爲了他們的那一次的演講，幾乎把一個有用的青年坑害了。



空白页

# 學校傳染病概要

|| 附錄一

一、法定傳染病

所謂法定傳染病，包含着霍亂、傷寒、副傷寒、痢疾（包括疫痢）、天花、白喉、斑疹傷寒、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鼠疫、猩紅熱這十種急性傳染病，詳見疾病圖書館，請參閱。

二、百日咳

百日咳是一種歡喜侵襲兒童的急性傳染病，特別是二歲乃至六歲的孩子最容易感染。

百日咳構成於鮑台脫氏和瓊谷氏所發見的百日咳桿菌。

百日咳桿菌歡喜侵襲呼吸道的粘膜使粘膜發炎

百日咳的傳染經路是直接和間接的接觸。

傳染百日咳的媒介：患者咳出來的飛沫，病人動用過的衣服，器物，玩具之類。

百日咳的症狀：發作陣咳。

百日咳的預防：戴用口罩，注射百日咳苗漿。

### 三、麻疹

麻疹也是一種歡喜侵襲兒童的急性傳染病，特別是一歲乃至十歲的孩子。

麻疹構成於一種濾過性病原體。

麻疹的傳染經路是接觸。

傳染麻疹的媒介：空氣，風，器物等。

麻疹的症狀：黏膜發炎，皮膚發疹。

麻疹的預防：注射血清。

#### 四、流行性感

流行性感是一種普遍流行的急性傳染病，不論成人兒童，都會感染。

流行性感構成於潑發否氏所發見的流行性感桿菌。

流行性感桿菌通常歡喜侵襲呼吸道，使黏膜發炎。

流行性感冒的傳染經路是直接和間接的接觸。

傳染流行性感冒的媒介：患者的涕泗，飛沫，以及動用過的衣服、器物等。

流行性感冒的症狀：流涕，鼻塞，傷風，咳嗽。

流行性感預防：戴用口罩。

#### 五、流行性腮腺炎

流行性腮腺炎是差不多專門侵襲兒童的急性傳染病，五歲乃至十五歲的孩子感染最多。

流行性腮腺炎構成於一種濾過性病原體。

流行性腮腺炎的傳染經路是接觸。

傳染流行性腮腺炎的媒介：患者的飛沫。

流行性腮腺炎的症狀：腮腺腫大。

流行性腮腺炎的預防：戴用口罩。

## 六、風疹

風疹是一種不分成人兒童都會感染的急性傳染病。

風疹構成於一種濾過性病原體。

風疹的傳染經路是接觸。

傳染風疹的媒介：空氣，風，器物等。

風疹的症狀：淋巴腺發炎，皮膚發疹。

風疹的預防：注射血清。

## 七、水痘

水痘也是一種能夠普遍傳染的急性傳染病，雖然不限年齡都會感染，但孩子感染的為數特多。

水痘構成於一種瀉過性病原體。

水痘的傳染經路是接觸。

傳染水痘的媒介：空氣，風，器物等。

水痘的症狀：皮膚發生丘疹和疱疹。

水痘的預防：注射血清。

## 八、結核

結核是一種最討厭的慢性傳染病，不論成人孩子，都會感染。

結核構成於柯和氏所發見的結核桿菌。

結核的傳染經路是直接和間接的接觸。

傳染結核的媒介：患者的痰涎，飛沫，以及動用過的衣服，器物，牛奶，空氣。

結核的症狀：在肺、喉頭、胃、腸、腎、骨、皮膚、肝、淋巴等處發生結核病竈。

結核的預防：戴用口罩。

## 九、癩

癩也是一種能夠普遍傳染的討厭的慢性傳染病，不論成人孩子，都會感染。

癩構成於漢森氏所發見的癩桿菌。



癩的傳染經路是接觸。

傳染癩的媒介：患者的鼻涕、口涎、乳汁、尿、膿液以及動用過的衣服、器物等。

癩的症狀：皮膚斑白，全身脫毛，皮膚潰爛。

癩的預防：清潔。

## 十、砂眼

砂眼是一種能夠普遍傳染的傳染病，不論成人孩子，都會感染。

砂眼構成於霍夫曼氏和蕭亭氏等所發見的砂眼小體。

砂眼的傳染經路是接觸。

傳染砂眼的媒介：患者動用過的手帕、毛巾之類。

砂眼的症狀：眼瞼發生顆粒，羞明，流淚。

砂眼的預防：絕對禁用公共的手帕、毛巾以及洗盥器之類。

## 十一、疥

疥也是一種能夠普遍傳染的傳染病，不論成人孩子，都會感染。

疥構成於屬於蜘蛛類的疥蟲。

疥的傳染經路是接觸。

傳染疥的媒介：患者的膿液，痂皮以及動用過的衣被，器物，玩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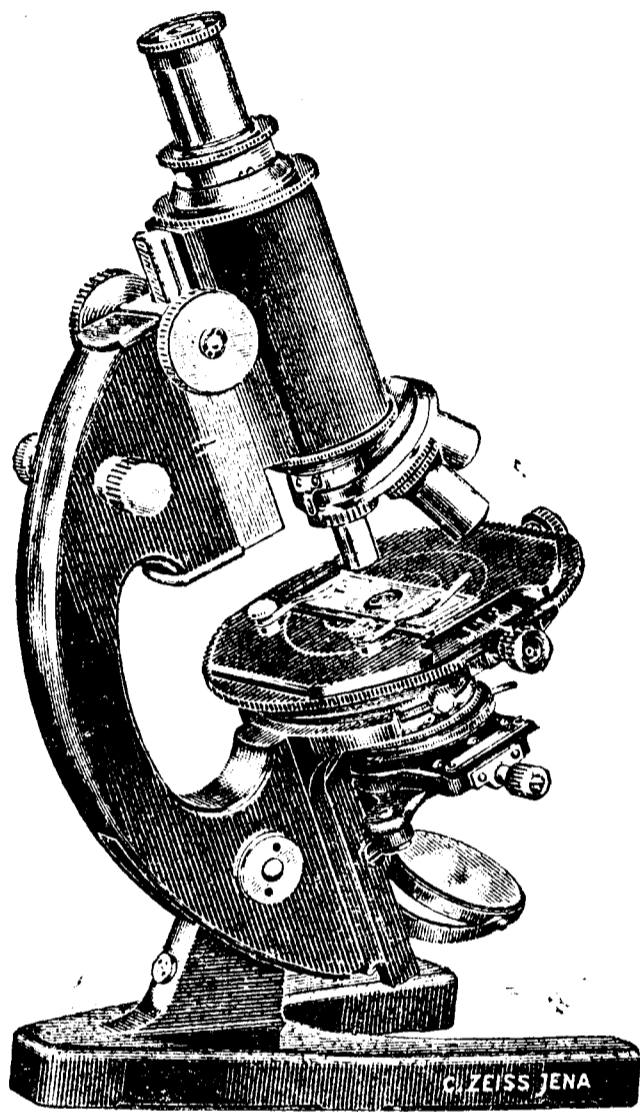
疥的症狀：皮膚發生水疱和膿疱，癢感。

疥的預防：清潔。

空白页

一滴血

|| 附錄二



不會加以任何注意。但假如我們的手頭有一架顯微鏡，我們把向來忽於注意的一滴血移放到顯微鏡下去觀察，我們將會驚奇到無以形容哩。

現在，讓我們來觀察一下「血」在顯微鏡下所展示的驚異吧：

偶不經心，誤被針頭或刀尖之類戳破了皮膚，流出一點血。這樣的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常常見到遇到的。

我們對於這種偶然滲出的一滴血，擦掉了就完事，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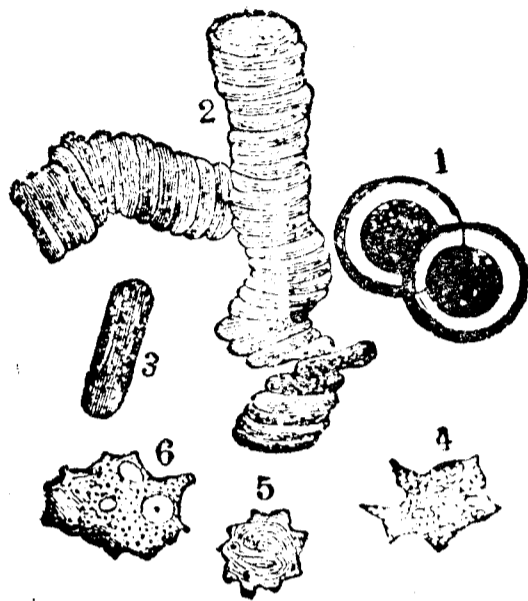
## 先頭的工作

隨便在人體的那一部分（如果要採取，最適宜的地方是「指尖」或「耳垂部」）所流出來的血，我們如果要把牠移到顯微鏡下，一定先要經過採血手續，採血的方法，用特置的「採血計」吸取血液到計上標記的1字為止，再吸取「生理食鹽水」至標記的101為止，稍稍震盪，使混和均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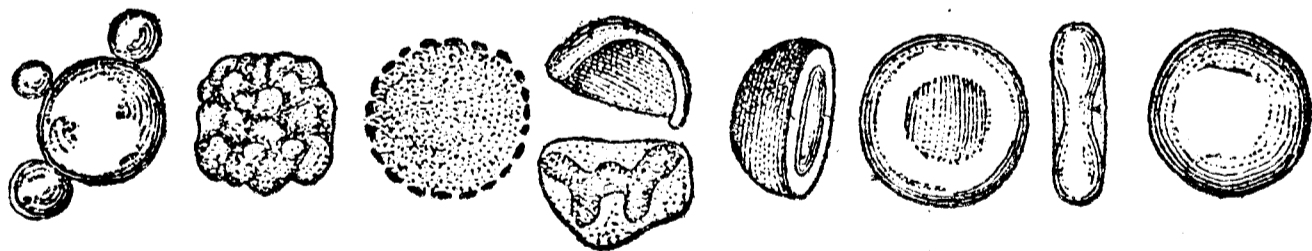
製片手續

不用）到「載物玻璃」上，（一次採取的稀釋的血液可以注成許多塊載物玻璃，作各種不同的檢視，）然後用一塊「覆蓋玻璃」蓋上；這時候，預備的工作已經完成，可以移到顯微鏡下去觀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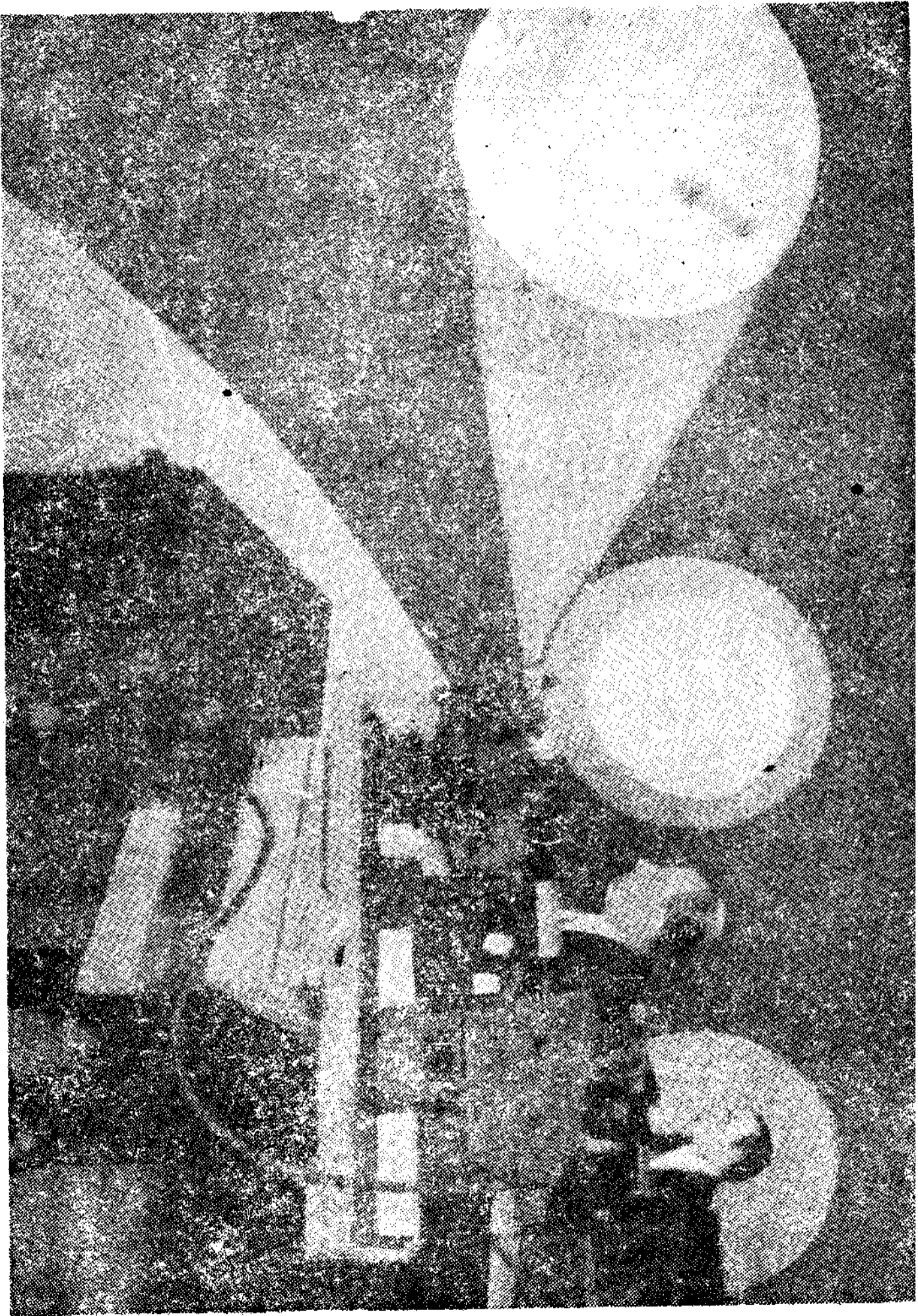
血球 1 2 3 赤血球 4 5 6 白血球

理食鹽水是用以稀釋血液的，因為未被稀釋的血液容易凝固，不便檢視的緣故。把血採取到了，稀釋好了，於是移注（最初一二滴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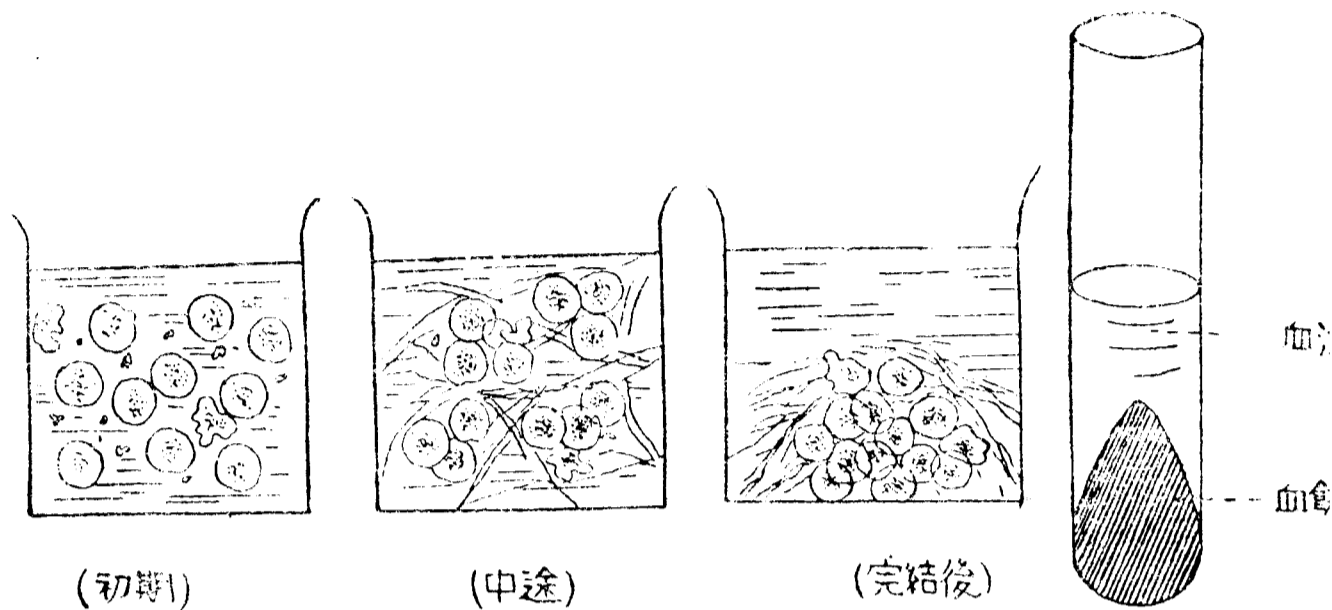
A 標準狀態的平面觀  
 B 標準狀態的側面觀  
 C 同 A  
 D 板狀赤血球  
 E 受刺激收縮後的赤血球  
 F 受清水浸透後的赤血球  
 G 在濃溶液中受刺激而收縮的赤血球  
 H 受熱後生出球形體





大放大影的電影





固 凝 的 液 血

赤血球的形態

在顯微鏡下觀察稀釋了的血液中的赤血球，可以看見一顆顆瑪瑙樣的圓球在血液中浮游着，血球的周圍有透明的輪廓圍附着。其實血球並不是圓球形的，乃是一種扁圓體，中間略凹，粗看像個輪子，所以赤血球又稱爲「紅血輪」。赤血球在未會稀釋的血液中，差不多面面相接，看去好像一串串的錢串。一羣的赤血球，往往有大小，大的特稱爲「大赤血球」，小的特稱爲「小赤血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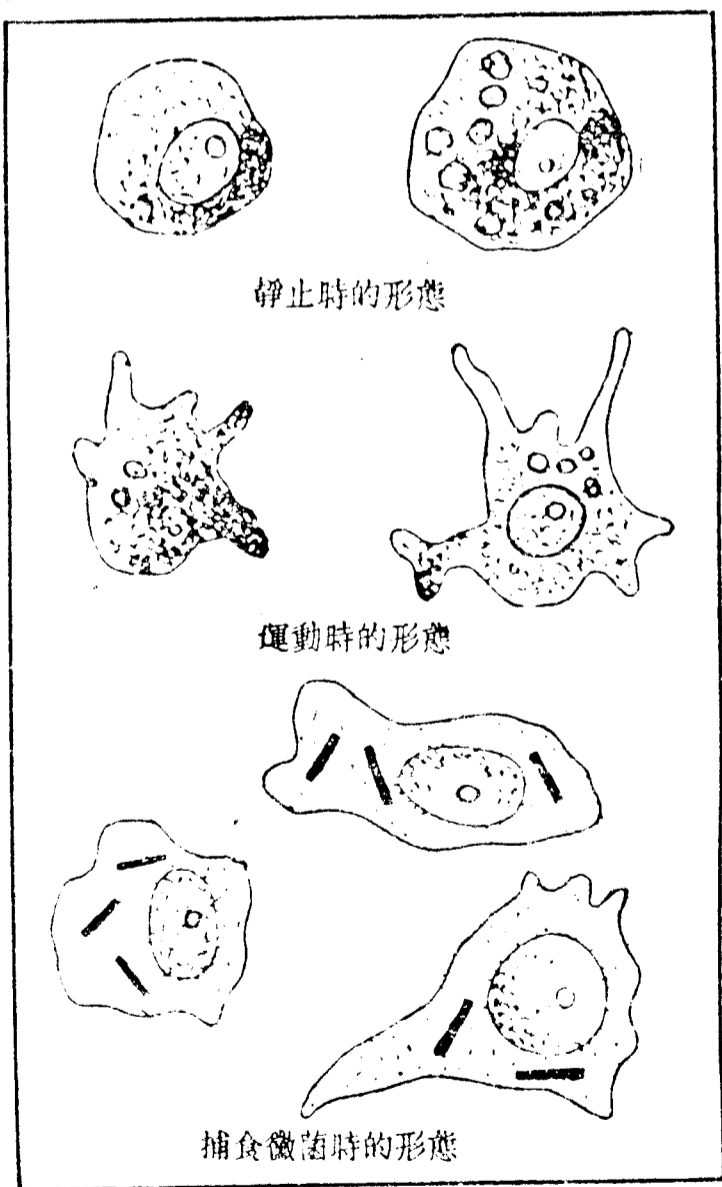
包存在赤血球裏面的黃赤色的物質，稱做「血色素」。血色素是一種含鐵的蛋白質。赤血球能夠吸收酸素，放出炭素。酸素是在肺部從新鮮的空氣中攝取來的，

炭素是經行臟器肌肉而負帶來的，也在肺部放出。赤血球中的酸素一多便成鮮紅色就是所謂「動脈血」；炭素一多，便成暗紅色，就是所謂「靜脈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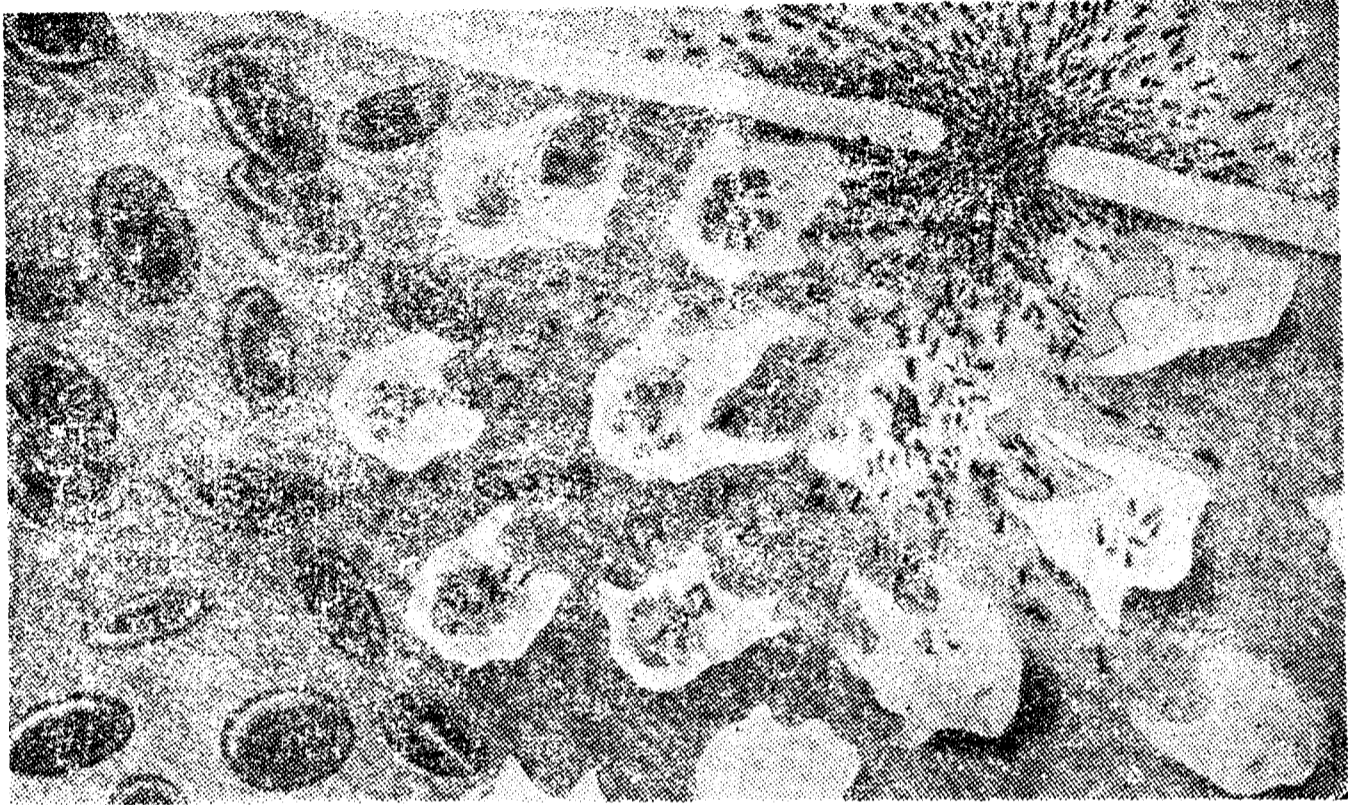
人體中的赤血球的數目，普通健康的男女，每一立方公分中，男子約五百萬個，女子約四百五十萬個，如果不足此指數，便會發現貧血症狀，而呈病態了。

白血球的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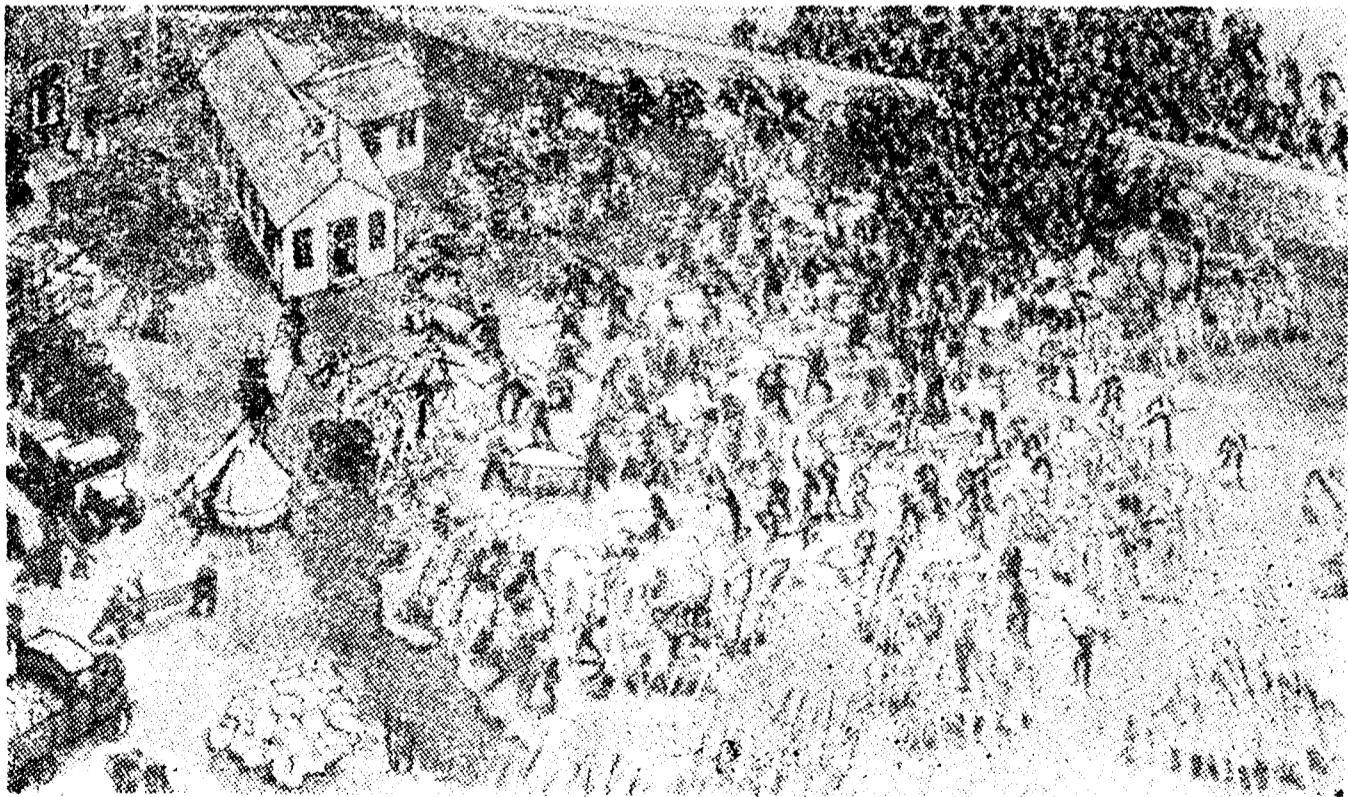
把小小的一滴血移置到顯微鏡下，我們不但可以看見為我們的生命之源的赤血球，還可以看見維護人體的勞苦功高的勇士「白血球」。



白血球的形態



(圖像想) 狀情菌喰的球血白



(圖擬模) 狀情菌喰的球血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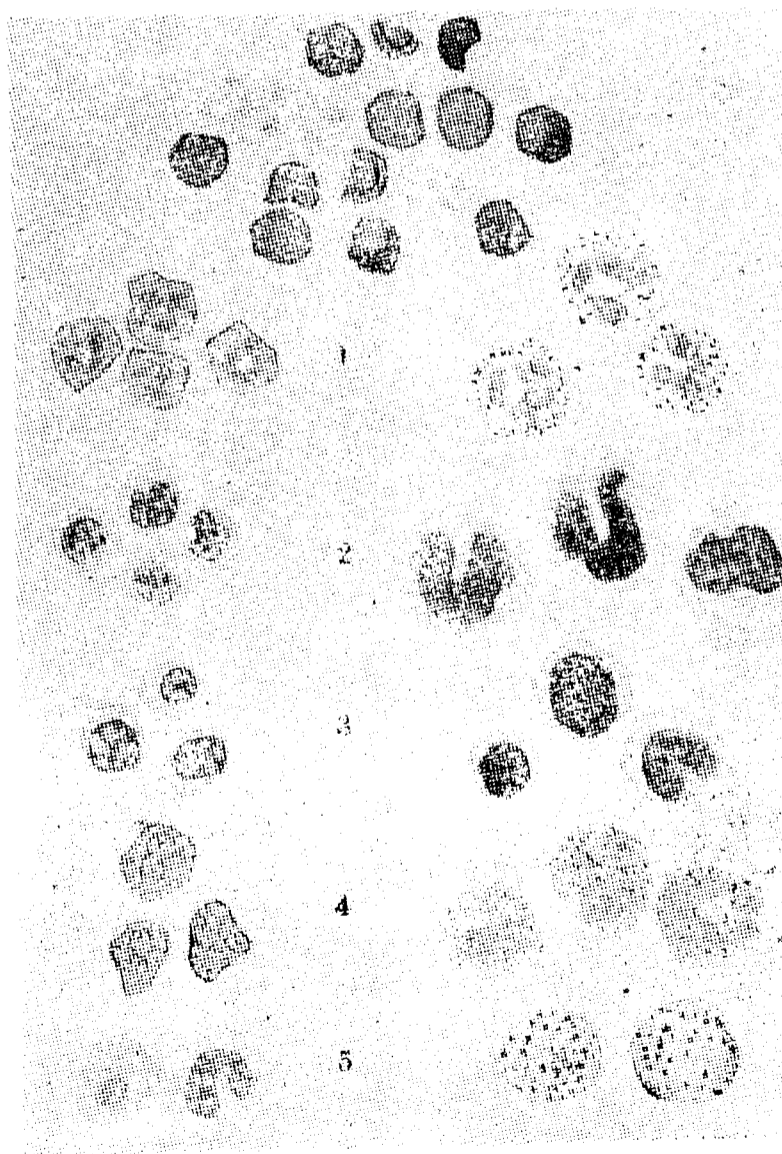
白血球在體內專門嚙食自外界侵入人體的各種病菌，使不為害；所以白血球又稱為「喰菌細胞。」

白血球的形態不像紅血球那樣混圓整齊，牠有着各種不同的形態，雖然名為「球，」

却不一定是圓形的。我們如果用染色方法去觀察，可以分別

出許多種嗜性不同白血球，而淋巴球也是白血球的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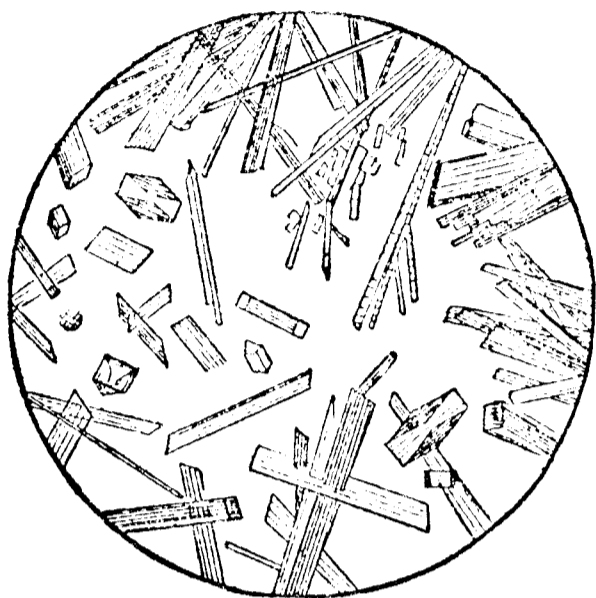
白血球大體可以分為五大類：1 多形核顆粒白血球；2 淋巴球；3 酸性色素嗜好性白血球；4 大單核細胞及移行型白血球；5 鹽基性色素嗜好性白血球。——人體內的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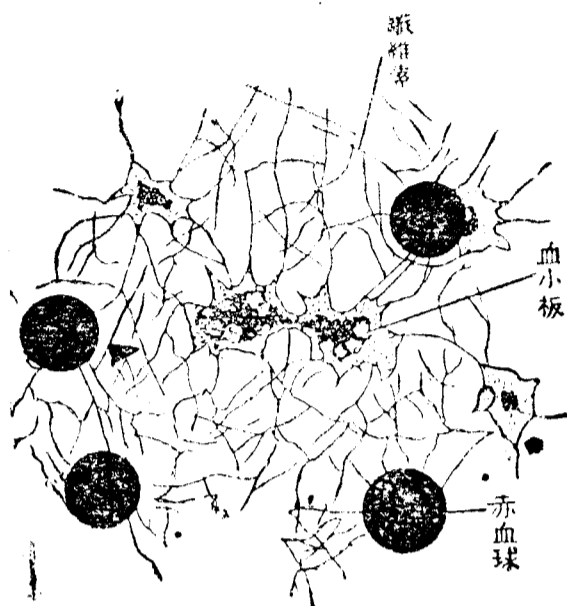
血球的種類

上端：紅血球  
3. 淋巴球

- 1. 多核白血球
- 2. 單核白血球
- 4. 嗜酸性白血球
- 5. 嗜鹼性白血球



晶結的色素血



(固凝)液血的下鏡微顯

血球的係數，通常在每一立方公分的血液約含七千個左右，如果牠的數量過多或過少時，都會發生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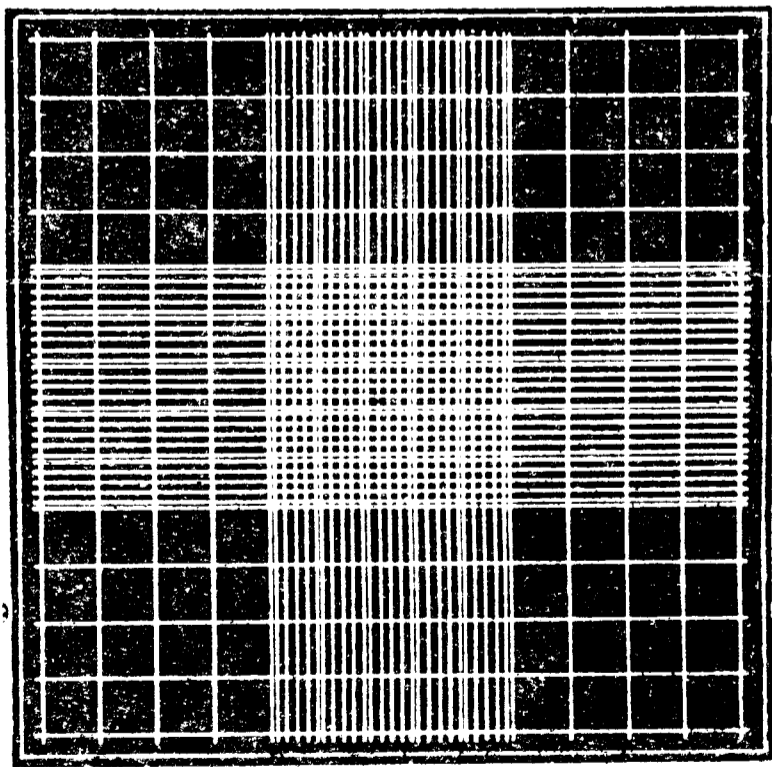
血液中的其他物質

把血液移置在顯微鏡下觀察，實在是一件非常有趣味的事。藉了顯微鏡的威力，藉了各種染色方法，我們看見了赤血球和白血球的形態；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看見赤白血球以外的東西。如果使血液乾涸了，我們可以看見血色素的鹽基類的結晶，還可以看見一種纖維素。這種結晶和纖維素，在未凝固的血液是看不見的，必須凝固以後才得看見。還有一種「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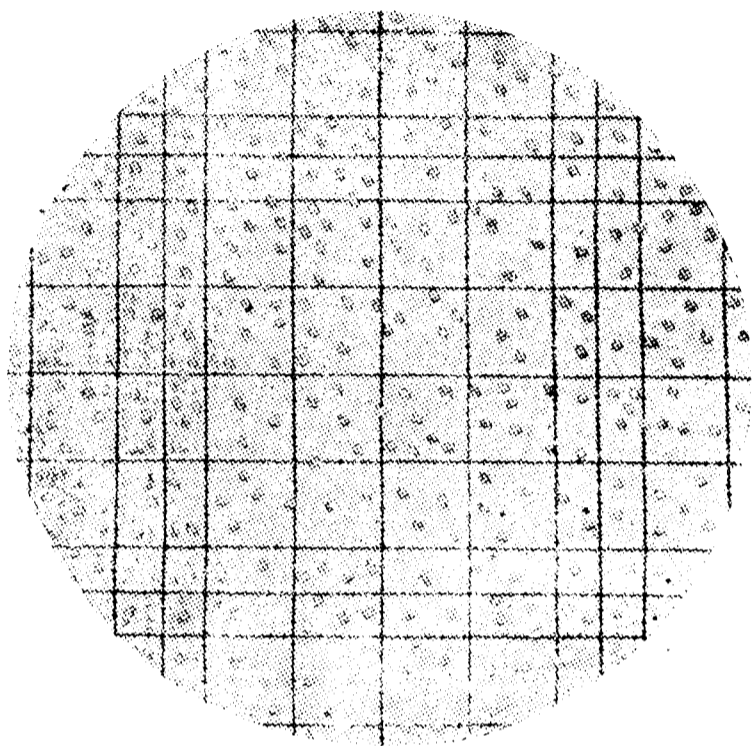
小板，「本來是一種無色的小板狀的細胞，牠的形態和運動性都和白血球相似，含有使血液凝固的酵素，容易凝集，所以在凝固了的血液更容易看見牠。在一立方公分的血液，血小板的含有數約在二十萬至六十萬左右。

#### 記數血球的方法

藉了科學的發明，我們在顯微鏡下發見了一滴血中的世界是怎樣一個奇妙的境地，更藉了一種精密的工具，使我們可以記數血球的數目。這種記數血球數的工具是一種劃有線格的玻片，玻片上的線格，細得幾乎不能用肉眼去認辨，而在顯微鏡下，則很清楚地現着疏疏密密的行格，藉了這種行格的範圍，我



計數片之放大



數計的球血

們可以在每一個行格中數算出血球的數目來。在這裏，我們深深地感謝科學給予我們的恩賜。

血液的世界是這麼奇妙而有趣，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因一點小破傷而滲出一滴血的時候，我們也會想得着牠的重要而加以珍惜，審慎着不使牠多流出來的嗎？

民國廿八年一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少年叢書  
“難災的們子孩”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創作者 索 非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華山東路 貴陽中華路  
重慶西三街 萬縣二馬路  
桂林環湖北路 開明書店分店



# 大眾醫學

## 顧壽白著

### 生理篇

分五角四

本篇敘說人體各器官的構造及其生理，共十三章。先述構造，次及生理，說理淺近透澈，附有插圖近百幅，讀之不但津津有味，更可一目了然。實為介紹人體生理基礎常識的一部好書。

### 症候篇

分五角五

本篇目的，在把醫學知識普及民衆，使知疾病有何表徵，並如何預防及調護。與醫師的診療相輔而行。本篇詳述體溫、呼吸、血液循環、感覺、運動、消化、營養、小便異常障礙、及瘡傷等現象。

### 急救篇

分五角三

本篇對於一切猝遇的急性病變，詳示種種急救方法。舉凡急救的方法和步驟，以及應備的藥品和器械等，縷述無遺。吾人得此，不啻聘得一位家庭醫藥顧問，臨事不致弄到惶恐無措。

開明少年叢書 **疾病圖書館** 索非創作 三角五分

#### 法定傳染病篇

醫學是最艱深的科學，不是一般人所能窺其堂奧的。本書作者運用了文學的天才，把艱深的醫學寫成一個個綺麗的故事，使讀者藉了本書，洞知各種可怕的法定傳染病的病原、病狀、病理、療法、看護以及預防。這是文學的醫學書，醫學的常識書，不但是一般人應該閱讀，就是開業醫師亦宜備作參考。

開明青年叢書 **我們的身體**

胡伯愨譯 五角

作者斯托潑女士為英國著名科學家，並且擅長文藝。近更努力於生育節制及普及性知識，故本書對於向所禁忌之生殖生理部份，敘說甚詳。

**救急病創常識**

黃子方等著 一角

開明書店印行

K54

